男男路

作者: 五月的天氣有點熱

Powered by 紙言

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重遇你一次

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重遇你一次

在高大的榕樹上，有一大一小兩個黑影在對峙。突然，一陣微風吹過，吹落了數片樹葉，大黑影亦趁此機會率先行動，撲向小黑影。然而，小黑影反應敏捷，輕巧迅速的跳到另一樹枝上，令大黑影撲了個空，差點跌落地。

「好惡，捉唔到你我跟你姓！」大黑影氣憤的說。

小黑影也嘲弄般回應：「喵。」

大黑影調整好姿勢，再次向小黑影跳去，而小黑影也決定正面迎戰，跳向大黑影。

兩強相遇，必有一傷。刀光劍影、目露兇光，勝負在這一瞬間便已定下。

大黑影由數米高的樹上跌下來，摀着臉上新鮮滾熱辣的數條血爪痕，而小黑影則以勝利者姿態，屹立在樹枝上，高高在上的俯視手下敗將。

「你隻衰貓……」大黑影怒道。

「作死你呀，咁樣鬧我個女？又話阿超乜都得，點知捉隻貓都做唔到，無鬼用！」一個中年肥婦喝罵道。

大黑影──阿超連忙站起身拍拍灰塵，對中年肥婦恭敬敬蝦腰道歉，然後爬上樹再次嘗試捉貓。

「乖女，快啲落返嚟啦，媽咪帶咗你最愛嘅罐罐嚟呀！」中年肥婦在樹下喊道。

「無用㗎，我已經試過哂，呢招唔work。」阿超邊說邊爬近小貓，將牠逼到絕路，自言自語道：「周秀娜，你今次仲唔死？」

阿超縱身一躍，小貓眼見無處可逃，發出最後有如嘲諷的「喵」聲後，便直接向中年肥婦懷內跳去，中年肥婦發脹的身軀就如氣墊般，令小貓毫髮無損、安全着陸，而阿超則再次撲空，又再墮地一次。

「好惡呀你隻……」本身怒氣沖沖的阿超被中年肥婦厲了一眼，立即轉口風：「可愛嘅主子，咁乖識返主人身邊，唔好再四圍走啦！」小貓鑽進中年肥婦的懷內，懶洋洋的睡着了。

「楊小姐，隻貓而家就順利咁返咗去你身邊，咁之前我哋講好嘅酬勞，都方便而家畀埋我啦可？」阿超擠出燦爛的笑容。

「畀咩呀畀？而家係阿女自己返嚟我度，唔係你捉佢返嚟，我點解要畀？你都做唔到嘢，仲想呃我包米？」楊小姐理直氣壯道。

阿超一時間對不上嘴，只能吐出數隻字：「咁唔啱數喎……」而楊小姐一於愛理不理，轉身就離開。

「喂，死肥婆！」突然有一個看不過眼的路人亂入，對着楊小姐罵道：「人哋無功勞都有苦勞，唔係

佢爬上去幫你捉隻貓，隻貓會返去你度？講吓道理好喎！雖然唔知你哋deal咗啲乜，但一定係有限錢，你咁cheap都唔會畀得多，佢撻咗落嚟兩次，醫藥費都要啦！」

說出此番說話的是一個梳着逗號頭的白淨男生，阿超未及看清他的臉，其他圍觀的人便你一言我一語的走近，圍着說楊小姐的不是。

「你估你人多我就驚你呀？包米重我唔拎返去，你要你自己執啦，我當畀乞兒，哼！」楊小姐說完便把五公斤米丟下，然後急步離開了。

阿超連忙上前取回酬勞，然後起身想跟逗號男道謝，但他已悄無聲息的在人群中消失了。

「下次見到佢一定要同佢講返聲唔該先得。」阿超心想：「不過佢身影有種熟悉嘅感覺，唔通……」

「Twinkle twinkle
little……」此時電話響了，是Michelle來電，阿超立即接聽：「喂，點呀俏秘書，你又知我啱啱搞掂單job嘅？」Michelle是他請的秘書，替他安排行程和處理雜務，是他的得力助手。

「老闆，好難唔知喎，你而家咁出名，條片已經瘋傳，啱啱已經有幾個friends
share畀我啦，啲網民仲叫你捉貓俠添，睇嚟嚟緊會有好多捉貓嘅job，你駛唔駛整返套捉貓戰衣？」Michelle淘氣的說。

「死靚妹咁串？信唔信我炒咗你？」阿超最常用這句回應她。

「係炒就快啦，記得補返足啲錢畀我喎，等我可以搵返份正常嘅工。不過炒咗我，你仲點搵到人同你癲，肯唔一定用錢出糧都制？」Michelle一語道破，把阿超按在地上摩擦。

「講笑啫，唔駛咁認真嘅，世間只有你好嘛。係喎，啱啱拎到包米，今晚可以有飯開，唔駛再食麵。」阿超興奮地說。

「咁開心？今晚一於開埋上個月單送清水同蠟燭job得嚟嘅豆豉鯪魚賀一賀佢啦！」Michelle說完便掛斷電話，而阿超也加快腳步回萬事屋。

「Twinkle
twinkle……」鈴聲又再響起，阿超看都沒有看便接了：「點呀秘書大人，係咪要斬料加餸？」

「吓……？」電話傳來的是一把男聲，他不好意思的說：「唔好意思，請問係咪乜都得萬事屋？」

阿超一聽，知道自己出糗了，連忙道歉道：「唔好意思，我啱啱以為係我同事打嚟。呢度係乜都得萬事屋，請問有咩幫到你？」

「唔緊要，阻住你食飯唔好意思，我都有話直說，我叫阿瞳，有嘢想委託你哋，唔知你哋接唔接？」阿瞳說。

「我哋乜都得萬事屋專為大眾解決問題，乜都得，乜都接得，乜都做得，你講啦。」阿超經常把服務宗旨掛在口邊。

「我想請你哋幫我搵一個人。」阿瞳說。

「尋人？」阿超聽到後立即興緻勃勃，連忙答應，並相約他到萬事屋詳談。

「我返嚟啦！」阿超甫進門便大叫，Michelle立即出迎──那包米，然後笑罵道：「慢吞吞，想餓死人咩？」

「喂，Michelle，唔好煮飯住，幫幫手執執個場先，一陣有客。」阿超邊說邊收拾混亂的廳。

「咩客咁巴閉，要你咁隆重其事，特登執個場？」Michelle半開玩笑問。

「呢單唔同呀，尋人，大單嘢嚟。」阿超已經在腦內幻想出一段媲美電影的刺激冒險。

「Dee……dee……」門鈴在此時響起，阿超立即應門：「嗨，阿瞳，入面請坐。」說完做出請進的手勢。

阿瞳禮貌的說聲「唔該」後便進內，阿超跟在他身後，而伴隨着他身後的那獨特的古龍水氣味亦勾起阿超的回憶。

「記住呢隻味，我知你好鍾意，下世我都會繼續用呢隻味。」一個民初衣着的女子在床上奄奄一息，臨約前吐出最後一句：「笑返先啦，我只係行先一步，我哋下世都會再遇到再一齊㗎嘛，係咪？」之後便含笑而去。

「喂，老闆，喂喂……」Michelle推了阿超一下，令他回過神來。

「唔好意思，啱先你講到邊？」阿超尷尬的問，但心內卻在想：「應該係咁啱同一隻味啫，畢竟呢種只係好普通嘅花香味，唔好亂諗。」

「唔緊要，我啱啱話估唔到咁有緣，竟然撞返你。」阿瞳說：「見到係你我就放心，知無搵錯人。」

阿超看着阿瞳，上下打量一番，看着他那俊美得像女生的臉，配上那逗號頭，頓時認出他就是剛剛替他出頭的人，與此同時，亦有種莫名的親切感應運而生，這感覺有點微妙，好像很熟悉，但又有點陌生。

「我想搵嗰個人其實我都唔知係咪真係存在。」阿瞳凝重地說。

「點解咁講？」阿超和Michelle異口同聲道。

「因為由細到大佢都一直出現喺我夢入面，佢會有唔同造形，但我感覺到都係同一個人，但我從來都睇唔清楚佢係咩樣，每次當我有機會睇到嘅時候，佢都會化作一縷青煙消散，不過我覺得我係識佢嘅。」阿瞳憶述。

「Ching，你呢個確定唔係夢魘？」Michelle衝口而出，被阿超白了一眼，連忙賠過不是。

「呢單嘢幾有趣，我覺得有三種可能。」阿超開始認真起來：「一，巧合。只係咁啱得咁橋，人係一種好常欺騙自己嘅生物，成日會畀自己嘅感覺同記憶混淆，而夢又係日常生活嘅延伸，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所以你覺得熟悉，都係虛假嘅感覺；二，撞邪。可能係有隻鬼一直纏住你，要喺你身上得到某啲嘢；三，前世記憶。你夢入面係你嘅前世記憶，因為你不停輪迴，所以會有唔同嘅造

形，至於點解感覺係同一人，因為『百世修來同船渡，千世修來共枕眠』，大概佢係你嘅命中注定，所以大家一齊經歷緊。」

阿超說到這特意停下來看一看阿瞳的反應，而阿瞳也沒有令阿超失望，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最後阿超補上一句：「你願意相信邊樣？」

整個空間變得安靜了，每一下呼吸聲都被無限放大，大家都等待阿瞳回答。一分鐘、五分鐘、還是十分鐘？時間不知過了多久，終於他開口了：「我個人理性科學啲，巧合應該係最合理嘅解釋，但我心同直覺要我揀前世記憶，所以拜託你幫我搵呢個名中注定出嚟。」

「無問題，Michelle，準備合約。」阿超一邊命令Michelle辦事，一邊跟阿瞳說：「放心交畀我哋乜都得萬事屋，保證幫你辦妥，不過之後可能要你畀多啲資訊我哋，合作愉快。」阿超伸出友誼之手，阿瞳也爽快答應：「靠哂你！」

簽好合約後，阿超讓阿瞳先回家，着他盡可能把所有夢境都寫下，並約好星期六再會面，進行第一次的尋人行動。

夢中見亦高興能將心靈希冀盡說明

夢中見亦高興能將心靈希冀盡說明

又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萬物充滿朝氣，唯獨阿超死氣沉沉。

「早晨呀老闆，做咩咁無嚟神氣呀？」Michelle準時九點上班，打開窗簾好讓陽光能透進來。

「我睇咗幾晚前世回溯嘅嘢，諗住之後幫阿瞳手搵返嗰個人。」阿超打着呵欠說。

「會唔會太全能呀你老闆，好似乜都難你唔到咁嘅？之前畫畫、影相、解謎、裝修都算喇，動物傳心你又得，驅邪你又掂，而家仲前世回溯？究竟你有咩係唔識㗎？」Michelle讚歎着，而這亦正是她願意接近無償的替阿超工作的原因，在他身上總會有新的事物讓她發掘，而且她又不愁錢。

「當你可以好似我咁，經歷咗咁多年，你自然乜都識。」阿超淡淡的回話，然後便昏睡過去，而Michelle則開始打掃和接生意。

「叮」清脆的聲音從阿超和Michelle的電話發出，是Instagram的PM。

「我有份marketing
paper聽日要交，五千字，可唔可以幫我喺聽日十一點前完成？」傳訊息的是一個女生。

Michelle飛快地回覆：「時間有啲倉卒，酬勞要多啲先得。」

「我係學生妹，無咩錢。」女生回覆。

「我哋收嘅報酬唔一定係錢，而係你覺得為呢樣嘢而付出嘅任何嘢。」Michelle以官方答案回答。

可是之後，女生良久也沒有回覆，Michelle認為她大概放棄了，幸料她此時卻回答：「我可以介紹多啲客畀你哋！」

「呢樣嘢唔係咁OK，我哋係收實體酬勞。」Michelle準備發送之際，對話框搶先彈出了回覆：「無問題，我哋乜都得萬事屋專為大眾解決問題，乜都得，乜都接得，乜都做得，你呢個委託我哋決定接，你將份paper嘅要求send畀我哋，聽朝十一點前你會收到貨，一陣麻煩你簽返份合約就得。」

「老闆！你咁樣我哋執得笠㗎啦！」Michelle埋怨道。

「冷靜啲，我哋一直都係咁做㗎啦，都仲未執，點會因為多一單而執呢？況且你睇吓佢，幾咁危急幾咁可憐，點可以唔理呢？你快啲搞掂份合約send畀佢啦。」阿超說完便繼續睡覺去。

「汪汪……」在夢中，阿超變了一隻小狗，乖乖的跟隨著小主人的步伐，小主人是牙牙學語的女孩，步履蹣跚，一跌一碰的走著，阿超也適時的依傍着她避免跌倒，而小女孩對他又會攬又會錫，感情十分要好。

然後畫面一轉，小女孩長大了，成為一個初中生，而阿超也長大成老狗，雖然大家的年齡變了，但感情依舊不變，只要有時間，女孩便會帶阿超去散步。

畫面又再轉，停留在女孩被三個流氓調戲的一幕，老狗阿超非常憤怒，但女孩還是制止了他，低頭無視迴避流氓們，但流氓們並未放棄，甚至捉着已有幾分姿色的女孩想強吻下去。這徹底惹怒了老狗阿超，他發狂的咬着那個想強吻女孩的流氓，其餘兩個流氓奮力阻止，對老狗阿超拳打腳踢，但老狗阿超就是不放口，在旁的女孩哭了，哀求流氓們放過老狗阿超。最終在歷時十多分鐘、飽受無數拳腳之下，老狗阿超終於鬆口了，流氓們也無癮的離去，只剩下奄奄一息的老狗阿超和哭成淚人的女孩。最後的這數分鐘格外的漫長，老狗阿超很高興，因為在生命的盡頭有她在身邊，而且他保護了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夢亦在老狗阿超斷氣時醒了。

「小公主……估唔到今次夢到呢一世。」阿超眼濕濕的喃喃自語。

「俏秘書，份論文收到資料未？我要開工喇。」阿超問。

「一早搞掂晒放咗喺你枱頭喇。」Michelle正眼也沒有看過阿超，繼續埋首電話中。

阿超看過資料後，閉目想了十分鐘，便開始寫作，不消一個鐘，已經寫好了一千字，還引述了不同的研究和書藉佐證。最後僅花了四個多小時，一篇無plagiarism連豐富reference的五千字文章便面世了。

「真快手喎老闆，好似你本身就識咁。」Michelle再一次讚歎。

「始終我經歷咗咁多年，呢啲濕濕碎，你快啲幫我send畀個學生啦。」阿超平靜的說：「回溯啲嘢我睇得七七八八，應該無問題，啱啱仲自我測試完。」

距離跟阿瞳約好的時間還有兩天，阿超已經準備就緒，十分期待。但與其說期待是因為尋人這個委託很有挑戰性，倒不如說是因為阿瞳這人令阿超很在意，很渴望再相見。

另一邊廂，阿瞳亦在上班期間把握時間將所有夢境都寫下，描繪得鉅細靡遺。

「阿瞳，一唔一齊lunch？」一位男同事問，阿瞳搖搖頭禮貌拒絕，男同事也像事先知道般跟其他同事攤手，然後便離開，還好像隱約聽到他們的對話，「究竟我哋有生之年會唔會同到佢lunch？」、「佢咁怪，平時都同其他人無乜兩句，應該約唔到㗎喇。」「今次我問咗，聽日到你。」、「聽日再抽籤囉。」、「其實唔一定要約佢啫，同佢一齊食都老尷啦。」

這些說話阿瞳不是第一次聽，亦都不會是最後一次聽，他已經聽到麻木了。從小到大他都比較離群，旁人不知以為他被杯葛，事實是他杯葛其他人。他覺得別人不理解他，連父母也不了解他，所以打從他有經濟能力開始，便已經搬離家自住，一年也只有過節才勉強回家探望父母。

在他日以繼夜的努力回憶下，基本上已經將那些重複的夢都記錄下來，在這些夢當中，有時他會是女性，有時他會是動物，有時他會是昆蟲，要多稀奇都有，但當中都會出現一個人物角色，雖然容貌或物種有別，但他都有種熟悉的感覺，認定都是同一人。

「呢個人今世唔知係咩樣，唔知搵唔搵到佢？希望星期六會有用。」阿瞳心想，此時他已在下班回家途中。

「BB，你收工工未啊？」傳訊息來的是阿瞳女友阿盈，他們已經拍拖三年了，但依然如膠似漆，這是阿盈的解讀。事實是阿瞳對她忽冷忽熱，一直無直接承諾當她男朋友，但又未有否認，而行為上卻

盡足男朋友本份，只是偶然會消失自我沉澱。可是阿盈並不介意，對他一往情深，令到阿瞳第一次有被人了解的感覺。

「啱啱收，不過有嘢做。」阿瞳回覆。

「咁BB你加油油，我唔阻你。」阿盈一句簡單的回答，當中包含了無限的無奈和習慣，縱使今天是他們的紀念日。

而阿瞳在乘車途中，又發了一個夢。

這次他是一個外國貴族女子，在封建制度、男尊女卑之下，女性除了作為男性的附屬品外便毫無用處，即使是貴族也不例外。貴族女子阿瞳對這情況完全看不過眼，自小便做出很多不同的破格行為，例如讀書識字、騎馬打獵，她要證明女性也不比男性差，也可以擁有與男性的同等權利，徹頭徹尾的平權先鋒，可惜在當時只被視作異類、當作女巫，最終更被忍無可忍的父親送到教會行火刑。

而熟悉的那人就在此時出現。這次他是一個神父，在行刑之前跟貴族女子阿瞳在牢中偶然遇見，她的想法和勇氣令他很佩服，最後在行刑前一晚偷偷協助她逃走。她安全了，並心動了。而他受審了，服刑了。

夢醒了，剛好是阿瞳要下車的站，他邊行邊把這個夢記低，這個夢是第一次夢到，但感覺卻依然熟悉。

是緣是情是童真還是意外

是緣是情是童真還是意外

終於到了星期六，阿瞳準時來到萬事屋。

「呢啲就係我咁多年成日發嘅夢，連細節我都寫低埋。」阿瞳遞上一本寫得滿滿的筆記。

阿超接過筆記，但並未查看，而是直接問：「搵到個人之後你會點？」

阿瞳頓了一頓，然後才回答：「我想知究竟呢個人同我咩關係？點解我會一直夢到佢？係咪有咩啟示？」說完眼神變得凌厲，對着阿超壓低聲線續說：「同埋，我唔想佢再煩住我！」

「好，我幫你做一次前世回溯，睇吓回咗去邊一世，嗰一世就係你靈魂入面最深刻嘅一世。」阿超說完，便着Michelle拉上窗簾、調暗燈光，營造一個舒適的環境，好讓回溯能成功。

「你而家用個自己覺得最舒服嘅姿勢坐好，或者鍾意瞓低都得，張櫈可以調較。」阿超說完，阿瞳便調整坐姿。

「跟住深呼吸三吓，令自己放鬆。」阿超再說，阿瞳照着做。

「而家望住我枝筆頭，我會數三聲，跟隨住我嘅指示就得。」阿超引導說，阿瞳聽從指示，全神貫注望着。

「一，你眼入面只有筆頭，其他嘢開始糢糊，眼皮亦都開始沉重。」阿超輕聲說。

「二，四圍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雜聲，但只需要專注喺我把聲度就得。」阿超故意再小聲點，好讓阿瞳要更專注聆聽。

「三，眼皮越嚟越重，開始睜唔開。」阿超說完，把筆往下一甩，阿瞳雙眼便合上，進入了催眠狀態。

「而家想像你頭頂有一團光，呢團光可以係唔同顏色，但無論佢係咩色，佢都係好温暖，好柔和，令你覺得好舒服，你見唔見到呢團光？」聽到阿超的提問，阿瞳點點頭。

「而家團白光慢慢擴大，開始籠罩住你，你會感覺到一陣暖意慢慢擴散到全身，由頭，到頸，到膊頭，到身體，到雙臂，到雙腳，最後到腳板，而呢股暖意會一路保護你。」阿超說完停一停，好讓阿瞳能好好感受。

「而家你眼前有一條樓梯，你會逐級逐級落，隨住每落一級，你嘅催眠狀態會進入到更深層。」阿超又停了停，之後續說：「一級，條樓梯係點嘅呢？係旋轉樓梯？定係郊外石梯？」

「再一級，呢條樓梯有無扶手？有無欄杆？係用咩材質做？鐵？木？定係石？」阿超一邊引導一邊提問。

「又一級，樓梯附近有無啲嘢喺度？會唔會有好多植物？定係咩都無得兩面牆？」阿超每個問題都令

阿瞳的想像越發真實。

「再落多一級，你對呢條樓梯有無印象？係咪你之前有見過嘅？」阿超問完，阿瞳點頭。

「最後一級，你已經進入到最深嘅狀態，而家你眼前有一條隧道，你行入去，牆身會有好多唔同嘅片段，你可以邊行邊望，呢啲都係你嘅記憶，盡量留意片段嘅細節，慢慢行到隧道嘅盡頭，你會見到有道門，可能係木門，亦都可能係鐵門，但無論係咩門都好，你都行過去感受吓佢嘅材質、帶畀你嘅觸感、仲有門嘅重量，準備好之後就打開佢。」阿超用聲音導航，阿瞳在催眠狀態下依着阿超指示打開那扇厚重木門。

「打開門之後，你第一眼見到啲咩、聽到啲咩、聞到啲咩？」阿超問

「我見到一大片草地，有好多花，聽到雀仔叫，聽到笑聲，聞到啲花香。」阿瞳形容。

「咁循住啲笑聲望過去，你見到啲咩？」阿超根據他的答案而追問。

「我見到有一班人，有男有女，喺度野餐。」阿瞳說。

「有幾男幾女？」阿超問。

「四男三女，其中有一個男仔同我一齊坐遠咗望住佢哋。」阿瞳答。

「咁你望吓自己，你嘅衣着會係點？其他人嘅衣着又係點？」阿超繼續問。

「我着住嘅係……係一條長裙，好樸素普通，我……我係女仔！而其他人，男嘅就短褲短袖衫，女嘅都係長裙，感覺似古代嘅中國。」阿瞳回答。

阿超聽到後，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他很快便將它拋諸腦後，繼續問道：「咁而家留意吓你哋嘅對話，會唔會知係咩朝代？」

「佢哋講緊打仗，講緊天下大亂……同我一齊嘅嗰個男仔同我講話嚟緊會去參軍，建功立業，再返嚟娶我……而我勸佢唔好，擔心佢戰死沙場。」阿瞳斷斷續續道：「原來我哋唔同國家，喺邊境相遇，之後相愛，私定終生。」

「我起身行咗去條河度，河對面係戰場，我見唔到但feel到個男仔係其中一個士兵，啲旗，啲旗上面有字，係『魏』同『秦』，係戰國時代！」阿瞳繼續描述。

突然阿瞳開始流淚，情緒開始崩潰，漸漸有點不跟隨阿超的引導，情況有點失控，阿超見勢色不對，在徹底失控前決定把阿瞳帶回現實。

「阿瞳，你見唔見到一開始嗰道光？一直照住你、保護你、帶畀你温暖嗰道光，你而家依然受緊佢保護，我哋慢慢褪後行返入道門度，與此同時，你眼前嘅事物都會開始變得模糊，你而家入返門度，由隧道走返出嚟，啱啱所見嘅嘢離你越嚟越遠，你得到道光嘅保護，而家已經安全，入返隧道閂返道門。」阿超邊說邊留意着阿瞳的變化，幸好總算平靜下來。

「而家我哋行返出條隧道，見返條樓梯，嗰條你熟悉嘅樓梯。我哋逐級逐級咁行返上嚟。第一級，慢慢行，唔駛急。」阿超開始引導阿瞳返回現實，離開催眠狀態。

「第二級，你開始感覺得到身邊四圍嘅事物，感覺得到房間嘅温度。」阿超說，而阿瞳身體也有少許動作。

「第三級，除咗我把聲之外，你開始聽到房嘅其他聲音。」阿超緊接着說：「第四級，你眼皮變返輕，可以感覺到光線。」

「第五級，你已經越嚟越清醒，聽住我數一二三，之後就可以打返開眼，離開催眠狀態。」阿超慢慢說：「一、二、三，打開眼。」

阿瞳慢慢張開眼，花了十數秒回神，然後緊張的問：「啱啱我係催眠狀態入面見到嘅嘢係咪真？我真係返咗前世？咁嗰個究竟係咩人？」

「冷靜啲，如果你信，啱啱嗰個就係你其中一世，你之前嘅夢有無夢到過？」阿超問。

阿瞳想了想，然後答：「有類似，但無咁清晰，啲人物同畫面都比較模糊，只係我感覺到都係同一人。」

「你覺得嘅同一人，根據你啲夢，」此時阿超正拿着阿瞳的發夢筆記速讀，然後總結：「唔知你信唔信，但我知係邊個！」

聽到這，阿瞳大喜，但同時又很懷疑。大喜是因為終於能夠真相大白，弄清一直纏擾着他的這個人是誰；而懷疑是因為眼前這人只是進行了一次催眠並看完他的筆記後便說知道是誰，實在太可疑，很有騙子的感覺。不過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阿瞳最終都是選擇相信，問道：「係邊個？」

此時，阿超俯身向前，與阿瞳臉與臉之間只隔着三厘米，再一臉正經的說：「係我！小公主，我終於喺今世搵返你喇！」

「吓？黐線㗎你？我都懷疑㗎啦，估唔到你亂嚟，你唔想接單job都唔駛咁玩我呀？亂嗡我係唔會收貨，都唔駛旨意我會畀酬勞你！江湖騙子！」阿瞳對阿超的答案很是火大，認為自己被愚弄了，怒火中燒，雖然阿超竭力解釋，但他甚麼也聽不進去，最後暴怒之下奪門而去。

「老闆，你又係嘅，尋人又係你話想做，但點解要玩人呢？好喇，而家嘢就做咗，但客又無咗，點收科？」Michelle沒有好氣的問，她都認為阿超是在愚弄阿瞳。

「我唔係玩佢，我係講真，我都知成件事好難解釋，但係……」阿超欲言又止，最後還是選擇把說話吞下肚：「都係無嘢，佢會返嚟嘅，雖然我到而家都仲係未接受到，但既然係佢，個天會將佢帶返嚟我嘅身邊。」

「無你咁好氣，又白造，睇嚟今個月都係無糧出。」Michelle埋怨道。

「Hey，come on，don't be like that，個女學生會介紹生意畀我哋㗎嘛，笑返先啦。」阿超滿不在意的說，並嘗試哄Michelle，但她沒有理會。

另一方面，奪門而去的阿瞳正獨自坐在公園沉思。他已經冷靜下來，想着從跟阿超相遇到剛剛催眠的細節。縱使心內抱有懷疑，但由跟他相遇開始，那些夢變得越來越頻繁，而且細節越來越多，甚至有

一些全新的夢出現，而這一切，就好像冥冥中自有主宰。

相遇的那條路，是他回家從不會行的路，但當天不知為何就是想走那條路；路見不平，通常都是做旁觀者看着事態發展，但當天不知為何會拔刀相助；那些夢，是他只對極親密和信任的人才會說，但當天不知為何會主動上網尋找阿超並向他求助。

這些反常行為絕不是意外，或許是緣份，或許是天意，這令阿瞳自己也質疑自己剛剛的魯莽：「或者個阿超真係『佢』？如果真係佢，個天會將佢帶返嚟我嘅身邊。」

可知心裡正準備無緣合照亦抱緊你

可知心裡正準備無緣合照亦抱緊你

自從上次進行前世催眠之後，阿瞳第一次連續一星期沒有夢到那些夢，這令他有點意外，不知是因為催眠幫助他解決了問題，還是因為阿超真的是「那人」，今世已經相遇不用再在夢中提醒自己。

「不過呢啲都無從稽考，隨緣。」阿瞳以一句總結，同時亦為自己開脫。

「BB，今日人哋想去迪迪尼玩。」阿瞳女朋友阿盈一早便傳來訊息，而阿瞳對這些即興的邀約很多時都會欣然接受，這次亦不例外。

「OK，幾點邊度等？」阿瞳回覆。

「十點BB樓下等，我哋一齊去。」阿盈回覆完便滿心歡喜的梳洗去了，而阿瞳繼續躺在床上，但只要一放空，腦內浮現的便會是阿超。

另一邊廂，阿超今日也有委託，是女大學生介紹的生意。

「Hi，係我啊，我無呃你哋，真係有幫你哋做宣傳，我有個friend想搵你哋幫手，佢想去迪士尼，但佢唔方便出門，想你哋代佢去，開住live咁畀佢睇，代佢玩，你哋接唔接？佢有錢女嚟，會畀錢。」女大學生在訊息中說。

「無問題，我哋乜都得萬事屋專為大眾解決問題，乜都得，乜都接得，乜都做得，呢單我哋接，但想問定係幾錢先？同埋幾時幾耐？」阿超回覆。

「訂金兩萬，所有使費佢包，事成之後即時畀埋尾數三萬，而家，立即。」女大學生答道。

「兩萬？三萬？加埋五萬？」阿超嚇呆了。

「係咪唔夠？我叫佢再畀多啲。」女大學秒回道。

「啊……唔係，不過我都唔介意收多啲。」阿超佻皮回答，然後又正經的問：「咁佢想點睇到live？用電話定Go Pro？」

「無所謂，只要佢睇到就得，到時佢會再同你講想玩咩睇咩，我而家叫佢過數畀你哋，FPS定Payme？」女大學生問。

「都得，我畀個number你，而家出發，合約一陣我叫同事send畀你，你畀佢簽完send返嚟就得。」阿超說完便吩咐Michelle準備合約。

「佢想要情侶feel，要女朋友視覺。」女大學生補充。

「但得我一個人……」阿超面有難色的輸入。

「你啱啱唔係話有同事咩？」女大學生秒回。

「係就係嘅，但佢唔出job，只負責admin。」阿超回答。

「無問題，邊個話我唔出得？女朋友視覺可以，但酬勞要double！」Michelle亂入在訊息中回答。

「無問題，一於咁話，而家叫佢落訂。」女大學生爽快答應了。

「你出咗去邊個睇場？」阿超問Michelle。

「怕咩喎，咁來以嚟，walk in嘅客寥寥可數，通常都係網上，貼張『東主有喜』再留個電話就得喇。」Michelle說完，隨即拿出一張印有「東主有喜」及電話的紙，原來她早已準備好。

「況且，」Michelle打蛇隨棍上：「你唔係成日話我哋乜都得萬事屋專為大眾解決問題，乜都得，乜都接得，乜都做得咩？咁小嘅事點會唔得先？」

面對這句服務宗旨，阿超當堂語窒，不能反駁，被打敗了，只能乖乖帶她去。

經過一番奔波勞碌、長途跋涉，他們終於抵達迪士尼樂園。縱然樂園開業多年，經常被調侃是最集中和最顧客友善、一日便能遊玩完，不必第二天又再入場的一個迪士尼樂園，但人流依然不減，由購票到入場已經花了半小時。

「要女友視覺，個重任就交畀你喇。」阿超對Michelle說。

「係係，無問題，好彩之前買咗呢個偷拍襟章，今次都用得着。」說完Michelle便挽着阿超的手，此舉嚇得阿超連忙退避三舍。

「男女授受不親，你做咩？」阿超帶點責問的語氣問。

「你唔記得個client嘅要求？女友視覺嘛，我都唔想㗎，但個client要求，點都要做啦。」Michelle故作委屈的說。

「我記得，女友視覺嘛，但唔係要你扮我條女喎，兩回事嚟。」阿超連忙說。

「哎呀，唔扮情侶點會有女友視覺先？」Michelle沒好氣的說。

「你又好似講得幾啱咁，OK，咁就唯有扮一日啦……」阿超無法反駁，只好勉為其難應承。

他倆入園去，拿了一張地圖，並查看了各表演、巡遊的時間，很快便規劃好路線，向第一站極速穿梭進發。

穿過商店，看了一會精品和服飾，他們終於抵達排隊處，幸好人龍未算很長，只需排約半小時。

「BB，個頭箍箍好得意，之前嚟見人戴我都想買，但最後都無買到。」阿盈說。

「係咩？一陣買畀你。」阿瞳答。

而這一句正好被阿超聽到，於是他四處尋找聲音來源，但奈何人太多，這有如大海撈針，始終找不到，然而皇天不負有心人。

「唔要，好貴㗎，而且好幼稚咁。」阿盈拒絕。

「好啦，咁唔買。」阿瞳口裡說不，但心裡已經預計買來送給她。

而憑這一句，阿超鎖定了方向，一眼便認出阿瞳。

「原來咁啱排緊同一條隊，咁睇有機會同車。」阿超小聲嘀咕，但剛好被Michelle看到。

「你嘀嘀咕咕講咩啊？」她問。

「你睇下十點鐘方向，係阿瞳，我都話同佢有緣。」阿超盡力壓抑着興奮的心情，並說：「今次呢個job果然無接錯，我而家超有動力！」

「呻……」Michelle極小聲的發了一個音，然後又說：「老闆，我當你無呃佢，你真係佢要搵嘅人，但今世你哋大家都係男人，你接受到咩？佢又接受到咩？」

「我唔理咁多，總之我會逼自己接受。」阿超固執的個性表露無遺。

「唔到你唔理㗎老闆，你咁樣盞嚇驚人，有無諗過可能係佢驚咗你，特登投胎做男人呢？」Michelle繼續勸諫他，然而他已經封閉雙耳，隔絕外界的所有聲音。

之後整個排隊時間，阿超都注視着阿瞳，完全無視了Michelle的存在。三十分鐘後，終於輪到他們了，這跟阿超預料一樣，他們兩組人同車，奈何位置分隔比較遠，阿瞳和阿盈坐車頭，而阿超和Michelle則坐中間。

「開始喇開始喇！」Michelle暫時忘記剛才的事，興奮的對阿超說。

「嗯。」然而阿超只是冷淡的回答，繼續把精神放在阿瞳身上。

這個室內過山車不消兩分鐘便完結了，說刺激也算不上，但對阿盈和Michelle來說已經吃不消。

「我要去一去洗手間。」Michelle說。

與此同時，阿盈對阿瞳說：「BB，我要去一去廁所所先。」

說完她倆便衝去洗手間，留下兩個男伴──阿超和阿瞳，他們倆目送女伴跑走後，正好面對面碰個正着。

「嗨。」大家同時打招呼，然後空氣像凝結了般。

「乜咁啱呀？」良久才開口，想不到大家又異口同聲，之後他們便相視而笑，尷尬的笑。

「我要同你道歉先，對唔住。」這次阿瞳率先發言，阿超意想不到他這一着，一時間反應不來，只能傻傻的說：「吓？」

阿瞳意會到阿超未能反應，於是補充：「上次我自己跑走，我要同你講返聲sorry。」

「哦……」阿超這才如夢初醒，連忙說：「唔緊要，我無嘢，一時之間係會難接受啲，明嘅，我都唔應該咁直接同你講。」

「換作係我，我都好難掩蓋呢個興奮嘅心情，我都明嘅。」阿瞳說：「只不過，點解你咁肯定你就係『佢』？」

「因為我一直保留住由同你相遇開始咁多世嘅記憶。」阿超定睛看着阿瞳，眼神堅定，不像說謊。

「咁點解你唔一開始就相認？」阿瞳不解。

「因為我唔確定，咁多世都無試過同性，所以我有啲懷疑同猶疑。」阿超說：「但其實，我一眼就認出你，無論你投胎成為咩，我都一眼就認出你。咁多世入面，我試過係狗你係人、試過我係平民你係公主、試過我係狗你係貓、試過我係人你係蝴蝶、試過我係西人你係黑人，仲有好多好多，但我都可以一眼就認到你。」

「但今世，可能我哋要停一停。」阿瞳說，這有如一句道別，而阿超也沉默了，恍惚他一早已預料到這結果，只是等待奇蹟，但這麼多世，奇蹟從未降臨過他身上。

「BB，係咪等咗好耐呢？對唔住啊，我哋跟住去玩咩好？」此時阿盈由洗手間走出來，連奔帶跳的走向阿瞳，而他也立即步前迎接，開心的跟阿盈走遠了，留下失落的阿超呆坐在長椅上。

「老闆，你無事呀嘛？」Michelle輕聲步近，温柔的問。

阿超聽到是Michelle，立即擦乾眼淚鼻涕，強顏歡笑的對着她說：「無事，眼瞓得滯啫。」

「唔駛同我嚟呢套，係咪阿瞳同你講咗啲咩？」機靈的Michelle已猜到了。

「嗯……不過無事，我預咗，而且經歷咗咁多世都知，世事從來都唔會咁順利，慢慢嚟。」跟阿瞳聊完後，阿超變得豁然開朗，已經想到後着了。

「咁個job繼續啦！」語畢，Michelle抓着阿超的手臂，拖着他到第二個園區，遊玩飛行之旅和擊戰特攻，還有看各種表演，沿路再也沒有遇到阿瞳他們，彷彿他們在同一空間的平行時空般，永遠不會相遇。

「叮」，女大學生傳來訊息：「我friend話想玩海盜船。」看到這，阿超臉有難色，因為他一生人中最害怕便是海盜船的離心力，而且海盜船的安全措施極簡單，就像隨時會被拋出去一樣，阿超堅決拒絕。

「老闆，個服務宗旨呢？」Michelle趁機取笑他。

「個cam喺你度，你玩就得喇，我喺下面睇就OK。」阿超推搪道。

他們在沖天遙控車入口擾攘，剛好碰到正要遊玩的阿瞳和阿盈，阿超立即變臉，推Michelle進內排隊並說：「唔駛驚㗎，有我喺度，一啲都唔可怕嘅，好好玩好刺激，玩完包你話正。」

Michelle本身不明就裡，直到看到前面排隊的阿瞳才大惑得解，但她看穿不說穿，只是對着阿超奸笑，這奸笑令阿超異常尷尬。

至於阿瞳，他一直知道阿超排在他身後，只是剛才的一番話令他不懂得如果再打開話匣子，所以一直背着他們，裝作不知道他們在身後，但其實在阿瞳心裡也是很混亂，不知應該怎樣面對。他口裡說這世要停，但內心卻想繼續了解阿超，想知道以前的事，想跟他做朋友，但又很怕會動了感情產生愛意，畢竟有宿世姻緣加持，因此選擇逃避。

冰雪聰明的Michelle又怎會猜不到他倆的難處和真實想法，於是當起了橋樑的角色。

「喂，阿瞳，乜咁啱呀？」她拍了拍阿瞳然後說。

「咦？係喎，咁啱嘅，你哋都排隊玩呢個呀。」阿瞳故作自然的回答。

就這樣簡單的寒喧數句，他們便有了理由一起遊玩，尷尬也漸漸消失，而阿超和阿瞳兩人也變得像朋友一般，少了愛意在中間，變得熟絡起來。

「或者你都講得啱，今世停一停，換一個相處方式，下世再繼續，歡迎你隨時搵我傾偈解夢。」阿超對阿瞳說，阿瞳聽到後也放心了。一來並沒有失去一個知心人，二來大家見面也不會再尷尷尬尬，只是心內又有點失落。

至於阿超，他這樣做其實是想令阿瞳放下戒心，但同時也是放過自己，畢竟一個人背負這麼多世也挺累。

這一次迪士尼之旅，正式令他倆的命運再度交織在一起，但也造成了角色的互換。

不可改變你那壞習慣

不可改變你那壞習慣

又是一個上班日，阿瞳又再次壓哨打卡回到公司，這是他每日的習慣，始終其他人不了解他的事，與其要花時間解釋最後無結果，倒不如直接減少相處時間，降低被問被認識的風險，同事只談工事好了。

「阿瞳，今日有個新同事，你幫我帶住佢。」老闆Frank少說。

「吓？搵我？好似Gordon好啲，佢資深啲，又同其他同事熟啲。」阿瞳指着坐在後面正在吃早餐的男同事，亦即是上次邀請他一起午餐的那位。

「你知我決定咗就唔會變㗎可？」Frank少轉身返回老闆室時說，然後在門前轉身對着阿瞳說：「我叫得你做，你就一定會做得好！」語畢便返回房內。

「唉，麻鬼煩，又要同人打交道。」阿瞳心裡想，但他亦深知Frank少決定好的事便不會改，而且每次都是最好的決定。

「老闆將個新仔交畀52Hz鯨魚，個新仔應該會好快quit。」遠處傳來一位男同事說。

「可能會train到同佢一樣咁自閉。」另一男同事亦補充。

「喂，你哋唔好咁口賤啦。」一位剛好路過的女同事加入對話：「個新仔自然識埋堆㗎啦。」

「唔好講咁多八卦，開工做嘢啦。」剛好吃完早餐的Gordon訓斥他們，然後行身走向阿瞳方向，搭着他的膊頭友善的說：「第一次帶新人唔駛緊張，有咩唔明問我就得，嗰時我都係咁帶你，你係我第一個帶嘅新人。」

阿瞳看着Gordon，並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便繼續工作，直到新人到達。

「大家好，我係今日第一日返工嘅阿滔，多多指教。」一把響亮的聲音打破了公司的沉寂，吸引了眾人的目光，除了阿瞳，他只覺得是大難臨頭，因為此人跟他的性格南轅北轍。

正宗九十度鞠躬後，阿滔問：「老闆叫我返到嚟就搵阿瞳，請問邊位係阿瞳？」大家立即伸手指向已經想鑽進洞的阿瞳。

阿滔循着大家指的方向看過去，卻看不到人，於是問：「佢行開咗？」

「哈哈哈哈……」一輪嘲笑聲後，其中一位男同事說：「唔係啦，佢驚到趴咗喺度嗰，你行過去就見到佢。」

阿滔沿着大伙指的方向行去，果然看到伏在桌上的阿瞳。認真看，阿瞳其實不是伏在桌上，而是正在找筆記。

「嗨，你好，我叫阿滔，以後要麻煩你教我喇。」阿滔很有禮貌的介紹自己，有禮貌的程度令人覺得

他是假裝出來的。

阿瞳「嗯」了一聲作回應，便把一疊筆記交到阿滔手上，並且說：「公司基本運作，各樣規矩，唔同嘅注意事項都喺哂度，你睇熟佢基本就可以喺度生存。」

阿滔接過筆記後，便回他的座位坐下，仔細閱讀。而那些好事之徒亦時刻留意着他倆的動態，隨時準備嘲諷阿瞳。

終於好不容易熬到午飯時間，Gordon再次邀請阿瞳一起吃午飯，但不出所料被拒絕。

「算罷啦，隻52Hz鯨魚唔會出嚟啦，我哋自己去食啦。喂，新仔，一齊食飯，等我哋教你多啲嘢。」某男同事說。

「係囉，一齊啦新仔，一齊食飯快啲融入到我哋個大家庭。」另一位男同事說。

如是者，阿滔半推半就的跟他們去了吃午飯，公司只餘下阿瞳和Frank少。

平時Frank少在早上十一時前便會離開公司，但今天卻例外，可能是因為有新同事的緣故，所以當他離開房間打算去吃午飯時，便與阿瞳在公司撞個正着。

「阿瞳，點解你仲唔去食lunch？」Frank少問。

「我自己帶咗飯，而家叮緊。」阿瞳指着茶水間的微波爐。

「做咩食隔夜飯？好多嘢做，無時間出去食咩？」Frank少繼續問。

「唔係，不過我慣咗自己食。」阿瞳回答道。

「好，咁今日跟我出去食。」Frank少命令道，之後徑自往門口走去。

「唔駛喇，我自己食就得。」阿瞳堅決拒絕。

「你知我決定咗嘅嘢係唔會改嚟可？唔好要我講第二次。」Frank少在門前對依然站在原地的阿瞳說，他強硬的態度和凌人的氣勢完完全全震懾着阿瞳，使他不能拒絕，最終還是就範。

鮮有出街吃午飯的阿瞳完全不知道附近有什麼餐廳，只好緊跟着Frank少在大街小巷中左穿右插，最終去到一間其貌不揚的小店前，這間小店裝修殘舊，看得出已經很有歷史，但店內卻人頭湧湧，座無虛席。

「Frank少，今日帶埋新朋友嚟？嚟嚟嚟，留咗個V.I.P.位畀你。」老闆娘看到Frank少便熱情的招待，看得出Frank少是常客。

「咁客氣呀老闆娘，照舊唔該。」Frank少未坐下便已經下單，然後再介紹：「阿瞳，呢度最出名就係芝士撈丁，未喺度食過都唔好話自己食過芝士撈丁。」

「哦，咁芝士撈丁唔該。」對餐廳完全陌生的阿瞳聽從Frank少意見。

「你齋麵？揀埋食咩餸啦。」Frank少笑說。

「吓？哦……」阿瞳尷尬得滿臉通紅，連忙拿起餐牌遮着臉，看了一會然後說：「墨丸唔該。」

「果然識貨，呢度啲墨丸最好食，我次次嚟都係食佢。」這是阿瞳第一次看到Frank少稱讚別人。想不到在公司嚴肅正經的Frank少，在公司外竟然如此可親無架子，這反差對阿瞳來說也實在太大。

「點解你成日都自己一個？知唔知啲同事私底下點叫你？」Frank少突然又嚴肅起來。

「佢哋私底下點叫我都無所謂，唔啱傾無謂要我夾硬迎合佢哋，大家都只係同事，公事做得到就得。」阿瞳不屑道。

「哈哈，好，我就係鍾意你呢種態度。」Frank少大喜，再說：「我叫阿滔跟你學嘢，就係唔想佢群埋班老屎忽學埋哂啲衰嘢。」

阿瞳聽到後無回應，只是呷了一口茶。

最後Frank少温柔的對阿瞳說：「我信你會做得好。」然後整餐飯大家便無再交談，安靜的吃完回辦公室。

當他們回到去後，其他人都已經在工作，看到阿瞳回來，幾位好事之徒本想挖苦一番，但看到Frank少與他在一起，並笑着跟他道別，便打消了此念頭。

「阿瞳，原來你同老闆咁friend㗎？啱啱班人仲講你壞話，睇嚟都係假。」阿滔小聲的跟阿瞳打報告，但阿瞳無回應，只是簡單交代接下來的工作，然後便自己埋頭苦幹。

鏡頭一轉，阿超正提着兩大袋的台式飲品趕往客戶指定的地點，雖然上次迪士尼任務為萬事屋帶來了五萬元的收入，但長期的入不敷支令他依然不能休息。

「唔好意思，仲有五分鐘到。」阿超對客戶說。

「得，距離收工仲有啲時，收工前到就得。」客戶回覆。

客戶要求的地址是工廠大廈區，要找到的確要花點時間，眾所周知，工廈分A棟B棟、左右東南西北翼，入口又不知如何左穿右插才能找到，所以絕對是一個不簡單的任務。

不過正所謂「路在口邊」，只要不恥下問，往往能夠很快便找到目的地。五分鐘剛到，阿超便按了門鈴，客戶也即時前來應門。

「啱啱好五分鐘，果然準時。」客戶讚賞道，同時接過飲品。

「當然，我哋乜都得萬事屋一向言出必行。」阿超自信的說。

「果然無搵錯人，下次有咩再搵你幫手，呢度係今次嘅酬勞，你數數。」阿超接過五百元後正打算離開，怎料眼前出現了一個人──阿瞳。

「咦，乜咁啱呀，原來你喺度返工㗎？」阿超跟阿瞳打招呼。

「係呀，啱啱聽到你把聲就過嚟望望，估唔到真係你，咁有緣嘅。」阿瞳努力壓抑着內心的興奮。

「嘩，乜咁啱，原來你哋係識㗎？早啲講嘛。」阿滔說，他就是客戶本人。

「係囉，世界真係細，不過我都唔阻住你哋做嘢，走先，再約，拜。」阿超雖然不捨，但理性主導的他很快便離開，阿瞳只好目送，而背後則傳來其他同事的冷嘲熱諷，「乜52Hz鯨魚都有friend？」、「原來佢識主動講嘢？」等等。

「各位師兄師姐，今日小弟初嚟報到，特登準備咗啲嘢飲孝敬大家，日後多多指教、多多包容，請笑納。」阿滔十分懂得做人處世之道，而公司內也傳出陣陣歡呼聲。

「師兄，呢杯畀你嘅。」阿滔遞給阿瞳一杯綠茶多多，阿瞳禮貌的道謝後便放在一面。其實阿超離開後，阿瞳一直耿耿於懷，最後還是忍不住發了訊息給他約見面，而他亦爽快答應。

下班後，他們相約在附近的地鐵站見面，之後再找一間餐廳詳談。

「我到咗，你喺邊？」阿超訊息問。

「我都就到，不如我哋玩個遊戲，玩捉伊因，睇吓你搵唔搵到我。」阿瞳俏皮的說。

「嘩，咁多人，有啲難。」阿超回答，但同時又感到有種親切感，因為這跟以前的她一樣貪玩。

「咁你搵唔搵？」阿瞳帶點威脅問。

「搵，但你仲有幾耐到？」阿超無奈回答。

「我到咗喇，你搵我啦。」阿瞳高興的說。

經過一輪大海撈針，阿超始終遍尋不獲，最後阿瞳還是現身了。

「乜你咁渣咁都搵唔到。」阿瞳一來便取笑阿超。

阿超沒好氣的說：「條街咁多人點搵喎？不過話時話，乜原來你花名係52Hz鯨魚？」

「佢哋鍾意咁叫啫，我都唔知點解……」阿瞳無奈的說。

「52Hz鯨魚係世上最孤獨嘅鯨魚，因為佢嘅頻率同其他鯨魚唔同，所以一世都同其他鯨魚溝通唔到，一世都搵溝通到嘅鯨魚。」阿超解釋：「睇嚟你同佢哋唔係咁溝通到。」

「都係，佢哋都唔了解我，所以我都懶得同佢哋傾。」阿瞳小聲說。

「好彩我一直都了解你，同你溝通到。」阿超沾沾自喜。

「其實我有好多嘢想問你。」阿瞳道明來意：「不過我哋叫咗嘢食先。」不知不覺他們已經來到餐廳坐下，並點了餐。

「你想問啲咩？」阿超認真的問。

「想知我哋以前啲嘢，我想逐個夢你講返我知係點。」阿瞳眼神堅定的說。

「好，但一定有排講，一餐飯實講唔哂咁多世。」阿超說。

「無問題，我有時間，可以慢慢逐啲聽，今次聽唔哂就下次，下次聽唔哂就下下次，總會聽得哂。」阿瞳心意已決。

「咁你想聽邊世先？」阿超問。

「我哋嘅第一世。」阿瞳答。

相識交往如果很順利前行是情人

相識交往如果很順利前行是情人

「我哋嘅第一世，以我記憶，應該係春秋戰國時代，即係上次同你前世回溯時你見到嘅畫面。」阿超呷一口茶。

「你係咪因為我講過所以先咁講咋？」阿瞳有點懷疑。

「你咁諗都無可厚非，但嗰次係帶你返你最記憶深刻嘅一世，而第一次就好多時都最深刻。但anyway，你信唔信都好，嗰次就係我哋嘅第一次。」阿超雙眼堅定的看着阿瞳，令阿瞳不知所措，刻意迴避眼神。

而此時正好侍應端上食物，為阿瞳解窘。

「我哋食嘢先，串燒趁熱食好味啲。」阿瞳拿了一串五花肉遞給阿超，然後再拿了一串小蕃薯往嘴內塞。

阿超知道阿瞳的用意，所以故意轉移話題：「你知唔知兩個人相遇嘅概率係幾多？」

「吓？」阿瞳一時反應不來，想了想道：「唔知嗰，一百世？」

阿超聽到後微微一笑，笑着說：「中國講法就百世，但科學啲咁講係0.007。咁你又估吓兩個人相遇又相愛嘅概率係幾多？」

這令阿瞳抓破頭皮，完全沒有頭緒，只能說一個明知是錯的答案：「千世。」

「哈哈，我都估到你會咁答。」阿超像預先知道未來般，然後給出答案：「係0.000049。」

「你呢啲數準唔準㗎？」阿瞳不相信。

「我都係上網搵，但睇過佢條式係OK。」阿超也坦白說。

「我想聽埋第一世落去。」阿瞳突然又言歸正傳.。

「突然又有mood？咁我繼續喇。」阿超繼續訴說他倆之間的故事：「你同我嘅相遇其實係大約十一、二歲，喺嗰時嚟講，過多幾年就係要成親嘅年紀，你係秦國人，我係魏國人，大家都係農民，雖然嗰時階級劃分士農工商，農係level two，但其實最辛苦最窮就係呢班人。」

「咁我哋唔同國，敵對關係，點解會識到？」阿瞳不解。

「咪就係緣份囉。」阿超笑說：「嗰次我去秦魏邊界，諗住去刺探秦國軍情，雖然我係農民，但都想建功立業，晉升做士級，令屋企人過啲好嘅生活，而咁啱嗰日喺邊界就見到你。本身無特別在意，畢竟我有要務在身，點知突然聽到你叫救命，雖然由衣着同口音就知你係秦國人，不過作為想做大將軍嘅我，又點可以見死不救？於是我追住音源跑過去，就見到有幾個山賊圍住你，我隨手喺地就執咗枝樹枝就衝去救你，結果……」

「結果你一個打幾個，英雄救美，係咪呢？」阿瞳十分興奮，突然插話，打斷阿超的敘述。

此時阿超尷尬的笑了，雖然他很想答「是」，始終阿瞳記不起那些事，但眼前這個人阿超不想欺騙，因此還是選擇如實相告：「啱啱相反，我畀佢哋三兩吓手勢就收拾咗，不過我不斷sit up，鎖血同佢哋打，最後佢哋終於因為劫同無癮而走咗，我咁就救咗你喇。」

「呻，仲話想喺戰場建功立業，咁渣嘅！」阿瞳全力嘲諷，阿超只能默默承受。

「咁之後呢？」阿瞳追問。

「之後？」阿超拿起一串和牛粒，大口吃下，然後邊咀嚼邊說：「之後我哋就friend咗，成日喺邊畀見面，慢慢形成習慣，嗰時我feel到你應該對我有好感，不過礙於我哋嘅身份，同埋我覺得未有事業，所以無開口。不過我哋嘅見面始終都畀人發現咗。」

「畀咩人發現？之後點？」阿瞳驚訝地問。

「就係畀你夢入面見到嘅其他幾個人發現，不過放心，佢哋係喺各國不斷遊走嘅郎中，經常去唔同國家行醫遊歷，所以無話告發我哋，反而仲同我哋friend咗，成日分享啲見聞，我哋都聽到津津有味。」阿超閉上眼回味着。

「咁都好彩，之後我哋點發展？係咪good ending？」阿瞳着急的問。

「最後？最後……」阿超雙眼通紅，所以停了下來調整一下自己情緒，然後才慢慢道出最後的結局：「最後我哋都係無一齊到。」

「點解嘅？」阿瞳着急的問。

「因為我想有功名，因為我想身邊嘅人生活好啲，因為我想停止戰爭，所以我去咗參軍，仲同你講叫你等我打贏返嚟同你成親，點知我戰死沙場，一去不返。」阿超垂下頭，失落的說。

「即係你上次幫我催眠見到嗰個畫面？」阿瞳想起那次催眠的事。

「嗯……嗰場仲要係我哋兩個國家嘅戰事，國力嘅轉捩點，第五次河西之戰，最終秦國贏咗，而我就係其中一個戰死沙場嘅小士兵。」阿超回憶起依然感到被刺的傷口隱隱作痛。

「呢世咁就完咗？」阿瞳也傷感起來。

阿超搖搖頭，繼續說下去：「故事到呢part先係重點。我死咗落咗陰曹地府，無錯，陰曹地府係真實存在嘅。見到閻羅王，牛頭馬面揿低我，閻羅王側邊嘅黑白判官就宣讀我一生做咗啲咩善事惡事，最後閻羅王就判刑。」

「咁你最後點？」阿瞳連忙問，連剛放進口內的三文魚刺身也吐出來。

「最後當然功不抵過啦，不過好彩唔係啲咩大過，所以唔駛落地獄，喺下面排隊幾年順便做吓啲簡單公益嘢咁就得。如果要落地獄，哪怕係第一層，都要135億人間年先投到胎，到時真係GG喇。」阿超解釋道：「所以之後每一世我都好小心，盡量做善人善事積返啲陰德，等我可以快啲投胎去搵你。

」

「乜咁耐㗎？我都小心啲先得。」阿瞳自言自語，然後又問：「咁點解你會記得呢啲事，但我就一啲印象都無？」

「哈哈，呢樣嘢其實好易，你知唔知人投胎前會經過奈河橋？」阿超問。

阿瞳點點頭，阿超便繼續問：「咁橋前有個婆婆，你估吓係邊個？」

「孟婆？」阿瞳不確定的答。

「Bingo，咁孟婆最出名係啲咩呢？」阿超又問。

「孟婆湯！」這次阿瞳信心十足的答。

「全中，咁孟婆湯有咩用？」阿超繼續問道。

「忘記哂啲嘢？」阿瞳再次不肯定的答。

「啱呀！咁只要唔飲孟婆湯，咁就唔會唔記得啲嘢，就係咁簡單。」阿超輕描淡寫帶過。

「乜唔係人人都要飲咩，點可以避開唔飲？」阿瞳不解。

「你估吓，下次開估。」阿超為下次見面留下了藉口。

「呻，咁樣㗎，吊人胃口。」阿瞳不滿，但阿超卻笑而不語，拿起一串鹽燒雞翼大口吃下去。

「不如講埋第二世。」阿瞳哀求說。

阿超看看手錶，時間是九時多點，還很早，於是點頭答應，但開始之前警告他說不要對這一世有太多幻想，因為這一世有點噁心，阿瞳伸出手做出「OK」手勢示意，阿超見狀便開始道出第二世的事。

「第二世呢其實就好短暫嘅，事關我始終係有打仗殺生，雖然話喺陰曹地府做啲公益嘢減吓刑，但始終都唔會有好嘅胎畀我投，我喺下面等到你都落嚟嘅時候，閻羅王就安排我去投胎，招呼都唔畀我同你打。」阿超苦笑着說。

阿瞳皺着眉罵：「乜咁不近人情㗎！」阿超看着他的表情便由苦笑變成開懷大笑，因為他實在太投入了，認真得很有趣。

「咁呢啲係下面嘅規舉，當係懲罰囉。」阿超看得很開，這或許是因為已經歷無數次輪迴的緣故。

「咁你投胎變咗咩？」阿瞳緊張的問。

「孑孓，即係蚊。」阿超平靜的說。

「吓？咁咪好短命……」阿瞳嘆息。

「係㗎，好快就一世，不過都遇到你。」阿超笑說。

「我都變咗蚊？但我無發過咁嘅夢。」阿瞳努力回想。

「唔係啦，你係人我係蚊，我估計係我去左投胎之後好快就到你，所以喺我短短約30日嘅生命入面都遇到你。」阿超開心的說。

「點解你會認到？」阿瞳不解。

「因為無論你投胎變成咩，我都會一眼認出你。呢個係習慣，你無發覺只要你同一個人熟咗，無論淨係見到佢背影，抑或只聽腳步聲，你都會知係佢咩？」阿超解釋說。

阿瞳似懂非懂，但終究還是接受了阿超的解釋。阿超亦繼續說下去：「嗰時我搵到你，就喺我短暫嘅生命入面盡量陪住你，不過始終我係一隻蚊……」

「係咪畀我拍死咗？」阿瞳打斷問。

「你係BB仔，邊有咁易，我係畀你阿媽打死。」阿超笑着說，恍惚已經置生死於度外。不過這也難怪，畢竟經歷了這麼多次死亡，而且留有記憶，人只會對未知恐懼，但阿超如此熟死亡，而且生命又只是換形式再重來，所以根不值得恐懼。

「咁呢世即係我無見過你嘅記憶？」阿瞳問。

「咁又唔係喎，你呢世見過我好多次，因為我不斷投胎。」阿超的答案令阿瞳出乎意料。

阿超看到阿瞳滿臉疑惑，不待他問便直接說下去：「始終我喺戰場殺咗好多人，所以要以命填命。所以除咗做過蚊，仲做過烏蠅、甲由、蜘蛛、蜜蜂、螞蟻、蝗蟲……好多好多唔同嘅昆蟲，但都係唔討喜，好易被人追殺嘅嗰種。而我都有各種花式死法，除咗畀你或者你屋企人打死之外，有試過畀馬車車死啦，有試過畀煙花爆死啦，有試過喺茅廁畀屎淹沒浸死啦，有試過畀其他昆蟲或者動物殺死啦……總之一直到你呢世完，我先停止畜生道嘅輪迴。」

「咁聽落你都好慘喎……」阿瞳動起了惻隱之心。

「不過值得嘅。」阿超定睛望着阿瞳，微笑說：「因為我還清哂啲債，所以下世我哋係開心嘅。」

「真係？」阿瞳笑逐顏開。

「梗係，不過留返下次先講，而家夜喇。」阿超揚手示意結帳，阿瞳拿出銀包準備付錢。

「我請啦。」阿超豪邁的說，但到帳單送到，他便後悔了。

「二千五百幾蚊！乜咁貴，張單有無錯？」阿超仔細逐項檢查，的確無錯，他只好乖乖的硬着頭皮把這個月的零用錢都用在這一餐上。縱使他心內不斷希望阿瞳會幫手攤分飯錢，但最終都是沒有實現，證明吸引力法則是無用的。

晚飯完後，阿超本想送阿瞳回家，但想一想，一個男的送另一個男的回家，好像基味有點濃，所以還是作罷，相互道別後便各自回家了。

圍繞身邊已六百天

圍繞身邊已六百天

沒有委託的日子，對阿超而言是日常，雖然Michelle很努力的宣傳，但這模式的生意的確沒有很多人會接受。而為了維持生計，忍無可忍的Michelle終於狠狠的訓示了她的老闆──阿超一番。

「老闆，你可唔可以積極啲去搵生意同埋做委託啊？咁耐都無啲似樣嘅委託，無飯開喇。我唔理，你今日唔搵單似樣嘅生意返嚟，我劈炮唔撈喇！」Michelle這次格外認真，阿超都心知不妙，奈何生意不是說有便有。

「我親愛嘅秘書，你唔好唔撈呀，我靠哂你㗎啦，但啲生意真係唔係話有就有，我都唔想㗎……」阿超故意裝出可憐的樣子，以淚汪汪的雙眼哀求。

「哦？真係咁想我繼續做？」Michelle收起認真的樣子，取而代之的是陰險的面容，阿超看到已經心知不妙，但亦已經騎虎難下，只好點頭示意。

「咁好啦，既然無job，咁你出去炒散做parttime啦。」Michelle說，明顯她是早有預謀。

「咁……」阿超內心十分抗拒，但又不能拒絕，所以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對。

此時Michelle拿出電話，向阿超展示一篇招聘文章，內容大概是一艘郵輪招聘大量一次性的員工，工作日期是明天，為期兩日一夜，薪金兩萬元起，而工作崗位分別有清潔、侍應、廚師、水手、服務員等等。

「嗱，擺明係筍工先叫你做啦！」Michelle神氣的說。

「筍係筍，但你唔覺得真係太筍咩？有無伏㗎？同埋點解係一次性？好怪喎……」阿超大惑不解。

「我上網睇過，零負評，而且搵到資料證明呢間公司真係存在，無問題嘅，而且老闆你咁醒，識執生㗎啦，點會有事呢？」Michelle伶牙俐齒，阿超無從反駁。

如是者，阿超便去應徵，而且順利獲聘，即時收到前期工資一萬元，並將在明天登上這艘郵輪，成為其中一名清潔部員工，開始這兩日一夜海上打工之旅。

「我聽日就上船，公司交畀你睇住先啦。」阿超一面收拾行李，一面對Michelle說。

「係係係，平時都係我一個睇住㗎啦，都無咩分別。」Michelle特意把聲線提高，話中帶刺。

阿超不好意思的說：「我都知你辛苦，所以我咪聽你話去打工囉，公司真係唔可以無咗你㗎。」

「哼！」Michelle故作生氣道：「你知唔可以無咗我啦咩？」

活了多世、通曉人情世故的阿超一聽這句便知語帶相關，但總不能否認她的確在公在私也對自己幫助很大，所以他擠出燦爛的笑容說：「梗係啦，你先係大佬，我會畀心機做好呢份工。」

「咁就乖啦，順便講聲你知，啱啱喺你interview嗰時我接左個job，內容係扮衰人，等委託人可以英雄救美。」Michelle冷冷的說：「衰人你做開，所以問題不大，時間係今晚十一點，地點轉頭send畀你，錢都收左，要做得好好睇睇。」

「咁趕？我驚做得唔好，而且我聽日就上船，今日應該要好好休息吓……」阿超嘗試拒絕。

「噢！咁我只好同個client講老闆唔接，打爛個金漆招牌，賠返double訂畀佢啦。」Michelle再次提高聲線說。

「咁又唔好，我做我做，品牌形像好重要嘅，點可以隨便打爛佢呢？」阿超只能無奈答應，Michelle再勝一仗。

晚上十一時，阿超根據指示，去到客人指定的地點──一間屋村糖水店，由於快要打烊，店內並沒有客人，員工也只有兩位，一位在店面，另一位在廚房。

阿超坐下，點了一碗楊枝甘露，不消兩分鐘便送上，此時阿超要開始工作了。

「唔該。」阿超接過糖水，往女侍應胸前一看，還特地碰了一下她的手，然後調戲道：「咦？隻手幾滑喎，平時搽開啲咩？」

女侍應嚇得立即縮手，匆忙逃回廚房，幸料阿超一把抓住她的手，繼續調戲：「Katherine，唔駛趕住走喎，都無客，坐低陪我食埋個糖水，順便傾吓偈。」

「喂，你唔好搞事喎，我糖水姊唔係好恰㗎，你會後悔。」廚房內的女工怒吼。

這位女工無論造型、樣貌、語氣和聲線都與「飯堂靚姑」有得媲美，但阿超一於很少理，因為今天他的人設是流氓，所以要賤到尾，直到委託人出現，並英雄救美。

「嘩！我先唔信，飯堂靚姑你收聲啦！而家我同呢位靚女傾緊偈，你繼續洗碗啦！」阿超相信他扮得越壞，越能襯托出委託人的好，英雄救美的計劃便越成功。因此他一不做，二不休，走過去拉着Katherine的手強行拖走，此時有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抓住阿超，阿超心想：「英雄終於出現，我終於可以收工。」幸料當他轉頭一看時，發覺竟然是飯堂靚姑，他心裡頓時罵聲四起。

「好，既然要扮衰人，咁就做得徹底啲。」阿超心想，然後用力一甩，飯堂靚姑便飛撞到牆上，Katherine立即上前查看，而阿超也在心裡為這一個舉動道歉了上萬次。

與此同時，一把男聲從店外傳入來，而且越來越近，越來越大聲：「Pat，你有無事呀？你呢個大男人竟然喺度蝦女人，有無搞錯？」

此人正是委託人潘先生，他一把推開阿超，雙眼充滿愛意的上前關心飯堂靚姑Pat，然後再轉身指着阿超破口大罵：「你呢條粉腸，竟然傷害我最愛嘅Pat，我唔教訓你我唔姓潘！」

說完更裝腔作勢，舉起拳頭準備好開戰，雖然他口裡說得好聽，動作也配合得宜，但雙眼卻不斷向阿超打眼色，阿超當然識相，拋下一句：「對唔住大佬！」便落荒而逃，不過卻在門前再次被潘先生拉着。

「大佬，做咩事呀？」阿超裝作驚慌之餘，更多的是真的不知潘先生拉着他的意圖。

只見潘先生指了那碗楊枝甘露一下，然後攤出手掌對着阿超，他便立即意會到是什麼一回事，於是快快的從口袋裡拿出數十元交給潘先生，然後便跑走了。

至此戲便演完了，阿超到了約定的地點等待潘先生的到來，整件事大概都依阿超所想發展，要說有什麼意外的話，便是女主角竟然是飯堂靚姑Pat，而不是樣子清秀的Katherine，但口味的事各有所好，也管不了別人，一想到自己今世想愛的人是男人，更覺得自己無資格評論其他人。

不知過了多久，潘先生終於來了，他對阿超的表現讚不絕口，開口第一句便是讚賞：「你演得實在太好喇，好彩有你喳！我暗戀咗佢好耐㗎啦，一直都唔敢表白。之前好幾次想開口，但又覺得差咁啲開場白咁，最後諗到呢個方法，雖然老套啲，但好彩佢都受，真係唔該哂你呀！」

「份內事嚟啫，接得你單job就一定會做好，呢個係我哋嘅服務宗旨。」阿超自豪的說。

「呢度係尾數，你點點，另外仲有啱啱嘅糖水錢。」潘先生充滿誠意的雙手奉上金錢，阿超確認數目正確便說：「下次再有啲咩需要幫都可以搵我哋。」之後便離開了。

在回去的路上，阿超回想這次委託，得出一個結論：無論對方長得怎樣，愛都會跨越一切，並且要有一些經歷才能拉近兩人的距離。

「不過具體要點做就之後再算喇，聽日上船有排做，今晚都係早啲抖好過。」阿超自言自語，然後踏着輕快的腳步回公司去了。

下秒鐘將地老天荒

下秒鐘將地老天荒

風和日麗，晴空萬里，萬里無雲，是一個適合出海的日子。

阿超一大清早便來到碼頭登船，雖然賓客登船是傍晚時份的事，但作為工作人員，為了熟悉船隻的運作和工作的守則，大會特地安排了一個四小時的簡介暨培訓速成必修班，好讓他們能為客人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主持這簡介會的是經理Macy，一個四十來歲的事業型女性，一身名牌和首飾，閃得令人不能直視。從她的外表、言行、衣着便可猜測到從來沒有男性生物會接近她。

「各位新人，我係Macy，呢艘瑪麗蓮夢號嘅經理，基本上除咗船長之外我係最大，成艘船嘅營運都係由我話事，大小事都歸我管，以我嘅說話為最終決定。」Macy說這番話時帶着霸氣，強得令人有點窒息，台下的人都對她沒有好感。

「今日嘅行程比較密，一點啲賓客就會陸續上船，三點就開船，所以我哋一點準時會完。喺呢艘船上面做嘢得一個守則：賓客至上。賓客有咩要求我哋都要滿足。而家會交由各部門主管教你哋工作嘅嘢同熟習環境，見到自己主管就自動波去搵佢。首先禮賓部主管Leo，之後餐飲部主管George，然後房務部主管Stella，跟住維修部主管Martin，再嚟清潔部主管Zeta……」當阿超聽到自己的主管後，便無視了Macy的發言，徑直去到Zeta身旁。

Zeta是一個五十出頭的和藹婦人，雖說是婦人，不過相貌皮膚保養得宜，看上去絕對比同齡女士年輕漂亮。她身上沒有什麼首飾，與Macy形成強烈的對比，我想這是因為方便工作的緣故才沒有首飾，只畫了禮貌的淡妝。

「等我數數先，一、二、三……」Zeta獨自在點人數。

「二十九、三十。OK，齊人。三十位新同事，嚟緊三日兩夜，成艘瑪麗蓮夢號同一百一十位賓客連一百位工作人員嘅清潔衛生就拜託你哋喇。」她九十度鞠躬，完全沒有架子，令一班新人感到不好意思，紛紛認真起來。

「其實我哋做嘅嘢係最輕鬆、最無關痛癢，但同時又可以話係最重要，我知係有啲難明，不過記住我哋係好重要就得。而家我帶你哋行哂成艘船，順便講埋要做啲咩啦。」Zeta說畢便帶領着三十人的團隊由最高層開始介紹。

瑪麗蓮夢號全長二百五十米，寬四十五米，高五十米，吃水八米，十層高，排水量十二萬噸，速度二十二節，最大載客量二千五百人，以柴電發力。這麼龐大的船只有一百三十位船員是極不合理的，而且只接載一百一十位賓客更是不計成本的行程，看來這些賓客真的是超級富豪。

分了兩部電梯，三十人終於抵達船頂，這裡是露天泳池和空中漫步，可能大家對空中漫步有點陌生，簡單介紹就是一條吊臂吊着一個透明球體，賓客進入球體後吊臂便會運作，可以凌空三百六十度看迷人的景色。

「喺呢層要做嘅嘢好簡單，除咗呢層嘅清潔外，每朝十一點半到十二點，同埋五點半到六點，仲有十

點半到十一點都係關池清潔嘅時間，呢啲都係我哋部門負責，特別注意空中漫步，經常有麻煩嘢要清。」Zeta說。

Zeta跟大伙說完這層的工作後，便往下走，第四至第十層除了第十層有一部份是駕駛室外，其餘全都是客房，工作跟酒店房務部差不多，都是普通打掃，也不多加贅述。

來到第三層，這層是宴會廳，無論是中式還是西式的宴會也在此舉行，除此之外，所有大型的活動都會在此層舉辦。過往曾經舉辦過拍賣會、舞會、賭局等等，這都是Zeta說的，而清潔部的工作都是基本清潔，不過由於此層全場都覆蓋着地氈，所以地氈的保養也是由清潔部負責。以功夫來說，這層是花費最多心機和時間的。

緊接着Zeta帶眾人來到第二層，這層有各種娛樂室，包括卡拉OK房、戲院、音樂室、圖書館，這裡除了一般打掃外，每次整點還要消毒，但都是看着機器操作而已，並不複雜。

然後到第一層，這層是另一層的娛樂層，遊戲機中心、board game房、精品店、服飾店、健身中心都在這，工作與第二層一樣。

然後便回到地下與甲板，這層除了數張梳化外便沒有什麼，要說特別都只是有一條連接地下到第四層的旋轉樓梯，與豪華大宅的一樣，扶手雕花，還有細小雕像在每條扶手的頭和尾，十分有氣派。而船頭甲板則設有露天茶座，還有數支望遠鏡，切合不同人士需要，但最特別，不能不提的是船尾甲板，這裡有一條樓梯通到船底的海洋奇觀，即是海洋觀光玻璃屋，可以清楚的看到海底世界。

「呢層清潔嘅嘢一眼望哂，係記住啲梳化係真皮，要用專用清潔劑，另外望遠鏡都係定時消毒，就係咁多，至於海洋奇觀，大家記得要將啲玻璃抹得乾乾淨淨，咁先可以將最靚嘅水世界呈現喺賓客面前，知道未？」眾人點頭，Zeta鬆了一口氣，然後輕鬆的說：「跟住就好快咁同大家講吓船員嗰part，follow me。」

Zeta一招手，一行三十人便跟着她魚貫進入樓梯後的秘道，直達船的下層，這裡是船的核心部份。

「船底呢度係成艘郵輪最重要嘅地方，呢度有引擎、有發電機、有淨水器、有冷凍房、有洗衣房，不過除咗洗衣房之外，我哋淨係負責船員房同員工休息室，呢啲都喺哂呢一層，即係B1，下面嗰啲唔駛理，都唔到我哋理，點都唔好落去，有無問題？」不知何解，說到這裡，Zeta有點詭異，令阿超十分好奇，不過既然他只是打工，也不打算多加理會，乖乖聽話就好了。

「最後嘅最後，」Zeta帶一眾人進入其中一間員工房，在床下底拿出救生衣對眾人說：「我哋瑪麗蓮夢號嘅求生設備全部都放哂喺每間房嘅床下底，有救生衣、水泡、急救包、螢光棒、哨子、能量棒、清水，做到一比一；另外救生艇都夠哂所有賓客同船員坐，你哋會見到全部都掛哂喺船身，自動充氣嘅。順帶講埋，每層每條走廊嘅頭尾都有消防用具，真係有咩突發事大家記得執生。」

「咁係咪要啲客走哂我哋先有得走？」其中一位新員工問。

「係嘅，」Zeta爽快答道：「如果你係全職嘅話，但好似你哋呢啲炒散，我哋唔會要求咁多，當然你哋做到就最好啦，唔得嘅都明嘅。」

眾人聽到後都議論紛紛，Zeta見狀便說：「放心喎，我哋出航不下百次，都未試過出事，你哋唔駛咁驚，況且今次個trip好簡單，唔會有意外。」大伙聽到後稍為放心了一點點。

「時間無多，而家教埋大家啲清潔用品點用，同埋正確嘅清潔方法，咁今日嘅教學就完喇。」Zeta說完便帶眾人到清潔室，這裡放滿各種器材用具，很多工具都大同小異，幸好全都分門別類，否則很容易出錯。

時間很快便到達十二點，Zeta帶領她的員工換好衣服便來到餐廳，船長安排了一個簡單的茶會預祝旅程順利，而這次是阿超第一次看到船長和副船長，他倆都十分年輕，大概三十出頭，而且兩人長相很相似，很易混淆。

「各位好，歡迎大家嚟到瑪麗蓮夢號，我係船長Freddy，呢位係副船長Jason，我哋係孖生兄弟，所以會有啲似樣，不過我就健談啲，佢就靜啲，咁就好易分到喇。」船長Freddy說話語帶興奮，令人十分想聽他說話。

「今次行程其實好簡單，一點啲客就上船，三點就準時開船，之後會一直駛出公海，到第二晚六點再返嚟泊岸，簡單行程，純粹畀啲客人輕鬆放鬆開心娛樂一下，有無問題？」Freddy問。

「無！」眾人難得的整齊回答。

「好，咁大家食埋呢餐，好好工作，let's party！」隨着Freddy興奮宣布，大家的心情和狀態也被他帶動，將所有對工作的擔憂都一掃而空，滿心期待這兩天一夜的工作。

「噹、噹、噹……」地下的古董大鐘響了十三聲，工作正式開始，乘客陸續上船，不消半小時，已有逾半賓客登船，他們有老有嫩，有單身貴族，有一家大小，亦有甜蜜兩口子，還有白頭到老兩夫妻，負責迎賓的船員逐一帶他們到所屬房間，並告知他們有茶點招待。

而負責清潔的阿超，此時正在地下待命，無靈魂的看着賓客登船。突然，他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一閃而過。

「點解佢會喺度？我有無眼花？同平時嘅佢咁唔同嘅。」阿超想去求證，但礙於正在工作，故不能離開。

然而令阿超驚訝的賓客不止一人，不久後，另一個令他驚訝的人也登上了船。

「吓？連佢都喺度？乜今次唔係超豪團嚟咩，點解佢都會出現？唔通係因為佢前面個男人？」阿超站着想得入神，剛巧其中一位小賓客興奮亂跑，結果撞上了阿超，自己跌坐在地上，雖然他沒有受傷，也沒有哭，還主動道歉，但他的監護人──年過七十的兩位老夫婦卻暴跳如雷，指着阿超大罵。

阿超極度無奈，但早上Macy的說話仍言猶在耳，就算他明知錯不在自己，還是要忍辱負重，連忙道歉，但兩老卻依然得勢不饒人，完全沒有停止的打算，旁人看到也替阿超不值，但沒有一個人願意伸出援手，直至那位小賓客出聲：「夠喇爹哋媽咪，根本唔關個哥哥事，係我自己亂跑唔小心撞到佢，要道歉嘅係我先啱。」

小賓客衣着帥氣，想不到是一把女聲，然而仔細一看，便會發現原來是位女孩子，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兩老原來是她的父母親，老來得女，難怪如此疼愛，幸好她明辨是非、待人謙恭有禮，未被父母寵壞，否則世界又會多了一個刁蠻任性的女孩了。

聽到自己的寶貝女出聲糾正，兩老態度立即一百八十度轉變，對阿超讚譽有加，轉變得如此快實在令

阿超措手不及，只能鞠躬道謝。

時間很快便來到三時，賓客大都已經登船，除了兩組共三人外，但由於此行是逾時不候，所以船準時開出，沒有一絲猶疑。此時船上賓客共一百零七人，船員一百三十一人。

海上假期阿超這麼多世也未試過，所以這次雖然是作為船員，但都十分期待和興奮，已經當自己是一半賓客了。

船上節目安排不多，只有第一晚的船長晚宴，其餘都是自由活動，而阿超和另外兩位清潔工正好被派往頂層負責清潔泳池和空中漫步。

「負責呢層都唔錯，起碼有啲嘢睇。」其中一位男同事明哥說，另一位同事車仔也認同，並加以附和：「今日見到有啲女都唔錯，如果佢哋上嚟游水就正喇。」

阿超聽到後沒有搭話，只是獨自走到一旁看風景，此時他在想的，只有那兩個身影。

船剛出航不久，已經有不少的賓客來到頂層，但並不是打算游泳，而是排隊等候空中漫步。那兩位男同事的如意算盤未能打響，只能失望的在崗位候命，隨時準備清潔。而阿超也心不在焉，沒靈魂的在工作。

工作的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便到晚宴時間，而在頂層有兩種人始終沒有出現過：泳客以及阿超看到的兩個熟悉身影，這令獲派在頂層工作的三人都狀態全失。

「晚宴肯定會出現，到時就知我有無眼花。」阿超心想。

一百零七位賓客魚貫入場，坐在早已安排好的位置上等待船長Freddy和副船長Jason的祝酒，而阿超想尋找的兩個身影，亦都是座上客之一。

「果然無睇錯，不過點解會喺度？一定要搵機會問清楚。」阿超看着他們，心裡正謀劃着過百個方法。

眾人引頸以盼，萬眾期待的正副船長也終於在十分鐘後出現在眾人面前。

「Welcome，welcome咁多位aboard瑪麗蓮夢號，」船長Freddy高興的說：「今次由我Freddy同副船長Jason帶大家進入一個緊張刺激又開心興奮嘅兩日一夜海上假期。誠如你哋報團嘅時候已經知，今次嘅trip賣點係寫意自由，我哋無活動安排畀各位，只希望你哋可以喺船上面relax，完全融入大海、感受大海，所以我都唔多廢話，我代表全體船員希望你哋enjoy今次嘅trip，cheers！」

隨着Freddy的「cheers」之後，盛宴正式開始，各款美輪美奐、色香味俱全、份量精緻、怎吃也填不飽肚的道道美食經由侍應傳到每位賓客面前。只能看着賓客們大快朵頤的滋味一點也不好受，此刻的船員都已經餓了，畢竟距離上一餐已經七小時。

船員的饑腸轆轆與賓客的肚滿腸肥形成強烈對比，就在船員口水大量分泌之時，一聲慘叫劃破了這晚宴會場，眾人的腎上腺素立刻上升，饑餓的感覺也一掃而空。

「有屍體呀！」剛才的尖叫來自一位端莊的女士，大家循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窗外除了無盡汪洋之外，的確吊着一個人，樣子被斬得血肉模糊，而從他身上已經凝結的血液來判斷，應該死去數小時，

而他的傷口有的較幼，有的較粗，很明顯是由兩種凶器所造成。

「大家唔駛驚，我哋會處理好。」船長Freddy立即出來安撫眾人，但現場有很多人已經立即被眼前景像所嚇倒，立刻吐了，滿地嘔吐物。

「呢個乜水？全船所有人都喺哂度，點解會有多一個人嘅？」這是阿超的第一個想法。

「等等，我認為唔應該郁佢，以免破壞現場環境同證據，直接放喺度等警察調查好啲。」其中一位留着「羊咩鬚」的男賓客在人群中喊道。

「梗係唔得啦，我哋要尊重死者，點可以由得佢喺出面日曬雨淋㗎！」一位梳着長卷髮的女士反駁。

「係囉，同埋咁樣繼續望住條屍，想嚇死人咩？呢度仲有細路仔㗎！」那位年過七十的老婦人說。

一時之間情況變得混亂起來，各人你一言我一語，各執一詞，激烈得還差點大打出手，幸好此時船長Freddy及時發聲令眾人都安靜下來：「大家冷靜啲，由於我哋而家喺公海，所以警察係唔會嚟，鑒於對死者嘅尊重同案件嘅調查，我哋會先影相拍片記錄低成個事發現場，然後再將條屍保存好。不過想請問咁多位，有無人係警察、醫生、護士、法醫之類？如果有嘅想你哋幫吓手。」

眾人面面相覷，就是沒有人站出來，Freddy見狀只好打圓場說：「無都唔緊要嘅，咁就跟我啱啱講咁做，大家覺得不安可以返房先，我再次為發生慘劇同大家道歉。」

大部份賓客聽到後便返回房間，只有小部份好事之徒留在宴會廳看熱鬧，而Macy和Jason仔細為屍體和現場環境拍了照片和影片後，便吩咐數人把屍體放下，包好再運往冷凍房妥善保存，而阿超正是其中一位不幸被選中之人，但正因為這樣，他有近距離查看現場環境和屍體的機會。

屍體由上一層的客房吊下來，而那間客房是沒登船的其中一位賓客廖先生的房間，而那位未登船的賓客，由他身上的證件得知，正正就是眼前這個死者。由血液凝結的情況來看，船上所有人都可以是凶手，但屍體被放下時，全船人都在宴會廳，這又變成不可能犯罪，究竟是有未知的人在船上匿藏，還是兇手用了什麼詭計？

可惜縱使投胎多次，但推理這回事始終不是阿超的強項，況且他現在擔心的始終是那兩人的事，所以還是奉命行事好了。

當阿超從冷凍室上到地下時，有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眼前，此人正是Michelle。

「你點解喺度？公司點？」阿超問。

「吓？咩呀？我嚟海上假期囉，公司梗係休息啦，況且接生意都係網上嘅，邊有客walk in㗎？」Michelle理直氣壯地說，阿超也差點被她說服到。

「喂，唔係，等陣先，你叫我嚟返工，即係早有預謀？」阿超往陰謀論方向想，還不忙問道：「阿瞳都喺度，都係你一早計劃好？」

「黐線，你唔好諗到我咁神通廣大先得㗎，我點會知佢都喺度啫，我諗住同你一齊放個假喳。」Michelle噘嘴道。

「係咩？多謝你嘅好意，不過而家個假泡湯啦，有命案死咗人。」阿超無奈道。

「所以我先過嚟搵你，我覺得件事唔係咁簡單，嚟緊仲會有人死。」Michelle肯定的低聲道。

「點解咁覺得？」阿超不解，但被她信心十足的樣子所影響，相信了。

「因為套套戲都係咁。」Michelle自信的說，這答案令剛才還相信她的阿超立即覺得自己是笨蛋。

「救命！以為你有咩發現咗，原來亂嚟。算喇，今次你個假期都唔會開心㗎啦，之後再補返啦。話時話，其實呢個trip幾錢？我睇應該唔平，點解你畀得起嘅？同埋個trip其實有咩節目？」阿超好奇的問。

Michelle疑惑的說：「幾錢？你唔知㗎咩？問返我都有嘅。佢話寫意自由，無講有咩節目喎……」

「真係奇怪，你返房先啦，我仲要執埋啲手尾。」阿超打發走Michelle後，便獨自回到宴會廳，豈料又遇到另一個熟悉的身影──阿瞳。

「嗨，估唔到會喺度都遇到你，你間萬事屋無做啦？又會喺度做清潔嘅？定呢度有委託？」阿瞳連珠砲發。

「我見到你都覺得好神奇，都話我哋有緣㗎啦。說來話長，我間萬事屋仲有做，不過就唔係接到委託先嚟打工嘅，總之就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啦。話時話，呢個trip以我推算應該唔平，你嚟到係因為嗰個男人帶你嚟？」阿超回話，話中帶點醋意。

可是阿瞳感受不到那股微微的醋意，只是高興的答道：「乜你見到Frank少？係呀，佢帶我嚟㗎，佢係我老闆，今次嚟係同個客傾生意，搵我做助手，不過……」

眼見阿瞳欲言又止，阿超按捺不住自行腦補：「不過個客無出現，然後就變咗淨係同你嚟玩？」

阿瞳搖搖頭，冷靜的說：「本身我哋都以為個客無嚟到，不過啱啱晚宴終於見到佢，只係我哋唔會再同佢傾到生意。」

阿超聽到後本來不明白，但數秒過後便猜到箇中意思，那位客人應該就是被虐殺的那位賓客。

「你覺得仲會唔會有事發生？」阿瞳問。

「我都唔知，最好就留喺房唔好出嚟，就算出都唔好自己一個人出。」阿超叮囑道，然後送阿瞳回房，自己再到宴會廳跟Zeta報到。

「你咁遲嘅？以為你出咗事，擔心死我喇。」Zeta一看到阿超便很着緊，差點哭出來，阿超也被她嚇怕了，謊稱剛才肚痛去了洗手間。

「Macy，我哋清潔部齊人。」Zeta透過電話跟Macy匯報，Macy也下達了指示，Zeta恭恭敬敬的遵循。

「今晚我哋清潔完宴會廳同出面就可以收工，辛苦大家，我都會落手同大家一齊做。」Zeta說完便分配工作，阿超又再次被分配到清潔案發現場。

血跡在光滑的表面上其實很易清洗，不消一會便清潔乾淨，當阿超拿着裝滿血水的水桶想倒時，不經意由倒影發現廖先生房間的窗邊有人鬼鬼祟祟的偷看。他抬頭一看，該人影立即縮回房內，阿超大喊：「邊個？咪走！」之後他拔腿跑到上一層，不過結果可想而知──人去樓空。

「可惡，咁鬼祟肯定係兇手，可惜畀佢走甩咗，唯有睇吓佢有無啲咩蛛絲馬跡留低。」阿超心想，而同時其他賓客和跟阿超一起的清潔工也趕至現場查看。

阿超地氈式搜查整間房子，不過並未有什麼發現，而想不到此一叫竟連正副船長也驚動了，他們也趕到，Freddy更立即開口問道：「係咪捉到兇手？」

阿超搖搖頭，跟Freddy和Jason報告剛才的事，或者是卸下了正副船長制服的緣故，Freddy和Jason的感覺都跟之前不一樣。

賓客們聽到Freddy提到兇手後都顯得人心惶惶，擔心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紛紛要求搜查整艘船，揪出兇手。

「都傻嘅，個兇手會咁蠢喺度畀人捉咩？一定會消毀哂啲證據先啦。」此番說話出自一把稚嫩的聲音，無錯，正是那位撞到阿超的小女孩，她一臉自信的說：「呢啲三歲細路仔都識啦，你話係咪呀，捉貓俠？」

阿超聽到這個稱號起先有點錯愕，但很快便回過神答道：「無錯，我都係咁諗，所以我覺得搜船無咩用，反而查吓死者嘅背景之類仲好，但呢啲唔到我哋做，交畀警察啦。」然後阿超對着小女孩說：「不過你竟然知我呢個朵，做過功課喎。」阿超佩服起小女孩來。

小女孩沾沾自喜，繼續說：「不過我已經知兇手係邊個，佢啱啱喺我間房前面跑過。」然後她眼神凌厲的望向眾人，說出經典台詞：「兇手，就喺我哋入面！」

「真係？」

「咩話？」

「係邊個？」

賓客都很驚訝，正副船長也擺出一副吃驚的樣子，但小女孩賣關子道：「我要解開埋佢點放條屍落嚟嘅手法先得，等佢無得抵賴，反正聽日六點之前佢都走唔到，唔駛咁急。」

說完之後，她先讓眾人回房間，自己則獨自調查，而阿超因為害怕小女孩有危險，所以亦留下來，另外還留下來的有Michelle和阿瞳。

「你咁樣喺一大班人面前高調宣戰，如果兇手真係喺入面，你會好危險。」阿超擔心道。

「咁刺激嘅嘢，你唔駛旨意想丟低我。」Michelle對阿超說。

「我都想幫手。」阿瞳道。

「其實我都係亂講，希望引到個兇手出嚟。」小女孩原來是賭一把命，眾人聽到後都感到她的膽量跟

年齡不符，於是眾人在房間推理和調查，就是找不到任何線索。

「其實今次仲有兩個人無上船，會唔會咁啱都……」阿超提出假設。

其餘三人異口同聲：「不如去fact check吓。」這驚人的一致性使他們都笑了。

「你哋喺地下嗰層等我，我去睇吓佢哋間房喺邊。」阿超說完便進入了員工秘道，找到了賓客名單，確認了他們的房間是第六層的十號房。

阿超跟他們再次會合後，便去了那間房，房內佈置完全沒有異樣，都是交房標準，換言之是真的沒有人進入過。

「呢間十號房，嗰間又十號房，有無咁啱呀？定唔通……」Michelle又腦洞大開，但卻被阿超阻止了。

「唔該你唔好再用啲戲嘅情節套入現實當真。」阿超沒好氣的說。

他們調查完無異樣後便離開，此時小女孩年邁的父母氣喘吁吁的來到，老父親說：「阿女，你想嚇死爹哋媽咪咩，突然唔見咗，而家有殺人犯喺度，一陣你有咩意外咁我哋點算？」說着說着，老父親哭了起來，老母親摟着他，帶着小女孩走了。

「返咗去都好，起碼會安全啲。」阿超心想。

「或者我哋都返房休息先，而家都無咩新線索，可能瞓醒頭腦清晰啲會有新發現。」阿瞳打了一個呵欠，阿超和Michelle也被傳染一起打了，於是便決定回房間休息。

他們先送Michelle回房，再送阿瞳，最後阿超獨自回去。可是阿超在床上輾轉反側，就是睡不着，最後毅然決定去船底的海洋奇觀看魚放空一下。

凌晨的海洋，沒有魚，沒有光，黑漆漆一片，一片死寂。

看着無邊黑暗的海洋，阿超忽發奇想：「如果普通殺人，點解唔直接拋條屍落海？完全神不知鬼不覺，要咁吊喺度畀人睇到，個兇手擺明話畀人知佢殺咗人啫，但整爛哂塊面又係咩玩法？唔想畀人知條屍係邊個？但又唔丟哂佢啲身份證咁大意？定其實呢啲一切都係特登，係另有目的？」

在阿超沉思的同時，船上引發了一陣騷動。

船上的賓客和船員騷動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聽到船長Freddy的公告，在空中漫步發現了另外兩個受害者，面部同樣被劃得難以辨認，身上同樣是有兩種凶器造成的傷口，而從屍體上的證件得知，他們正是另外兩位未登船的賓客。

阿超聽到公告後立即趕上船頂，整個空中漫步入面注滿了暗紅色的血液，這是氧化了之後的結果，說明他們已經死去一段時間。

案發現場和屍體狀況都已經拍下了影片和照片之後，屍體便被移送到冷凍房。

「又多兩個受害者喇……」

「我哋究竟有無命落船？」

「我唔想死住……」

「究竟邊個係兇手？」

這些類似的聲音不斷在人群中滋生，船員和賓客們都開始警惕着其他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逐漸消失。在漆黑公海上的一顆夜明珠，寧靜的殺機已悄然而至，一場被策劃的腥風血雨正要展開。

「我諗今晚我都係瞓唔到。」Michelle悄悄走到阿超身邊，小聲的說。

「我諗應該無人瞓得着。」小女孩突然出現並插話。

「嗯。」阿超簡單回答，然後開始整理思緒：「兩單嘢都係同樣死法，睇嚟都係相同人做，三個死者本身會唔會有咩關係？同埋有兩樣嘢我一直都覺得好奇怪。」

「係咩嘢？」此時阿瞳都來到，身後跟着一個男子，正是Frank少。

阿超第一次正面見到Frank少，本應該打招呼，但一時間又說不出什麼，只是回答：「第一樣係請人。點解要請新船員？之前嗰啲船員呢？第二樣係船飛錢。一艘咁大嘅郵輪，載客都二千五百人，但而家載二十分之一嘅客都唔到，點解會咁少？啲船飛咪超貴？」

想不到Frank少是第一個開口的人：「第一點我就暫時無咩高見，但第二點我答到你一樣嘢，啲船飛一啲都唔貴，同平時啲郵輪差唔多，都係幾舊水，不過個客畀我嘅，所以幾舊水都慳返。」

「我都係，我仲以為係你喺度返工所以有飛送，畀我放下假一齊嚟玩吓，唔怪得你之前咁嘅反應……」Michelle也搭話，聽得阿超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我係學校家教會抽獎抽返嚟嘅。」小女孩說。

「即係全部啲飛都唔駛錢？有無咁啱啊？越嚟越怪。」阿超感到匪夷所思，然後又想到一個問題問：「咁點解大家都着到咁隆重？好似去撼咁？」

「打去登記嗰時佢叫嘅，話有dress code。」Michelle回答，其他人也點頭同意。

的確，賓客連同受害者，大家都是盛裝出席，沒有例外。但令人不解的是，三名死者都是無點名，換言之即是在登船前已經被殺，然後再運上船，但賓客中又看不到有能放下一個人的行李，而屍體又是完整無缺的，究竟是用了什麼手法？這點讓阿超很苦惱。

突然，人群中有人發出慘叫，然後傳來很多人的尖叫。阿超回頭一看，發現人們在四處逃竄，剩下一位女士在血泊中抽搐，手中握着一把小刀。

「自殺？」阿瞳疑惑。

「唔係，係謀殺，佢啲血喺背脊噴出嚟，自殺又點會插背脊咁難？」小女孩說。

當他們還在討論之時，不同人群中陸續有人被殺害，當中有船員、有賓客，從這情況看來，兇手有數人，而且隱藏得很好，這麼近距離行兇都未被發現。

眼看目前情況越趨混亂，船長Freddy立刻透過廣播宣布：「各位，而家情況非常混亂，兇手睇嚟有好多人，我哋捉唔到，都分唔到，雖然好遺憾，但都係要靠你哋自保，我哋……」之後廣播傳出爭吵聲和沙沙聲，十數秒後便戛然而止。

眾人在惶恐之下都安靜等待後續，豈料再說話的是另一把聲：「咳咳，接住落嚟為大家準備嘅係今次旅程講明嘅寫意自由活動，遊戲時間到聽日返航就結束，勝出嘅人會有獎。Let's party，game begins！」

在場所有人都一臉迷茫，但殺戮並未因而停止，反而變本加厲，殺得更狠，有更多被害者，行兇之人一瞬間增加了不少，當中有些是為了自衛而逼不得已，無論如何，場面已經一發不可收拾。在場的人都開始尋找武器保護自己，在不知敵我的情況下，但凡有人走近都會主動攻擊對方，這場被策劃的腥風血雨終於正式展開。

「情況危急，是但攞啲嘢自衛先，最好大面積啲可以容易擋到攻擊，我哋擺個方圓陣徹退返落去，搵個易守難攻嘅地方做據點，好好保存實力，唔知一陣會發生咩事。」這段話本是阿超想說，但被Frank少搶先了，他成為了大伙的領袖。

「我要去接埋我爹哋媽咪先。」小女孩說。

「佢哋喺邊？」Frank少問。

「喺房，六樓。」小女孩說。

Frank少看了眼前景像，再細心盤算後回答：「睇怕我哋未必有咁嘅時間，我唔可以令成team人因為你父母而陷入危險。」

小女孩聽到後雙眼通紅，此時阿超立即安慰道：「唔緊要，我同你去接佢哋，佢哋一定會安全無事。」小女孩聽到後心情頓時好了，面露笑容，然後阿超轉身對Frank少說：「我自己一個去，唔駛大家都冒險，咁無問題啦？」

Frank少只是冷淡的回道：「條命你自己嘅，自己為自己負責，我無意見。」然後大伙拿了不同武器，以方圓陣退到樓梯，此時的船頂已血流成河，泳池變了鮮紅色，如果真有人間煉獄的話，說的便是眼前的景像了。

大家一路撤退到六樓，途中也沒有遇到其他人，或許大家還是留在船頂撕殺。

「我同佢去接佢阿爸阿媽先，一陣喺gym room再見，gym room多嘢有機會用得着。」阿超對Frank少說完便跟他們分道揚鑣。

小女孩帶着阿超來到房間前，用匙卡打開了門，只見兩老依然熟睡，小女孩便立即跑去叫醒他們，可是他倆不醒人事，阿超亦走近查看，發現他們已經斷氣了，頸部有明顯被勒的瘀痕。

「對唔住，但佢哋已經……」阿超低頭攬着小女孩說，小女孩不斷掙扎，沒有痛哭流涕，因為她始終不願相信眼前的景像。

另一方面，Frank少率領眾人來到卡拉OK房前便停下，然後說：「呢度應該好啲，得一個出入口，而且外面人睇唔到入嚟，安全好多。」

「但阿超話gym room。」Michelle嘗試阻止他。

「突然轉咗，佢哋搵唔到我哋點算？」阿瞳也幫忙遊說。

「呢啲情況當然要執生，有更好選擇唔通仲去揀過差嘅？」Frank少一句便令他們閉嘴，乖乖跟着進入卡拉OK房。

縱使小女孩不願相信父母已死，但事實放在眼前，她也只能接受，當他們打算離開去gym room會合大伙時，房外傳來了急促的腳步聲。從遠到近再到遠，而且不是一人，而是數人。

情況危急，阿超示意小女孩安靜，然後自己走到門前，從防盜眼看外面情況。有兩位手無寸鐵的賓客被五位全副武裝的人逼到牆角，這五位人士由船員和賓客組成，他們身穿救生衣當作護甲，手拿消防斧頭及滅火筒當作武器，經過一輪暴打後，兩位賓客慘死，然後他們便離開了。

阿超看到這畫面嚇得不知如何反應，但他確定一樣事情──人們徹底瘋了，要活命必須戰鬥。他從床底拿出急救包，把所有物資都帶上，再在房裡製作簡單的裝備，把兩張椅子拆了，製成盔甲讓小女孩穿上，令她的防禦力和生存機會大大增加，而自己則用椅背製成盾牌，椅腳造成長矛，然後便往健身中心出發。

此刻，在卡拉OK房的眾人，把椅和枱搬到門前堵住，然後安靜等待事情告一段落，最少Frank少是這樣想。

至於阿超，他從防盜眼確定走廊安全後，便帶小女孩悄悄的離開，他們從樓梯往下走，沿途有不少屍體和傷者奄奄一息，可是他們都愛莫能助，畢竟以現在的處境來說，他們也自身難保，只求不會遇到具攻擊性的人。

但世事往往都會朝最不理想的方向發展。他們來到第二層，正想去第一層時，在旋轉樓梯的另一端，剛才那群殺紅了眼的人正正就在阿超面前，而且還是撞過正着，躲也躲不了，戰事一觸即發。

「明明差少少就去到gym room同佢哋會合，但偏偏遇到呢班人，呢場仗唔打唔得。」阿超說完，便命小女孩躲到一邊，自己獨自應戰。

要一個打十個，除非是葉問，否則都無勝算，但現在只是一個打五個，對身經百戰的阿超來說，絕對是小菜一碟，但他都想盡量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可是對方拒絕談判，只想訴諸武力。

有見及此，阿超先聲奪人，把長矛擲向五人中看似最難對付的男賓客，他猝不及防，應聲倒地，其餘四人看到後有點慌，而阿超乘勝追擊，跑去屍體取回長矛，再揮舞數下，再有三人倒地，只餘下一位女賓客跌坐地上求饒，可是阿超已經進入了戰爭狀態，對敵人不帶半點憐憫，手起刀落，最後一人也成為刀下亡魂。整個話程不出兩分鐘，世上便多了五個亡魂。

「你好勁呀！」小女孩既吃驚又讚嘆道。

「呢啲小意思，我哋快啲去搵佢哋先，廢事一陣又有人嚟。」阿超說完便和小女孩跑到健身中心，可是等待他們的是一部部冰冷的健身器材。

小女孩遍尋不獲其他人，連同剛才喪親之痛，終於忍不住流下淚來。

阿超也非常自責，低頭呢喃：「估唔到我哋今世都係無下文……不過點都要活命！」他頹廢了不過兩秒便振作起來，帶着小女孩找安全的地方。

「我哋去邊？」小女孩問。

「員工休息室，有嘢食有嘢飲，可以頂到一排。」阿超說，之後他們便經員工秘道往員工休息室進發。

船底意外地並沒有人，他們一路暢通無阻，順利到達員工休息室，封好門後便隨便拿了東西吃，而小女孩身心疲累，很快昏睡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船頂安靜了，卡拉OK房外安靜了，整艘船也安靜了，互相殘殺的人也相繼倒下，只餘下少量的生還者。而這場互相殘殺的主謀在此時開始行動，展開最後的清場殺戮，十二個身影在日出的晨光中終於展露了真面目，看到的人無不吃驚，但亦無一生還。他們逐層搜索，只要還有氣息都會補上一刀，確保完全斷氣，手法既兇殘又乾淨利落。

終於，他們來到卡拉OK房前，房內的Frank少、阿瞳和Michelle面臨着最大的危機。十二個殺人如麻的兇手，在一輪猛撞亂踹之後，總算把房門踢開，而在房內的三人，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十二人在房內經過一輪搜尋始終找不到半個人影，其中一位急躁男說：「搞咁多嘢入面蟲都無條？」

「嘭」的一聲，門被大力關上。

「啪」的一聲，門被桿鈴封鎖了。

「嚓」的一聲，書本被燃燒了，煙由門縫湧進房內。

「陷阱？」其中一個女人說。

「雕蟲小技。」其中一個彪形大漢說，之後便一腳踹在門上，門卻紋絲不動。

「讓開，等我嚟！」其中一個大胖子說，然後全速衝向門，但門都還是沒有變化。

「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其中一個冷靜的男人說：「你哋又踢又撞做乜？道門係拉㗎嘛！」之後他拉下門把，雖然未能立即打開門，但門總算打開了一丁點。

房內濃煙越來越多，其中一位女士被濃煙嗆到，咳嗽着說：「快啲開門，就快無氧氣要窒息。」

「睇嚟佢哋搵嘢攔住咗道門，無咁易開到，我哋直接打爛道門會快啲。」其中一個足智多謀的說，然後命大胖子用斧頭把門劈爛。

「徹退。」Frank少說。

「跟我嚟。」阿超帶着大家去到員工休息室。

「好彩你估到幕後黑手會嚟執手尾，唔係我哋實一齊攪炒等死。」阿瞳稱讚說。

「因為成件事都太可疑喇，所以我覺得唔會咁簡單，而家雖然有十二個人出現，但唔知佢哋係咪最終boss，定背後仲有人，不過諗到呢條計，Frank少應記一功。」阿超由衷佩服他。

「我諗到就基本，不過都要你諗到用阻力帶先做到呢個陷阱。」Frank少把功勞分一半給阿超。

「點解唔讚埋我？」小女孩問：「係我堅持佢哋仲生存緊，要去搵佢哋喫喎。」

「好彩有你，你最叻女，比我老闆仲叻。」Michelle讚許道。

「但係危機仲未解除，我哋仲要對抗嗰十二個人，我指嘅係四胞胎船長同其他部門主管。」阿超說。

「真係估唔到船長係四胞胎，仲做戲扮被殺。」阿瞳感到受騙而有點不忿。

「或者唔只係四胞胎……」小女孩說。

「不過我有少少估到點解要請新船員同埋啲船飛係送。」阿超心寒的道。

「你想講每次都係一個殺人遊戲，每次啲人都死哂，要請新人同送飛搵賓客做參加者？」阿瞳說。

阿超點頭，此時他們按計劃兵分兩路，阿超和阿瞳到海洋奇觀，Frank少、Michelle和小女孩到駕駛室。

「記住着好救生衣，同埋準備定救生艇，我哋一陣再見。」阿超說完便跟他們道別，獨自留下做誘餌，故意被船長十二人看到，引導他們到海洋奇觀──一個為他們準備的葬身之地。

「唔好走住呀！」遠處傳來Zeta的聲音，阿超停下了腳步，看到她由遠處蹣跚走近，她續說：「等埋我，救我，我受咗傷。」

阿超本想上前救助她，但看到她鞋上沾了灰，便打住了，頭也不回的向海洋奇觀奔去。

「好惡，咁都畀佢識穿。我哋一齊去隊冧佢！」Zeta號召其餘十一人一起前往海洋奇觀，不過走的不是船尾甲板的樓梯，而是經船底員工秘道落去，再由維修通道進入海洋奇觀──一條只有主管以上和維修部才知的通道。

「Surprise！喺度等緊我哋？嘻嘻嘻嘻……」Zeta從阿超和阿瞳背後出現，嚇了他們一跳，亦打斷了他們的計劃，殺了他倆一個措手不及。

「點算？」阿瞳以眼神代替說話，問阿超。

「我都唔知，執生啦……」阿超同樣以眼神回應。

說時遲那時快，Zeta、Macy、Leo、George、Stella、Martin六人同時飛撲上前、襲向阿超和阿瞳

，阿超身經百戰，輕易避開，奈何阿瞳卻吃了George的衝撞重擊，直接撞向玻璃。

阿超本想去查看阿瞳情況，可是Zeta、Macy和Leo三人把他重重包圍，他也自顧不暇。至於阿瞳，他勉強站起來，但依然處於劣勢，被耍得冰冰轉。

刀光劍影間，阿超心生一計，他邊躲邊移近阿瞳，雖然Leo有嘗試阻止，但阿超還是憑他多世經驗達成目的。兩人會合後，阿超在耳邊跟阿瞳說他的計劃，雖然阿瞳聽完後面有難色，但還是接受了，接着便開始行動。

阿超握實阿瞳的手，好讓他能跟着自己移動，東躲西藏後，阿超總算送他到出口，而阿瞳頭也不回的逃走，還不忘把門牢牢封死。

「而家無包袱，可以專心對付你哋喇！」阿超意氣風發，不過也只限嘴巴呈強，始終面對着手持武器又身經百戰的殺人狂，絕對不是輕易能應付到。

阿超拿着椅腳開始跟他們對打，可是接第一招，椅腳便被砍斷，連唯一的武器也沒了，只有死路一條，或者把閃避點滿，然後尋找逃生機會。

「啱啱唔係好威咩？叫個幫手走，而家無人幫你執屍喇。」Macy說話依然尖酸刻薄。

「哈，而家先係戲肉，一切都跟住我個plan run緊，你哋好快就會葬身喺度。」阿超自信滿滿的道。

「哼！死到臨頭仲咁口硬，我睇怕你會畀我哋當玩具咁玩，慢慢折磨而死就有份。」Martin說。

阿超冷笑一聲，沒有多說話，而其餘六人便開始進攻。面對他們猛烈且不間斷的攻勢，阿超只能四處躲避，直到被逼到玻璃，眼見再也不能躲，Stella便率先拿起鐵鎚揮向阿超，但敏捷的他低頭一縮，Stella揮空了，一下打在強化玻璃上。

其他人見狀也不等了，一起聯手攻擊，幸好阿超都能避開，使他們的攻擊全都打在玻璃上。

「你哋係想打我定打玻璃啊？」阿超故意惹怒他們，使他們攻擊得更瘋狂。

「你哋慢慢玩，我哋去搵其他嘢玩。」船長與其餘五人經通道離開，阿超也總算知道了逃生之處。

「放心，好快嚟搵你哋。」George說。

「乜係咩？我諗係你哋好快會輸畀我就真。」阿超繼續對他們用激將法。

「你收皮啦淨係識得避嘅死廢柴，前世你係甲由呀？」Zeta嘗試以激將法還擊。

「咁你都知？不過上世唔係，之前有一世係。」阿超認真的回答，這令Zeta更火大。

接着又是一輪猛攻，當中有數下擊中阿超，但大部份都打在玻璃上。阿超慢慢移動到他和阿瞳之前準備好的陷阱前，但這位置離通道大約十米，而且還要拐彎。要發動陷阱同時逃離六個殺人狂還要順利跑到通道鎖門，時間只有數秒，實在有點難，但這是唯一取勝的機會，再難都要成功。

「其實你哋打咁多次先得幾次打中我，唔劫咩？唔洩氣咩？駛唔駛抖吓先呀？」阿超挑釁道，這反而

令他們意志更旺盛，繼續奮力猛攻，當然都是打在玻璃上。而他們邊打，阿超亦邊留意玻璃情況，雖然很微小，但裂痕最終還是出現了，這歸功於阿瞳事先做的手腳。

「再頂多陣就得。」阿超心想，而在此時，George以肥大的身軀撞向阿超，阿超走避不及，被撞到玻璃上，這是一個致命的失誤。

這衝擊力之大，直接把他撞到骨裂，還扭傷了腳，雖然他立即站起來，但移動力和閃避的能力直接減半，這對阿超接着要進行的計劃有着不能估計的影響，而且更因此承受了多次攻擊，全身多處都被砍傷或打傷。

「做咩呀甲由，唔避啦咩？」Zeta趁機嘲諷。

「見你哋打咁耐都唔中，怕你哋太大挫折，所以畀你哋打返幾吓，平衡返你哋心理啫。」阿超依然嘴裏不饒人，勉強爬起來道：「而家我抖夠，你哋又會打唔中喇。」

接着的攻擊，阿超躲開了一半，但有一半還是命中了，而玻璃的裂痕則越來越大，越來越多。

「差唔多喇。」阿超笑道，同時他知道這次自己是逃不掉了，已經有犧牲的打算，只是不甘今生還未能跟阿瞳有好結局。

「差唔多準備受死？你都算幾清楚，仲口口聲聲話喺我哋葬身之地，我諗留返畀你自己用啦。」Macy高傲的說。

「哈哈，我都估唔到要同你哋一齊用。」阿超依着玻璃勉強爬起來，並沒有什麼主角光環、主角威能的加持，也沒有奇蹟的發生，他已有死的覺悟，用盡力氣喊最後的遺言：「我會搵埋你哋一齊陪葬，一換六好抵。」

「你收皮啦！」Stella怒氣衝天，帶領其他人一起攻擊，但還是落空了，不過不是因為阿超還有力氣躲避，而是因為他已經昏倒所以跌坐地上。

至於這次用盡力氣的攻擊亦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玻璃有一處被打碎了，海水先由裂縫滲入，然後因為壓力的關係，水流加大，入水處增加，玻璃亦因海水壓力而爆破，與其說海水湧入船內，倒不如說他們已身在海中更貼切。而這全都是一瞬間的事，他們六人也未及反應，待回過神來已經無處可逃。

按理來說，在海底八米要游上水面絕非難事，一般人就算未經訓練也能做到，可是身處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之下，那股吸力會把人緊緊吸着不放，就算在水面也未必能游走，更何況在沉船的正中央？>)這六人戰死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而身穿救生衣的阿超便要看天意了，始終他已經昏迷，不能自由活動。

除了海底奇觀這戰場外，同時另一面由Frank少帶領的一行人亦已經登上救生艇。

「阿超呢？」Michelle看到阿瞳便着急問。

「事情有變，計劃都改咗少少，但你見成艘郵輪都沉緊，即係計劃成功咗，佢應該好快就出現，等多陣。」阿瞳對阿超充滿信心。

現在是跟時間的競賽，郵輪下沉的速度越來越快，船尾已經整個都沉到海裏去，所造成的吸力令救生艇搖晃得很厲害，接近翻艇。

「等唔到喇，仲唔走，我哋都會受牽連，一齊葬身大海㗎！」Frank少審時度勢所說的話不無道理。

「再等多陣，佢應該嚟緊㗎啦。」阿瞳和Michelle都哀求道。

此時船頭出現了人影向他們揮手，他們看到後便駛過去接載他，豈料駛近之後發覺這人原來是船長Freddy，或者是Jason，又或者是四胞胎中的其中一位，更甚的是，其餘五人從死角跑出來，齊齊跳上救生艇，作最後撕殺。

「今次你哋走唔甩喇。」Freddy狡詐的說，然後一手捉起小女孩丟下海，其他人都反應不了並未加以阻止，幸好她身穿救生衣，未至於那麼快有危險。

接着Jason也開始行動，在狹窄的救生艇上揮舞着開山刀朝阿瞳亂斬，他以桌球棍抵擋，但只是螳臂擋車，很輕易便被砍斷。黃雀在後的Freddy亦趁此時從Jason身後伸出鈎爪襲向阿瞳，千鈞一髮之際，Frank少捨身上前，以肉身為阿瞳擋下致命一擊，並捉着Freddy的手不放，大喊：「快啲用碌棍隊佢！」

阿瞳如夢初醒，拿着被砍得尖銳的桌球棍向Freddy的手刺去，下一秒，如洪流的血由頸的大動脈噴出，原來是Michelle給了他重要的一擊。

「大哥！」其餘三兄弟同時大叫，Freddy只摀住頸沒說什麼，一路後退直到船邊，然後失平衡墮海。

既憤怒又悲傷的Jason以凌人的眼神盯着Michelle，呼喊道：「Bill、Chucky！」這兩人正是另外兩位四胞胎兄弟，他們完全心靈相通，不必多言便以手中利刃刺向Michelle。她防不勝防，只能本能的以雙手格擋，結果雙手被刺穿，但總算暫時保住一命。

阿瞳見狀，隨手拿起什麼便當武器，走到Michelle前面保護她，但他能拿到的，只有斷掉的桌球棍而已，Bill和Chucky自然不放在眼內，何況還有暴走的Jason？

「Vincy、Winki！」Jason再喊另外兩位同伴，她們立即趨前，分別手拿鋼絲繩，同時撲上去襲擊阿瞳和MIchelle，把他們的脖子緊緊纏着，縱使他們極力掙扎，但都是徒勞無功。越是掙扎，Vincy和Winki越是興奮，頸勒得越緊，很快便出現血痕。

小女孩很想幫忙，鼓起勇氣，全速衝刺，試圖撞倒Vincy或Winki，但盛怒的Jason卻不打算給她任何機會，在她衝刺途中把刀迎向她，小女孩收掣不及，被刀刺穿身體，即時死亡。

「Well done，
bro，將呢個男人留畀我哋Okay？」Bill和Chucky問，Jason始終話不多，只點頭同意。

於是，Frank少便被他倆釘在救生艇上，然後逐片逐片肉割下，然後放入口吃掉，還不時用海水潑向Frank少，使他痛不欲生，最終被折磨至死。

至於阿瞳和Michelle被鋼絲繩纏得透不過氣之餘，還被鋼絲繩勒得皮開肉綻，最終在Vincy和Winki發瘋似的表現之下，她倆的頭跟脖子不再相連，血噴得滿船都是。

這場屠殺遊戲亦隨着最後的參賽者敗陣而結束，雖然參賽者全軍覆沒，但十二個殺人狂也損傷慘重，只餘下五人，是有史以來最慘烈的勝利。

瑪麗蓮夢號已徹底沉下海底，海面上漂浮着近百具屍體,還有無數雜物，收到Frank少無線電求救的水警看到眼前景況也只能以「人間煉獄」四個字來形容。

殺人狂魔早已人去樓空，所有真相也隨着瑪麗蓮夢號沉於海底，事件也只能成為又一起的懸案。

「點解我哋今次遇到嘅事，劇情咁暴走嘅？」Michelle問。

「你問我，我問邊個呢？但而家諗返起船長啲名……我應該一早要意識到先係。不過都證明咗唔應該再叫我去打工，唔知之後又會發生啲咩爆嘅事。」阿超搭着Michelle的膊頭道。

「仲點會有之後，我哋都已經死哂……」阿瞳說。

阿超大笑並指着自己問：「Am I a joke to you？」

「去到呢個地步，你而家可以講埋我知點樣唔飲孟婆湯喇！」阿瞳說。

「我都想知。」Michelle、Frank少和小女孩同時說。

「其實好簡單，只要叫孟婆自己飲咗先，之後你再話你都飲咗就得，佢飲完之後唔會記得，就係咁簡單，至於點叫佢飲就睇你哋個人發揮喇。」阿超說。

然後阿超走近阿瞳，跟他耳語：「下世你可唔可以投胎做返女人？」阿瞳並無表態。

「唔好講咁多廢話，呢度係陰曹地府，唔係聯誼會，你哋靜靜哋等閻王大人過嚟審你哋。」牛頭警告說。

無錯，他們五人都死了，碰巧在地府相遇上，這一世結束得如此短暫荒謬，他們五人都想下一世活得長久精彩，於是相約某日在碼頭再次相聚，一起再出海過一次真正的海上假期。

接着閻王駕到，他們逐一被審判，然後分別踏上投胎之路，下一世的故事，亦緊接着展開。

仍未忘跟你約定假如沒有死

仍未忘跟你約定假如沒有死

再次投胎的阿超，生於一個小康之家，自小知性懂事，比同年紀的人更成熟聰穎，文武雙全，大小比賽獲獎無數，他的父母對他寵愛有加，以他為榮。

作為多世知識和經歷累積的結晶品，他很清楚什麼時候該有什麼表現而不會令人懷疑，一直勤勤懇懇生活，踏踏實實長大，等待着約定之日的到來。

他不時會想起阿瞳、Michelle、小女孩和Frank少，會幻想他們今世的外貌和經歷，會想知他們今世的故事，會期待等了一世的海上假期，而這些等待、盼望和期待終於在今天得到了回應。

「等咗二十年，終於可以見返佢哋，唔知佢哋今世係點呢？」阿超滿心期待的出了門，往碼頭進發。他十二點便已經到達，比約定時間早了一個小時，豈料有人比他更早到達。

此人是一個斯文女生，年紀跟阿超相約，她看到阿超後便向他打招呼，阿超看到後也熱情的向她打招呼，並奔向她。

「嗨，好耐無見喇，上世之後都有二十年，我幾驚最後得我一個到，好彩你都仲記得個約定。」阿超說完打算給她一個大擁抱，但女生一臉疑惑後退，接着阿超被人從後一拉，失去平衡跌坐地上。

「BB，嚇死我喇，好彩你嚟得切喳。」女生躲在高瘦男生身後嬌嗲的說。

「你條友想抽水？死狗公，影低你放上網公審先。」男生舉機拍攝。

「唔係呀，一場誤會嚟，聽我解釋先……」阿超為自己辯護，但他倆並無接納，只是繼續拍攝。無辜的阿超便被冠上「白撞狗公」之名，可是誰又想到會有如此大的巧合呢？

事件隨着情侶離去而平息，阿超獨自站在碼頭前等待，距離約定尚有一段時間，縱然未有人像他一樣提早抵達，他還是很樂觀的等待，一面欣賞海上的水鳥嬉戲，一面觀看賣藝者精彩的表演。

然而隨着時間一分一秒的過，約定的時間終於到了，但還未看到任何熟悉的身影，此時他有點焦急了，海上的水鳥也由嬉戲變成追逐互啄，賣藝者的表演也有點枯燥乏味。

與約定的時間已經相去甚遠了，除了阿超，其他人最終還是沒有出現，他失望極了，海上的水鳥為食物自相殘殺，賣藝者的表演也毫無新意、糟糕透頂。

「佢哋竟然唔記得咗……都係嘅，今世大家都有自己嘅圈子，對於上世嘅嘢又點會記得同在意？只得我先咁着緊。本身諗住可以慳返啲搵人時間，睇嚟今世我又要喺大海撈針喇……」阿超苦笑一下便轉身離去。

失落的阿超拖着沉重的身體回家，家的温暖使他暫時忘記那失落感。

「返嚟啦？快啲洗手食飯，今晚煮咗你最鍾意食嘅火腿蒸蛋。」媽媽的說話永遠都很温暖。

「去咗邊玩呀你？好彩仲記得返嚟食晚飯，快啲幫手開飯。」爸爸有點大男人，但卻是標準的愛家之人。

整頓晚飯，阿超想說點什麼，奈何始終說不出口，不過細心的媽媽察覺到了，於是主動打開話匣子：「你係咪有啲咩想講？每次你有重要嘢想講，都會寫哂喺塊臉度。」

被識破的阿超漲紅了臉，腼腆的說：「我想自己出去闖吓。」

爸爸和媽媽被他這麼一說，整個人呆了，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書也未唸完，竟說要自己獨立闖盪社會？雖說不靠父母是好事，但最少也要先畢業吧！

不用想也知道，爸爸率先反對，而媽媽也婉轉的拒絕了，不管阿超多堅持，還是不能說服兩老。

「我都預咗你哋唔會畀，不過唔緊要，我會喺你哋容許嘅範圍入面去做我想做嘅事。」阿超說完便把自己關在房內，整晚都沒有再出來。他的父母也知他的性格，說了便會做，所以亦沒有再加以阻止。

這晚，線上版的乜都得萬事屋重新開業，而且很快便有第一宗委託。

「我想搵個舞伴，陪我去聯校Christmas
ball，你識唔識跳舞？同埋身高樣貌係點？」來自客人的訊息直截了當。

阿超爽快的把照片傳給對方，並付上收費和合約條款。

不消兩分鐘，對方便把合約簽好傳回給他，並約了在聯校聖誕舞會前的下午見面，亦即兩日後。至於跳舞，對有多世記憶的他，自然是小菜一碟，只要稍為看一看便能喚起身體記憶，什麼舞步都能駕馭。

乜都得萬事屋作為二十年前的小生意，想不到今時今日依然能夠生存，而且委託也着實不少，雖然當中有部份是惡作劇，但真的需要幫忙的佔了絕大多數，林林總總、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而阿超始終相信，靠着萬事屋的觸及率增加，重遇阿瞳的機會指日可待。

雖然在世間，兩人相遇相愛的概率只有0.000049，但這麼多世都遇到，這一世也不會例外，無論阿瞳這世投胎成為什麼，阿超都會一眼認出，這是阿超一直的信念。

跳舞吧你別停步無論誰自誇比你好

跳舞吧你別停步無論誰自誇比你好

聖誕舞會當日下午，阿超跟委託人見了面，她是一個清秀脫俗的少女，長髮到腰，整個人散發着仙氣，令阿超有一刻心動。

「你就係乜都得萬事屋？」少女上下打量道。

阿超點點頭，回答：「無錯，我就係你嘅舞伴。」

「……」少女有點遲疑，但最後還是接受現實，喃喃自語道：「Damn！死就死啦，雖然伏伏哋，不過都好過無，反正都只係道具。」

雖然少女聲音很小，但阿超還是聽到了，可是他故作不知，還主動問：「你今晚想我點配合你？」

「Well，其實都無咩，今晚個ball有個跳舞比賽，贏咗就有兩張韓國天團握手飛連入後台，其實我自己一個都無問題，但大會規定要有partner，所以先搵你幫手，你唔好拖累我就得。」少女囂張的說。

阿超做了一個「Okay」手勢，並且說：「By the way，我叫阿超，多多指教。」之後便跟她開始練舞。

少女只是以「哦」回應，然後擺出華爾茲的起手式，阿超亦主動上前配合，然後便開始了跳舞的練習。

一前，一左，一後，一右，重複，再加一些頭部和手部動作，然後輔以自轉，還有甩開等，把不同的風格和舞蹈都揉合於一起而不違和，而最令少女嘖嘖稱奇的是，他們只是首次一起跳舞，但竟然如此配合，心有靈犀，彷彿是多年合作的舞伴般合拍。

「估唔到你都跳得幾好，我對你有啲改觀，我叫阿彤，多多指教。」阿彤自我介紹，認可了阿超。

「阿彤？」這個名字令阿超有點興奮，但一秒後冷靜下來，想這只是一個大眾化的名字，縱使大家很有默契，也不代表什麼，而且自己也沒有「就是她」的感覺，於是笑着並禮貌的回答：「今晚多多指教，希望幫你贏到比賽。」

兩人再練習了數次，每次也沒有事先討論舞步，但總是跳得非常好，但比賽除了舞步重要之外，服飾也是評分的一大標準，經驗老到的阿超開口問：「我哋舞夾得差唔多，但衫好似未夾過，我要點配合你？」

阿彤笑了，一副「你同我定」的樣子，拍了兩下手，一大隊人從後方的房間衝出來，手裏拿着軟尺、布版、鞋版、時裝雜誌、平板電腦等，即場替阿超度身並選擇禮服樣式給阿彤過目，不消三分鐘，一張AI製作的預想圖已經出爐，阿彤查看後點頭同意，於是跟阿超說：「今晚你會好襯我。」

而阿超方面，他看到這隊人馬後有點驚訝，忍不住問：「你為咗場比賽咁肯花錢請隊crew，咁點解唔直接買張飛？實平過請呢班人喎。」

阿彤笑而不語，吩咐阿超五點在服裝店等，他還未來得及反應，阿彤便揚長而去。阿超雖然沒有同意，但也沒有吃虧，所以默默地接受了。

五點轉眼便到，阿超準時到達服裝店，阿彤已經換了晚裝坐在店內等候阿超，阿超看到阿彤後也有點錯愕，怎麼與下午的時候判若兩人呢？這種美艷令阿超怦然心動，只懂呆呆的看着她，久久不能平伏。

「喂、喂！」阿彤走到阿超面前揮手，阿超才回過神，然後便被店員帶到更衣室換衣服。這更衣室和平常很狹小的不同，它十分寬闊，而且有四面鏡，有足夠位置而且無死角的做動作和看身上的服裝。

阿超很快換好度身訂造的禮服和皮鞋，在四面鏡前整理好後便離開更衣室找阿彤。阿彤看到他後立即繞了一圈打量，十分滿意的說：「果然同預想圖一模一樣，時間無多，我哋去埋下一站先。」

「咩下一站？」未待阿超說完，阿彤便連跑帶跳的捉着阿超離開，徑直往前面的髮型屋走去，此時阿超才留意到，原來阿彤已經化好了妝和弄好了頭。

去到髮型屋，全店都沒有客人，好像全日只等他們光臨般，阿超一到，全店的人便一湧而上，以極短的時間便完成了洗剪恤的步驟，而髮型更是完美契合他的面型。

「咁就唔會失禮我，今晚一定攞到冠軍！」阿彤滿意道，然後他們乘坐預先安排好的轎車朝舞會場地──城中某大學進發。

車上他們沒有什麼交流，寧靜得可怕，縱使兩人都想打破沉默，但找不到打開話匣子的缺口，十數分鐘車程只有引擎聲從沒有停止，但這十數分鐘卻漫長得像十數小時。

終於他們抵達了目的地，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擠滿了整所大學，每人也盛裝出席，有的是聯群結黨，有的是三五知己，有的是甜蜜情侶，有的是單身狩獵，各種各樣目的的人也有。

「嘩！估唔到會咁多人咁熱鬧。」阿超驚嘆。

「你唔係怯場啩？」阿彤表面關心，卻暗中攻擊。

「梗係唔會啦，一陣睇我點跳爆全場啦！」阿超不甘示弱。

就在他們你一言我一語之際，阿彤突然停下，並凝重的對阿超說：「我哋最大嘅對手終於出現。」阿超循着阿彤所指方向望去，一個身材高䠷、五官俊美、秀髮飄逸的男生正被約五十個女生重重圍住，他全程笑容可掬，十分友善，完全是少女漫畫走出來的完美男生，作為男生的阿超也有點心動。

「佢係阿睎，跳舞好勁，年年學界跳舞比賽佢都係冠軍，咩舞都識，無短版，唔單止咁，仲要讀書勁，咩都number one，有啲家底，完美package，去到邊都係風頭躉。」阿彤解釋說。

「睇得出，見佢咁多迷妹就知喇。」阿超有點不屑，補上一句：「我哋今次拉佢落神壇，等佢完美嘅人生有個污點。」阿彤點頭，雙眼滿是鬥志。

此時，阿睎留意到我們，正確的說是留意到阿彤，他邊朝着她揮手，邊從重重人群中鑽出來，徑直走到她面前，笑容燦爛的說：「終於見到你，都有一年無見喇，好miss你，你block哂我，搞到今年都

係邀請唔到你做我partner，有啲可惜，下年可唔可以做返我partner？」

一直表現硬朗的阿彤此刻也有點腼腆，臉頰通紅，但仍口裏不饒人道：「Impossible！我要贏你，證明我唔係靠你！」

從她的表情和表現看得出，他倆關係匪淺。根據阿超的經驗，他們本是拍檔，甚至是情侶檔，後來因為某些原因，大概是阿彤想證明自己，因此拆夥，但一路以來還是被阿睎騎在頭上，阿彤氣難消，所以才找阿超幫忙。

「我哋唔駛咁僵嘅其實，有咩點解唔好好溝通呢？人人都叫我哋金童玉女，互補長短，係最完美嘅partner，我好想同返你一齊跳。」阿睎温柔道，換作是別人早便軟化了，但狠下心腸的阿彤依舊不為所動。

阿睎也只好放棄，但不忘對阿彤說：「希望下年你可以應承我，或者你一陣回心轉意都唔遲，我仲未搵partner，我會喺比賽開始前五分鐘先決定partner，希望可以同你一齊跳。」

「好啊，我哋今晚一齊跳，不過係作為對手！唔好話我唔畀定心理準備你，今次我個partner好犀利，實贏到你，我勸你搵個好啲嘅partner，廢事太一面倒就唔精彩。」阿彤對着阿睎放狠話，同時摟實阿超手臂，阿睎看到這一幕氣得臉也變紫，但還是保持風度，用比賽成績來說話。

整晚的舞會除了自助餐，就是一些大學群體遊戲，目的是令男女快速混熟，撮合一段段美好姻緣，成效如何不得而知，反正這也不是阿超所關心的。

那些環節都過後，終於到萬眾期待的跳舞比賽壓軸登場，而阿睎也的確遵守諾言，等阿彤直到最後五分鐘，而他挑選的舞伴正是剛才群體遊戲認識的其中一位女生。

跳舞比賽規則很簡單，整個比賽時間無限制，大會會連續播不同時代和風格的歌，參賽者兩人一隊，根據歌來自選舞步，十分考驗參賽者的應變能力、合拍程度和舞蹈根基。全部參賽者同場作賽，而評判則在比賽期間不斷淘汰參賽者，直到最後餘下的一隊為勝利者。評判由知名舞蹈家、出名音樂人、樂壇跳唱紅人、大學校長和主辦方主席一共五人組成，算是頗為豪華的組合。

比賽甫開始有二十六隊參賽者，當中大部份都是各校跳舞學會的成員，有多年跳舞經驗，對冠軍名銜是志在必得。

隨着主持宣布比賽開始，第一首歌便播出，是一首悠揚的交響樂，節奏有點明快，華麗的華爾茲搭配輕快的舞蹈最合適，而這作為暖身的曲，絕對難不到在場的參賽者，大家配合着音樂也跳得很好，評判團都都分滿意，場邊觀眾也看得很高興。

隨着樂曲到尾聲，接着來的是一首較激昂的歌，每個音節也強而有力，這節奏感覺很適合配以霹靂舞等強勁的舞蹈，但曲風卻是古典的交響樂，若以現代舞蹈來表達會很違和，想不到第二首曲就難倒不少參賽者，五隊參賽者原地罰站，被取消資格。

餘下的十九隊也紛紛祭出壓箱寶來避免淘汰，可是當中依然有七隊在跳舞期間被請離場，而只有兩隊是遊刃有餘，正是阿彤和阿睎兩隊，他們不約而同的跳古典爵士舞穿插現代爵士舞，有韻味之餘亦有力量。

此時此刻，場上只有十四隊在作賽，基本上除了兩隊決賽常客外，每隊參賽者也膽戰心驚，不知何時

自己會被淘汰，而在這高壓的情形之下，歌曲又再一次變了，這首歌絕對能令參賽者放鬆心情，也能令觀眾會心微笑，更能令評判舉旗不定，好奇心爆錶。

這首神奇的歌正是經典的兒歌《IQ博士》，不管什麼年紀，縱使未曾看過這套動畫，但只要音樂一響起，大家總會唱得出一兩句歌詞，這是一首節奏明快，同時又帶給人開心感覺的兒歌。作為一首如此膾炙人口的歌，歌詞朗朗上口，但應該配合怎樣的舞蹈才適合呢？

評判沒有多想，耐心等了十來秒後，便把還未有動作的三隊請走，剩下十一隊生還者。

作為大熱門的阿睎，他帶領他的舞伴根據歌詞做動作，而在某些位置加插有難度的雙人舞蹈動作，例如跳躍、托舉等，評判都讚不絕口，完全意想不到動作和歌曲能配合得如此完美，差點想直接宣布他就是冠軍。

另一邊廂，阿彤和阿超則以音樂劇形式演繹這首歌，趣緻的舞蹈動作，簡單的舞步，小朋友也能輕易跟上，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完全把這首歌當歌劇來跳，不斷邀請其他參賽者成為他們演出的一員，使得整個比賽舞台都樂也融融，評判都十分佩服這種親和力，認為他們把跳舞的魅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接着下來的數首歌，參賽者瞬間分成兩幫人，一幫是阿睎，另一幫是以阿彤為首的十隊參賽者，他們靠着阿彤全都順利過關，甚至還為了報答阿彤而自願去干擾阿睎，這換來的結果當然是被請出比賽。

如此膠着的比賽，到目前為止已經播了十首歌，餘下只有三隊，三甲即將在這三隊中誕生，而歌單亦到了最後一首──《忐忑》。只能說主辦方真的是太惡趣味了，竟然以這首神曲來作最後對決。

這次最快有反應的是阿彤，她和阿超打了一個眼色，大家便背靠背坐下扮作打坐，手隨着節奏亂舞，接着兩人緩慢的背靠背站起，雙手沒有停下舞動，最後以千手觀音應戰，而他們陣營的那隊看到後也立即加入作為千手觀音一員。

至於阿睎，他選擇以霹靂舞來表達這首歌。的而且確，強而有力的霹靂舞把這首歌提升到另一層次，特別是在當中摻合了一些忐忑的感覺，這感覺被評判全數接收，冠軍已經在評判心目中誕生了。

隨住音樂停下，三隊參賽者也擺出了屬於自己的結束姿勢，雷動的掌聲隨即響起，響徹雲天，持續最少三分鐘，三隊參賽者對觀眾鞠躬道謝，主持人想開口說話也找不到機會，直到掌聲減少才終於能說話：「本身我仲想問今年比賽精唔精彩，但由掌聲已經知道答案，唔知今年大家嘅心水係邊隊呢？」

這樣一問，全場哄動，各隊都有支持者，主持人也很懂得提升氣氛，他把咪高峰隨機放到觀眾前，好讓他們能為愛隊打氣。

一輪吶喊過後，評判團向主持打了個眼色，主持便取回主導權，向觀眾們說：「大家支持嘅人究竟邊隊拎到冠軍，攞到今次嘅大獎呢？大家一定都同我一樣好緊張，但結果終於有，我正式宣布，今年跳舞比賽嘅冠軍係……由我哋嘅主席宣布嘅，大家熱烈掌聲有請阿Frank！」

Frank拿着信封站起來，先對其餘四位評判鞠躬，再走到主持身邊接過咪高峰，然後說：「多謝四位評判讓個機會畀後輩出嚟宣布，亦都多謝咁多隊參賽者精彩刺激嘅表現，更加多謝在場咁多位觀眾熾熱嘅支持同鼓勵，仲有就係要多謝呢個咁出色嘅MC，畀返啲掌聲自己先啦。」

掌聲過後，Frank續說：「講真，今年比賽令到各位評判都好頭痕，因為有兩隊都表現得好好，直情想雙冠軍，但好彩評判係單數，所以先無同票嘅情況出現，咁先分到勝負。」

接着他拆開信封看了一眼，再望向餘下的三隊參賽者，最後興奮的宣布：「今次嘅賽果好接近，經過會計系同學核算之下，最後以一票之差贏咗冠軍，大家掌聲畀阿睎隊！」

在全場歡呼之下，阿睎帶着他的partner走到主席面前接受眾人的祝賀並且領獎，而阿彤則再次敗於他手上，心有不甘的悄悄離開，阿超看到後也跟了出去，與此同時另一黑影也追着出去。

「阿彤！」阿超未及開口，黑影便搶先喊停了她。

「你唔好過嚟！我唔想見到你。」阿彤說。

可是黑影沒有理會，而是經過阿超，慢慢走到阿彤身後。

「點解？」就在黑影走過時，阿超突然驚嘆，但黑影並無理會，徑直走到阿彤身後，在街燈影照下，黑影露出了真貌，是阿睎。

「你唔好再走，都係跳舞上嘅小小問題啫，我哋點解唔可以好好傾吓？明明我哋咁夾，點解一定要搞到咁僵？其實我心入面係點諗你知㗎。」阿睎從後温柔的抱着阿彤道：「我真係唔可以無咗你。」

然而阿彤卻狠心的掙脫他，賞了他一記耳光，並罵道：「唔該你尊重啲，我哋分咗手㗎啦，你真係覺得咁叫夾咩？由你啱啱講嘅就已經知我哋根本唔夾，你連衰咩都未知，我已經好攰，你唔好再煩住我！」語畢便轉身離去，留下阿睎一人獨自沮喪。

阿超在遠處看着這一幕，類似的說話他曾經也說過，換來的都是絕情的道別，這勾起了他的回憶，淚水不爭氣的流下，他忍不住上前安慰這位瀨落人。

「Hey，I know that
feel，bro，唔係你嘅錯，係佢嘅錯，但其實都係你嘅錯，我以前都試過好多次。」阿超搭着阿睎膊頭安慰道。

阿睎撥開他的手，怒道：「你識啲咩？扮情聖，扮多經驗，你咪同我差唔多大，扮乜？我認得你，你係佢新仔嘛。係呀，我而家暫時輸咗畀你，但你唔駛咁得戚喺度講風涼話，我終有一日會搶返佢返嚟，你睇住嚟啦！」

阿超有點委屈，不過他沒有解釋，除了因為阿睎誤會了他外，更因為阿睎的真正身份令他十分苦惱，或許這次應該保持距離？

阿睎獨自離去，留下阿超一人在原地，至於阿彤，早已失去蹤影。

讓愛化做祝福學會等待

讓愛化做祝福學會等待

舞會過後已經數日，阿超的乜都得萬事屋生意意想不到的好，大大小小的委託一個接一個，忙得不可開交。雖然重開乜都得萬事屋的背後目的──尋找投胎轉世的阿瞳，即是今世的阿睎──經已達到，但又不可能說結束就結束，畢竟這生意又有趣又能賺大錢，更重要的是能夠令他全心工作麻醉自己，不用去想阿睎，始終上世的經驗使他有所保留，所以阿超還是努力經營着這盤小生意。

可是這個阿超的避難所，今天還是被攻陷了。

「喂！」訊息彈出了久未露面的阿彤的對話，與此同時，乜都得萬事屋亦收到阿睎的訊息：「終於搵到你。」

這兩位稀客同時找上他，是默契還是預謀？此刻阿超沒有多想，各自回了一個「？」，讓他們繼續說下去。

「請唔請人？我想嚟做。」他倆竟同時說出同一句話，這還不是有預謀？

「你哋夾埋㗎？」阿超又分別回答了他們這一句。

「邊個我哋？得我喳。」同樣的說話又出自他倆的回覆中，這令阿超陷入兩難局面了，一方面現在的確委託多了，很需要人手；可是另一方面收入終究還是不穩定，也沒有多餘的錢請人；然而又另一方面阿超又很想跟阿睎相處多一點，這樣才有機會令他記起自己。

在一輪天人交戰、左右為難、思前想後下，他們再傳來一句「錢多少都得，我唔介意。」而令阿超有了決定。

「無問題，不過唔好話請，而係大家一齊合作做，我哋聽日lunch出嚟傾傾？」就這樣，阿超的個人獨資小生意便有了合夥人。

翌日，他們三人齊集在某咖啡店，如阿超所料，阿睎和阿彤一見面便發生爭執，阿超則充當調停者，希望能化解他倆之間的嫌隙，而在這樣的互動中，竟然有一絲熟悉的感覺從阿超心中誕生。

「或者咁啱佢哋都係我等緊嘅人？哈，唔會咁啱啦。」阿超心裏想。

一輪爭吵過後，兩人總算停了下來，阿超終於有時間問問題：「點解你哋想嚟做？」

阿睎率先回答：「因為要知己知彼。」阿超聽到後尷尬的笑了，而阿彤卻有點疑惑。

之後阿超望向阿彤，示意她回答，她簡而精的答：「覺得好玩之餘又幫到人，仲有錢賺，所以嚟做。」阿超點了點頭，這與他的初衷不謀而合，指的是最原始時的初衷。

「好，知道你哋嘅目的，唔理咩原因都好，我哋而家都係一team人，咁我都簡介吓其實我係做啲乜。」阿超深呼吸，然後說：「乜都得萬事屋係幫人完成各種各樣嘅委託，一係唔接，但只要接咗就一定要完成。至於酬勞其實無特定限制，但而家你哋兩個都一齊合作做嘅話，我諗酬勞我哋到時逐單傾

會好啲，客製化啲無咁死板。」

阿睎和阿彤聽完後也沒什麼意見，於是他們三人便算正式合作了。作為正式成軍的第一個委託，阿超找了一宗比較簡單的，就是做一日保母，接一個四歲的幼稚園學生回家，陪他直到父親歸家。

「咁簡單，唔駛三個人都出動哂啦？」阿睎說。

「簡唔簡單都好，多人一定好啲，而且話哂都第一次，點都要了解吓係點運作。」阿彤頂撞阿睎。

眼見氣氛不對，阿超立即打圓場：「呢單job的確好似好易咁，但背後有咩難度真係要做過先知。例如要點先接到個細路？點同佢相處咁耐？仲有如果遇到突發事情點算？會有啲咩特發事情？呢啲都要諗定。」

兩人聽到後安靜了，開始思考這些問題，還提出了很多具建設性的問題和建議，氣氛變得融洽起來。

接着的數天，他們在群組討論着不同的委託應該如何準備，以及誰負責哪個委託，縱然阿睎和阿彤偶然還會有針鋒相對的時刻，但感覺已經變了他倆的情趣，在這段期間他們的隔閡也逐漸消除。

其實旁人也清楚，阿彤一直深愛着阿睎，只是口硬和要面子，現在有了這層合作關係，她可以順理成章的找機會再次跟阿睎一起。

一日保母、換水喉、送情信、維修電話、排隊買演唱會門票、扮作另一半去見家長、速遞、做功課……不同種類的委託紛紛出現，他們都能一一順利及完美完成，這亦使得他們的名氣越來越大，委託也越來越多。

「呢單嘢好似幾有趣。」阿彤看着訊息說，而訊息上寫的是試食委託。

「試食？」阿睎立即回答：「正喎，你咁為食，啱哂啦。」阿彤的臉立即紅得像蘋果，而且滾燙。

「試食啲咩先？會唔會係伏？」阿超關心的是委託內容。

「咁佢又無寫，只係話餐廳試食，因為新開張，想宣傳吓。」阿彤續說。

「哦，即係要幫手宣傳寫食評啦。」阿睎總結出重點。

「聽落都Okay，睇嚟我哋都有興趣接，之但係酬勞佢有無講？」阿超問。

「佢話三千加一世任食！」阿彤興奮道。

「正，為食貓要出動喇，我哋無人阻止到佢。」阿睎調侃道。

「喂，你好喇啵，唔好句句都窒住哂！」阿彤生氣了。

「一人少句，講笑啫都係，大家一條船，開心啲開心啲。」阿超又一次充當和事佬，之後他隨即轉移話題：「咁幾時去食？」

「今晚七點。」阿彤說，但眼還是厲住阿睎，阿睎只能裝作看不見。

「咁急？我無問題嘅，你哋得唔得？」阿超問。

「今晚無約，我可以。」阿彤說。

「我推咗今晚嘅約都可以。」阿睎說。

三人接受委託後，六時半便已經來到餐廳前，奈何阿睎和阿彤都像被冰封般，未能再行前半步，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寵物友善餐廳，即是人和寵物都能一起進內和進食，而他倆都害怕狗。

「阿睎我就明，但估唔到阿彤你都驚狗。你無睇清楚佢係咩餐廳嚟咩？」阿超不為意的說，阿睎立即望向他，而阿彤則怒視阿超道：「而家唔畀人驚狗㗎？點知佢係寵物友善啫，又唔寫明。」

「咁而家點算？一係我去同老闆講，畀個遠離寵物嘅位我哋坐啦。」阿超提議，兩人紛紛贊成。

經過一輪交涉，老闆安排了一個最少機會接觸到寵物的座位予他們，而這次試食是採用自助餐形式，換言之阿超要肩負起跑腿拿食物的工作。

「歡迎你哋三位，我係老闆兼主廚Wiseman，好多謝你哋出席幫手宣傳，我哋餐廳主打寵物友善，人寵共融，嘢食都係人畜無害，主人同寵物都食得。」Wiseman帶着親切的笑容對阿超三人說。

「人同寵物都食得？咁又幾有新鮮感喎，唔知啲味道點呢？」阿超好奇的問，而坐在一旁的阿睎和阿彤則面有難色，兩人竊竊私語。

「咁咪即係叫我哋食狗糧？」阿彤嫌棄道。

「狗好多嘢唔食得，咁即係無咩嘢食揀？」阿睎也同時擔心起來。

「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搞試食會嘅原因，想打破大眾嘅迷思，寵物食嘅嘢唔一定差，而且食物選擇絕對可以滿足到大家，味道都唔會令大家失望，好希望你哋可以幫手pass呢個message出去，等多啲人嚟享受同寵物嘅愉快時光。」Wiseman耐心解釋，可以看出他真的花了很多心機和時間在這門生意上。

這次試食會上，主辦方邀請了不少明星和網絡紅人以及他們的寵物，傳媒也落力採訪，看來Wiseman的人脈很廣。在一輪訪問後，試食會由Wiseman的寵物貓吃下第一口魚肉打開序幕。

作為寵物友善餐廳，餐廳有一個很大的空間讓寵物玩耍，而這次試食會亦有開放這個區域，所以寵物們在店內穿梭，使得阿睎和阿彤都不敢離開座位。

阿超來回了數次食物桌和座位，把各式各樣的食物都拿了回來跟阿睎和阿彤享用，然後再各自留下評語。

阿睎習慣性的替阿彤挑魚骨和切開扒類，又替她吹涼熱湯，還有起雞骨、剝蝦殼蟹殼龍蝦殼、拆貝類等，完全是一百分男朋友的行為，阿彤雖然口裏說不，但還是很受落的照單全收，阿超看在眼內也有點羨慕。

「或者今世都係會無疾而終。」阿超此刻心裏產生了這個想法，他想起曾經有一世他是貴族的僕人，

每天面對無數的山珍海錯，做的便是把煮熟的美食切開、剝殼、起骨，好讓貴族主人能方便食用。本身厭惡這工作的他，最後遇到那一世的她，阿超才第一次每天期待這工作。雖然生活過得很苦，但也很愉快滿足，可惜這夢幻生活最終因為革命而結束。

「咁大舊點食呀？」阿彤的一句話，瞬間把阿超從回憶拉回現實。

「係係，小人再切細舊啲吓。」阿睎對着阿彤的任性，依然呵護備至，任勞任怨。

這閃光彈實在太厲害，阿超也快閃瞎了，他決定專心吃東西，再來回多數次拿食物。

食物質素的確高，來賓和他們的寵物都吃得津津有味，在網上的評語都一致好評，看得出Wiseman非常滿意這次的活動。

試食大會在眾人都捧着肚離開的情況之下結束，由於阿睎不斷餵食，阿彤最後還是吃撐了走不動，阿睎也非常負責任的背着她離開。

「無預你一排，重咗咁多嘅。」阿睎開玩笑道。

「作死呀你？咁多怨言，唔好預囉。」阿彤故作生氣說。

「咁又唔得喎，我唔預邊個預，你幾重我都預，預成世。」阿睎的甜言蜜語逗得阿彤甜絲絲。

「夠喇，一路放閃放唔停，可唔可以理吓啲單身狗嘅感受？」阿超指着自己並投訴，阿睎和阿彤相視而笑，舉止依然親密。

這晚之後，他們之間的嫌隙已經完全填平了，對他倆而言，這或許是一個完美結局，有情人終成眷屬。至於經歷了多世的阿超，早已悟出愛一個人只要對方開心便足夠的道理，所以也衷心祝福他們，或許只是時候未到罷了，繼續等待就好。

三人在車站道別，阿睎送阿彤回家，而阿超則自行回家。

不懂得交際暗裡卻走近

不懂得交際暗裡卻走近

在樹海裏，有一個男子獨自搜索了一日一夜，他要找的是留下遺書的女朋友。樹海是遠近馳名、人所共知的自殺聖地，長年吊着很多自殺的屍體無人清理，所以也有很多靈異傳聞傳出。

他根據所定的路線沿路搜索，已經查看了過百具屍體，但始終找不到他的女朋友。

「或者，佢放棄咗自殺嘅念頭，已經返咗屋企。」他想。

但他沒有走回頭的打算，雖然很想找到她，但又不想找到她。他進樹海前已下定決心，找不到她不會離開。

皇天不負有心人，他終於在傍晚找到還在生的她，他喜極而泣，跑上前緊緊摟着她，而她卻手持小刀狠狠從後刺進他體內。血液飛濺，旁邊的樹染成血紅色，小刀貫穿他和她的身體，雙雙倒卧在血泊中，摟在一起安詳離世。

「嘩！」阿睎從夢中驚醒，驚魂未定，滿身大汗，花了足足三分鐘才冷靜下來，下床喝杯水又再睡了。

而同一時間，阿彤也嚇醒了，她連忙發訊息給阿睎，告訴他自己發了一個惡夢，可是得不到回答，等待期間不知不覺又睡着了。

而阿超也於此時醒了，他十分平靜，因為他已經親身經歷過一次，而且也夢到過很多次，所以他很快便再次睡着了。

翌日，他們為了一個新委託而再次聚在一起，這次委託是要做保鏢，保護一個遊客兩日一夜。起初他們也討論了很久：普通遊客為什麼需要保鏢？三人均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如何能勝任？會否有甚麼危險？但最後因為豐厚的回報，以及達成共識的免責聲明而接受了委託。

在機場等待期間，阿睎和阿彤又吵起上來。

「做咩琴晚唔覆我？」阿彤怒氣沖沖責罵道。

阿睎顯得十分無奈，低聲下氣說：「唔好嬲啦，sorry，琴晚凌晨我瞓咗喇，今朝一見到我就已經即刻覆咗你。」在一旁的阿超已經司空見慣，正等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良機。

阿彤顯然不接受這解釋，依然火氣十足的說：「喺琴晚我最需要你嘅時候你唔出現，之後先補償返，有咩用？琴晚我發惡夢勁驚想搵人陪，今朝咩事都無喇！」

「真係㗎？我琴晚都發惡夢扎醒咗，乜咁啱嘅？」阿睎試圖轉移話題，但阿彤並不接受，還想繼續責備阿睎，阿超逮住這機會趁機插話，打斷阿彤的連珠砲發。

「嘩？惡夢都一齊發？你哋有無咁夾呀？唔會發埋同一個夢啩？係就真係天都注定你哋係一對喇。」阿超開玩笑道。

阿睎當下即刻意識到這是阿超的助攻，故此立刻分享自己的夢，可是阿彤搖搖頭，表示自己的夢並不一樣，不過他們並未留意站在一旁的阿超正微笑並輕輕點頭，因為他也發了相同的夢。

「我發個夢恐怖好多，我夢見自己喺監獄，第二朝就要上刑場，雖然成個夢無人提起，但我意識到自己係一個外國貴族，而且唔係因為犯罪而被判刑，只係僅僅因為我係一個貴族所以就要死。個監獄又黑又凍，又有老鼠甲由，我畀人虐打完又無飯食，又痛又餓，仲每日睇住一個屋企人上刑場被殺，身心都受盡折磨。我係成個家族最後一個受絞刑嘅人，而係受刑前嘅呢一晚，一個奴隸嚟救我，我哋差啲成功逃獄出城，點知最後都係畀人發現，之後我哋就畀人亂槍射死。」阿彤回憶起這個夢時忍不住流下眼淚。

阿睎看到後立即上前替她抹眼淚，而旁邊的阿超則瞪大眼睛，顯得有點難以置信。

就在此刻，一個手拿旅行袋、穿着很夏日、皮膚曬得黝黑的陽光猛男出現在他們面前。

「Hey，are you those guys？」陽光猛男以一口流利純正的英文問。

「Are you Rose？」阿睎以浸淫多年的英文回答。

「Yes，man，我就知我無估錯。」Rose又以字正腔圓的廣東話回答：「我遠遠見到你哋個牌，oh my god，真係好old school，哈哈哈哈！」

「咁old
school真係唔好意思喎，或者下次要機場開廣播用埋projector將你個樣投射出嚟，等你嚟搵我哋會好啲。」阿超不客氣道，打從第一眼看到Rose後，便對他沒有好感。

「Hey，bro，don't be
serious，我份人比較直啫，唔好介意。」Rose嬉皮笑臉道，同時他留意到剛哭完的阿彤，於是很紳士的上前親吻她的手背，然後變了一個小魔術，變出了一枝玫瑰花送給她，並說：「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鮮花配美人，但你嘅美令枝玫瑰都相形見絀。」

阿彤聽完頓時面紅起來，害羞的笑了，開懷的說：「你咁識氹人嘅，溝死女啦，係咪驚畀啲女尋仇所以先要搵保鑣呢？」

Rose聽到「保鑣」二字便嚴肅起來，義正辭嚴的說：「唔係你哋諗得咁簡單，不過你哋唔駛知咁多，知越少對你哋越安全，你哋只需要好似朋友咁同我出街，暗中保護我就得，唔駛好似啲專業嘅body guard咁突兀，自然就得，最好唔好畀人知你哋係保護緊我。」

他們三人聽完後表現得更好奇，可是既然Rose都說得這麼清楚，他們也不便過問。

「咁首先送你去酒店放低啲嘢先，你book咗邊間酒店？」阿超問。

「Hotel？I haven't booked
it，我諗住到埗再random搵間就算。」Rose不在意的說，對他而言，住哪根本不重要。

「咁危險？咁咪無得叫酒店做定功夫？對你安危有好大影響喎……」阿彤說。

「咁住你度咪好安全囉，你會保護我，right？」Rose即場調戲阿彤，並走到她身旁。

阿睎妒火中燒，即時插進他倆中間把他們分隔開，並摟着阿彤說：「唔可以，點可以無啦啦畀個陌生人住喺個女仔屋企，no way！」

Rose看到後忍不住大笑，拍着阿睎膊頭說：「Just kidding，man，我想體驗呢度嘅生活同文化，所以會住青年宿舍，我一早諗好揀好，don't worry！」說罷，Rose拿出電話展示了地址，他們便往目的地進發。

期間，Rose和阿彤有說有笑，小聲講大聲笑，偶然又在耳邊細語，完全旁若無人，看得阿睎牙癢癢，異常憤怒，要不是之前阿彤跟他說：「佢鬼仔性格熱情啲啫，唔好介意，我唔會蝕底畀佢嘅。」他真的會拉Rose出來毒打一番。

坐在阿睎身旁的阿超把一切都看在眼內，他對阿睎的心情感同身受，安慰說：「係你嘅就點都唔會走，我知阿彤係鍾意你嘅，佢都係想做好單委託啫，要對佢有信心。雖然點都係會妒忌㗎啦，但都只有自己『咕』一聲吞咗佢，我成日都係咁，無事嘅。」

阿睎點點頭沒有回話，但雙眼視線從未離開阿彤，而幸好Rose也很有分寸，所有行為說話都點到即止，沒有過火，而阿彤也刻意迴避較敏感的話題和身體接觸，全程車都相安無事。

抵達青年宿舍把行李放好後，Rose便嚷道：「好肚餓，我哋去食大排檔，聽講嚟到一定要食，我有做過research，知邊度最正，let's go！」說完拿着一個手提包便衝了出去。

阿睎不屑的嘀咕：「最好佢自己知點樣去。」阿超聽到後只能苦笑，並勸阿睎大方點。

最終一行人在阿超帶領下，去到大排檔勝地朝聖，Rose也嚐到了夢寐以求的大排檔名菜──避風塘炒蟹。

「Lunch就食呢啲好滿足，今晚要食埋煲仔飯。」Rose才剛吃飽，還搓着肚便已經想好了下餐吃甚麼。

「同我去一個地方。」他煞有介事的說，整體氛圍也變了，阿超三人沒有多問，很自然便跟住他走了。

在車上，阿睎忍不住問Rose：「係咪應該同我哋講吓去邊先好啲呢？等我哋可以分析定路線，同做好風險管理，將危險減到最低，始終呢個係我哋嘅工作。」

Rose聽了後也一改之前的嬉皮笑臉，嚴肅認真的說：「You' re right，我一陣要去水塘交收，你哋三個企遠啲唔好畀人見到，otherwise你哋會有生命危險。」

「唔得，我哋要保護你㗎嘛，企咁遠有事我哋跑到過去都遲啦，點可以企咁遠！」阿彤立即反駁。

「我哋扮行山，咁就可以自然啲又近你啲。」阿超提議。

「Well，不如阿彤扮我girlfriend同我一齊去交收，你哋就扮行山，咁又有一個喺我身邊保護我，你哋又自然啲。」Rose也提議。

「唔……」阿睎想拒絕的時候，阿彤打斷了他說：「好，一於咁話。」

「喂！好危險㗎，點可以畀你冒呢個險？你有事我點算？」阿睎嘗試說服阿彤放棄這念頭。

「咁你會保護我㗎嘛，況且呢個係我哋嘅job，接嗰刻都預咗會有危險，但我哋嘅服務宗旨你唔係忘記咗呀？」阿彤振振有詞，反而說服了阿睎。

「放心啦阿睎，有我喺度睇住佢，佢唔會有事，我都唔想少咗個人。比呢啲更危險嘅場面我都經歷過無數次，超有經驗，唔駛擔心。」阿超信心十足。

Rose在一旁靜靜看着，並沒有參一腳，因為他正全副心思放在一會的交收上。

「Rose，可唔可以講我哋知係交收啲咩？」阿彤再次問道，希望他會說。

「My answer is no，唔可以。」Rose堅持初衷，阿彤也沒有再追問。

到了水塘，大家各自去到安排好的位置後，便靜待對方出現。等了約十分鐘，來往的只有行山人士和釣魚人士，並沒有交收的人出現。

又再過了十分鐘，阿彤被蚊叮了很多口了，雙腿都紅紅腫腫而且痕癢無比，Rose也注意到，於是在口袋拿出一小瓶液體，噴灑在阿彤的雙腿及雙臂同時說：「呢枝嘢係我家傳秘方，我自己調配嘅，估唔到呢度都咁多mosquito，好彩有帶喺身。」說也神奇，不消十秒，阿彤整個人立即不再痕癢，紅腫也消退了。

此時阿超發現了甚麼，透過耳機跟大家說：「我同阿睎應該已經暴露咗，啱啱行過嗰啲行山同釣魚人，有一部份應該係對方嘅人，因為佢哋邊行邊四圍望，有一個發現咗我哋之後，其他個個行過都望住我哋。好彩我哋有個人設係龍友影風景，所以佢哋都仲係懷疑緊啫，我哋換換location，你哋執生。」說完他倆便離開原地，選了一個距離較遠，但依然能夠清楚看到阿彤和Rose的地點，唯一缺點是有突發事件要花更多時間才能到達救援。

就在阿超和阿睎去到新地點兩分鐘後，交收的人終於出現了，對方是一個小孩子，大約十歲左右，他提着一個白色手提袋，在確認過Rose袋裏的東西後，雙方便交換手提袋，然後各自離去。

整件事很順利亦很普通而且很正常，唯一奇怪的是在一旁的阿彤全程露出詫異表情，而當Rose宣布交易完成可以離開之後，阿超和阿睎立即跑來跟阿彤會合，並詢問詳情。

「佢地只係交易啲卡，仲要係以物易物咁互換。」阿彤完全不解，這樣也需要請保鑣保護嗎？

「唔好睇少呢啲卡，」Rose突然插話：「我啱啱嗰張連埋手頭呢幾張，夠買層樓，咁你話駛唔駛請保鑣？」眾人聽完後都嚇呆了，完全想不到一張小小的卡牌竟然值天價。

「而家先係你哋工作嘅開始，直到離開水塘之前都唔好掉以輕心，啱啱個kid只係傀儡，我手頭嘅卡隨時落山前會無咗。」Rose認真起來了。

「點解咁肯定？」阿超問。

「因為我同佢trade嗰張係fake，佢一發現就會派人嚟搶返。」Rose急步走，但說話卻很輕鬆，似乎

已經不只一次這樣交易，難怪要保鏢。

「喂，你條友咁跣我哋？」阿睎氣憤的罵道。

「所以at the beginning我已經同你哋講，你哋知得越少越好，anyway，我都會好好保護你。」Rose牽着阿彤的手温柔的說。

「你快啲放開佢，」阿睎衝上前拉開Rose的手，站在阿彤前保護她，厲聲斥責：「你自己死好啦，唔好拉埋阿彤落水。今日我都忍夠你，成日借啲意搏懵抽水，我唔發火你當我病貓？」

「Relax，bro，與其喺度嘈，不如快啲走先，其他嘢之後再算。」Rose此刻只想盡快逃離現場，對於阿睎的指控施以「拖字訣」。

「講清楚先好走！」阿睎堅決拒絕。

「唔好咁啦阿睎，成件事都唔係你講咁嘅，而且而家逃生真係最優先嘅事，我哋全部都畀人點哂相㗎啦，有啲咩等安全先再講啦……」阿彤幫口道，阿睎聽到後十分詫異又失望，想不到自己一心為阿彤着想，換來的卻是她的拒絕，他已經氣得說不出一句話。

「阿睎都只係緊張你，你咁講好傷佢心㗎……」阿超替阿睎抱不平。

「Come on，你哋唔走我自己走㗎啦，我未想死住。」Rose不耐煩的催促道。

「我係當事人，我無感覺到唔舒服，okay？你哋唔走我就同Rose一齊走先。」阿彤重申自己立場。

「好，估唔到你係咁嘅，一見到人哋靚仔啲就暈哂浪，無哂判斷力，是非不分，好，我明哂，你咁想跟佢走你就走，唔好後悔！」阿睎一時火大，說了一些氣話。

阿超立即意識到說話的嚴重性，迅速打圓場道：「阿彤，佢只係緊張你，驚你畀人呃，嗰啲全部都係晦氣說話，唔係真㗎……」

「我自己有分數！」阿彤語氣也很重，差點把阿超嚇壞，說完她便離開了。

「阿睎，快啲冚返佢啦，仲未遲㗎……」阿超轉而目標勸說阿睎，但他氣未消，完全聽不進。

「佢要跟人走就跟，我無佢咁好氣。」阿睎朝相反方向走去。

「喂，阿睎！」阿超站在原地叫喊：「你咁做會後悔㗎，我唔想你會後悔，快啲冚返佢啦！」阿睎頭也不回，徑自走了，留下阿超獨自一人不知如何是好。

在權衡完事情輕重緩急後，他決定先護送Rose離去，再截返找阿睎。

下山過程很順利，沿途並沒有遇到剛才交收的人，只是一路上Rose和阿彤有說有笑，根本不像要急着逃亡，這令阿超感到很無奈。

到了車站，阿超問阿彤：「Rose已經安全到埗，我要返轉頭搵阿睎，你跟唔跟埋我一齊去？」

阿彤想了一想，還是搖頭，拋下一句：「佢唔知錯唔駛旨意我睬返佢！」之後便與Rose一起離開，阿超只能搖頭輕嘆，然後獨自踏上尋找阿睎之旅。

在山上尋人一點也不容易，路也不只一條，每次碰到分岔路都只能碰運氣。可是今天山上特別熱鬧，因為剛才交易那幫人已經發現了卡是假的，正尋找Rose的蹤影。

「捉到嗰條友，應該都引到其餘啲人嚟救佢，除非佢係condom。」一個梳着油頭的人說。

「特登留一個喺度，我就覺得係陷阱，老闆太大意，無啲警覺性。」另一個戴金絲眼鏡的人說。

「弊！阿睎畀成哋捉咗，快啲同阿彤講先。」阿超立即撥打阿彤的電話，而阿彤也很快聽。

「聽住，阿睎畀佢哋捉咗，我要你幫手一齊去救佢。」阿超懇求道。

「講真，我對你真係好失望，估唔到你會同佢一齊講呢啲無聊低質嘅藉口，我話你知，我係唔會中計！」阿彤斬釘截鐵的回答。

阿超眼見阿彤態度如此堅決，也放棄再說服她，決定自己隻身前往救人，嘗試電影主角的威能──一個人解決整個集團。

阿超決定由剛才兩人着手，先解決油頭，再要脅金絲眼鏡說出藏身地點。他在地上拾起一枝大小、長短和軟硬適中的樹枝，偷偷走到兩人身後大棍一揮，油頭應聲倒下，金絲眼鏡驚恐萬分，所有事情也和盤托出。

無錯，如此順利皆因這是阿超的預想畫面，有了這預想，他信心十足，一切按計劃行事。走到他們身後大棍一揮，樹枝應聲截斷，油頭卻毫髮無損，這跟阿超的預想有些少出入，但也沒有問題，畢竟身經百戰的他一對二是輕鬆之事，如果對方沒有電槍的話。

一陣刺痛的感覺，阿超便昏倒了。醒來之後，他平躺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中，雙手被反綁，雙腳也被綁着，而阿睎則躺在他身邊，同樣被五花大綁。

「你無事就好。」阿超率先開口。

「咁嘅情況我唔覺得我哋可以算係無事，不過好彩得你畀人捉埋，最少仲有阿彤可以救我哋。」阿睎自我安慰道。

阿超聽到後本想說出實情，但又於心不忍，於是只好附和他說：「係，真係好彩，我哋好快就會得救，不過我哋都要諗吓點樣自救。」

阿超看了四周，判斷出這是車尾箱，但並沒有任何工具可以利用，要鬆綁只能靠雙手解開，或者靠另一條繩，以兩條繩互相磨擦，最終弄斷宅。

「幫吓我手。」阿超將自己的計劃告訴阿睎，但阿睎卻半信半疑，而且質疑道：「點解要咁麻煩？用刀割斷佢咪得，我褲袋有瑞士軍刀。」

「你唔早講？」阿超聞言反應很大。

「你唔早問？」阿睎不徐不疾的答：「不過我自己拎唔到出嚟，要人幫手先得。」

一輪折騰之後，他們總算重獲自由，下一步便是逃生。他們剛才的擾攘也沒有人來阻止，阿超推斷附近應該無人，但安全起見，他還是稍微打開車尾箱查看外面環境，結果跟他推測一樣，可是地點卻令他毛骨悚然。

「停喺呢度似樣咩？我哋一直命懸一線緊，咁都無事真係感謝主。」阿超連忙道謝，他們正懸空在懸崖一邊，半輛車在空中。

「我哋點逃生先？亂郁隨時一齊跌落去。」阿睎問。

「等人嚟救就不設實際嘅，靠自己啦。」阿超說完再重新檢查一次車尾箱，然後對阿睎說：「車尾箱同後排座位係通，喺呢度碌返入去再走會安全啲。」

語畢，兩人把座位調低，然後爬到車箱再離開，過程非常順利，順利得令人懷疑，為何大費周章捉他們回來但卻沒人看守，任由他們逃走呢？

他們沒有多想，或者是剛巧換班，所以才有空檔吧？但一定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們用最快的速度逃離現場，直奔下山。

「呼，真好彩，估唔到咁都走得甩。」阿睎鬆了一口氣。

「係，應該係前世積嘅福。」阿超看着阿睎說：「你個頭有塊樹葉。」說完便伸手替他撥去樹葉。

「唔該哂。」雖然外人看來有點奇怪，但他倆都不覺尷尬。

一會後，車來了，他們乘車去跟阿彤會合。車上他們聊了很多話題，由孩提時代談起，直到他們相遇，甚至對以後的想法等，彼此都了解了不少。

「你覺得有無前世？」阿超問。

阿睎想了想，肯定的答道：「我覺得有，點解突然咁問？」

「你記唔記得你同阿彤發嘅惡夢？」阿超問。

阿睎點頭，阿超續說：「你哋發嘅夢我都發過，甚至可以話我都經歷過，因為嗰啲正正係我嘅前世，亦都係你哋嘅前世。」

阿睎認為阿超在開玩笑，於是笑道：「你又點會知前世係點？而且一個夢又點會同時係我哋三個嘅前世呢？今次個笑話唔好笑，無諗過就爆肚唔work。」

「哎呀，你咁清醒嘅，咁都呃你唔到，睇嚟我仲未夠班。」阿超自嘲以解尷尬，同時都驗證了阿睎真的把上世的事都忘記了。

「不過記得一陣要同阿彤道歉，始終佢係女仔，受軟唔受硬㗎。」阿超語重心長的說，阿睎卻只是支吾以對。

他們在煲仔飯勝地下車，直奔阿彤所在的店，阿睎和阿彤再次見面，兩人都有很多話想說，但偏偏都不想做先開口的那一個，所以只是簡單打招呼後便繼續吃飯，氣氛尷尬得直達冰點。

萬萬想不到，先開口打破冷場的是Rose，他真心替兩人高興：「I thought你兩個咁耐唔出現係畀佢哋捉咗，luckily你哋無事。快啲叫嘢食，今餐我請。」

阿睎聽到後很是不滿，決定點多點不同食物報仇，而阿超則點了一個飯後，將剛才發生的事完整講一次，Rose聽完後臉色一沉，鄭重的說：「今晚我哋有排煩，食飽啲，可能呢餐係last supper。」

眾人不解，但Rose並沒有多加解說，直到阿超發現阿睎背上貼了一塊不起眼的貼紙，再查看自己的背也有相同貼紙，這才恍然大悟。

「仆街！唔怪之得我哋咁輕易逃走到，原來佢哋喺我哋身上裝咗追蹤器。」阿超連忙把阿睎和自己身上的貼紙撕下丟出街外剛才駛過的車上。

「It's too late，佢哋已經到咗，食埋餐飯再分頭逃走，撇甩佢哋之後喺酒店等啦。」Rose淡定冷靜的說，看來這種情況他已經歷過很多次，已經駕輕就熟。

他們像沒事般邊吃邊說笑，而被騙的那幫人已經坐滿旁邊的桌子，對他們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動手。

「買單之後我行後門走，你哋規劃好路線未？」Rose貼心的問，而他們也已經想好逃跑路線，之後Rose便放下飯錢再召來侍應收取，自己藉言去洗手間然後往後門走去。

阿超三人也同時站起，光明正大往大門走去，奇怪的是那幫人始終沒有動作，只是坐下來吃飯。

「點解會咁？佢哋唔追我哋任何一個，任由我哋逃走嘅？」阿彤不解。

「弊，我諗我哋中咗計，快啲跟我嚟。另外錢我哋收齊哂未？」阿睎邊問邊往後門跑去。

「未，一個崩都未收過。」阿超好像已經意會到發生什麼事，跟着一起跑去，而阿彤雖然還未知發生甚麼事，但還是跟着跑去。

「今次真係貪字得個貧，我哋唔記得咗佢係一個大騙子……」阿睎說，但在後門已經找不到Rose的蹤影了。

「做咩呀？唔係去酒店咩？」阿彤問。

「返去都已經無意思，唔會再見到佢，我哋中咗佢計喇。」阿睎一拳搥在牆上說。

「你講得啱，佢作為職業騙子，我哋都畀佢呃咗，就算去到酒店都唔會搵到佢，直接去機場都可能仲有機，但又唔確保佢係咪真係即走，定經水路、陸路去其他地方。」阿超垂頭喪氣道：「而且我哋都真係畀佢玩到陀陀轉。」

阿彤總算明白了Rose是騙子的事實，但卻不明他如何愚弄他們，於是阿超再加以解釋：「成件事一開始已經畀佢玩緊，佢一嚟就離間你同阿睎，令到你哋關係破裂，等佢脫身前隨時有個人質喺身邊，

我哋無得亂嚟。然後到交收之後我哋畀人捉咗，我估都係佢啲人做，基本上畀佢呃嗰個人從來都只係一個人，唔係一個組織，而山上嗰啲都真係行山人士，餐廳嗰啲都真係食客，貼紙都真係貼紙，無咩追蹤功能。」

「唔係喎，」阿彤表示不同意，提出了異議：「但嗰啲山友同食客真係啤住我哋㗎喎，如果係普通人又點會咁樣？」

「係誤導。」阿超說：「一個簡單嘅心理控制技巧，佢一直嘅鋪陳，令到我哋入咗佢圈套，佢講咩我哋都會腦補當真，你要知人腦其實真係好易呃。」

「你試吓而家返入餐廳，睇吓啲食客仲有無用監視嘅眼光望住你。」阿睎說。

阿彤耍手擰頭連忙說不，接着不甘心的說：「咁樣畀佢呃我真係唔鋸，我一定要教訓佢，你哋有無咩計仔？」語畢望向阿超和阿睎，但他倆一時之間也想不到辦法。

此時，機靈的阿彤偷笑了，洋洋得意的對他們說：「你哋無計，但我有嗮。」他們聽到後也很吃驚，連忙追問，起初阿彤並不想多說，但經他們一番吹捧後，她終究還是忍不住透露了。

「其實喺機場嗰時我已經一眼就睇穿咗佢，佢呢啲男人，我年終都見唔少，所以先故意扮中佢圈套，睇吓佢葫蘆入面賣咩藥，你哋仲誤會我，我真係好嬲！」阿彤故作生氣，嚇得阿超和阿睎連忙下跪道歉。

「我喺佢身上放咗個tag，根據地圖顯示，我估佢去緊機場。」阿彤邊說邊召車，準備動身前往機場。

「一陣有咩計劃？」阿睎問。

「你哋咩都唔駛做，甚至唔駛出現，我會拎返所有我哋應得嘅嘢。」阿彤胸有成竹，阿超和阿睎便決定讓她放手去做，自己只在遠處觀看。

眾人趕到機場，根據tag的定位，終於找到Rose。此時的Rose看到阿彤並未顯得很驚訝，相反還稱讚她：「Well，個委託已經完咗，但你都搵到我，我都要讚讚你，你果然係最smart嗰個，而家你打算點？Leave with me？」

阿彤笑着說：「唔好喇，容乜易下次又畀你賣甩，我唔會次次都搵得返你嘅。」

「You're so funny，你比嗰兩條仔都醒，點會搵唔到我呢？Come with me，同我一齊你會有更好嘅未來。」Rose繼續利誘阿彤，但她依然不為所動。

「我諗我最好嘅未來已經出現咗，唔會有更好。」阿彤意志堅定，還叮囑Rose道：「唔好話我唔提醒你，你今次真係招惹錯人，聽佢哋兩個講，同你交易嗰條友來頭堅唔細，黑白兩道都識人，佢一早已經喺海陸空三路發哂消息，你小心啲。」

Rose聽到後大笑說：「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無用嘅，我唔會中計。」

阿彤也笑了，詭異的笑聲伴隨着她身影的遠去而漸漸消散，留下Rose一人在疑神疑鬼，而正好此時有一班人朝他的方向走來，他雖然對自己很有信心，但為了安全起見，還是迴避了。

「乜唔係唔驚咩？」Rose被身後突如其來的一句嚇得跳起，回頭一看發現是阿彤才定下心來。

「我無驚，只係咁啱要行嚟呢面啫。」Rose嘴硬說。

「唔驚就最好喇，你睇吓嗰班人，我估應該係你一直以嚟嘅仇家，因為我上網搵到一啲關於你嘅嘢，你呢程機小心啲，拜拜。」阿彤邊說邊指着遠處的一班人，正好他們有部份人正看過來，Rose表情有輕微變化，但還是強逼自己鎮定。

此時又有數個人從不同方向朝他的所在處走近，他的危機意識告訴自己這趟旅程會很危險，於是追上阿彤要求她保護，怎料阿彤一口拒絕，Rose也慌了。

「I am begging you，呢次你真係要help我，唔係我實死梗……」Rose苦苦哀求。

阿彤以勝利者的姿態微笑着說：「咁呢單算係新委託，連埋舊嗰單，一次過找咗數先。」

Rose遲疑了，阿彤立即察覺到，於是向着人群大叫：「喂，喺呢度！」Rose立即摀着她的嘴，乖乖掏出錢並問：「要幾多？」

阿彤回答：「你覺得你條命值幾錢？你估佢哋每人願意出幾錢嚟搵你？」

Rose不發一言，拿出電話把銀行的積蓄都轉到阿彤戶口，阿彤確定收妥後便離去，Rose連忙抓住阿彤說：「收咗錢就想走？」

此時，之前一直在遠處等待的阿超和阿睎也都出現了，阿睎率先開口：「你仲未明？呢招你唔係最耍家咩？」

「你再望吓周圍啲人，你覺得佢哋真係望住你咩？」阿超心裏也暢快多了。

Rose再看看四周，剛剛狠狠盯着自己看的人，現在的焦點都不在他身上，是臨時演員嗎？

「Misdirection，你最叻嗰招，覺得點？我學唔學到精粹？」阿彤得意道。

「可惡，你呃我？快啲畀返啲錢我！」Rose憤怒了，一拳朝阿彤打去，阿超反應快擋開了，阿睎以重拳還擊，一拳便把Rose擱倒。

Rose眩暈了一會，眼白白的看着他們三人帶着錢揚長而去。

阿彤和阿睎也和好如初，只是在阿睎心入面，阿超已由當初的情敵，變為經歷生死的好兄弟，佔據了一個重要地位。

容身於你的心內我不輕易說離開

容身於你的心內我不輕易說離開

自從被困車尾箱後，阿睎和阿超的關係好了不少，距離拉近了很多，交流的次數多了，自然也更清楚對方的想法，只是有一個疑問，雖然當初阿睎只當笑話，但哪怕有一點是真實，他也一直不敢再深究下去──夢境與前世。而漸漸地，這個疑問也被時間沖走了，大家都忘記了這回事。

此刻的他們正身處異地，在地球其中一個最神秘的地方，歷史與傳說及神話都十分迷人和引人入勝，相輔相成之下，造就成這地方獨特的魅力，而這地方正是埃及。

這次是他們三人第一次不是因為工作而一起出行，事緣是因為他們在Rose的保鏢委託中最後撈了一大筆，所以想享受一下，選埃及則是公平公正公開的抽籤結果。

「嘩，熱死人，早知就推翻個抽籤結果。」想不到是阿超先開口。

「你係最無資格講呢啲嘢㗎囉好唔好，明明埃及就係你提名嘅。」阿睎尖銳的回應令阿超立即語塞，只能尷尬的笑。

「你哋關係真係好咗好多喎，以前聽呢句好明顯係有攻擊性，但今次聽個感覺完全係變成好friend咁互串嗰隻，你哋幾時變得咁friend㗎？」阿彤好奇的問。

阿超和阿睎相視而笑，有默契地一起保持沉默，令阿彤很是納悶。

「其實今次嚟我係有目的嘅。」阿超對他們說：「我知有個未畀人發現，隱藏得好好嘅金字塔，我想去搵佢出嚟。」而後面的「因為我想睇吓你哋邊個先係真嘅佢。」這句則被他吞了下肚。

他倆聽後都很好奇，異口同聲問：「你點知㗎？」

阿超很想說是因為其中一世有份參與這金字塔的興建，但這樣說他們肯定一笑置之，於是只好編一個故事：「係我睇啲神話同歷史文獻研究出嚟，加埋衛星地圖確認，我好肯定今次係一個畢生難忘嘅冒險。」

阿睎和阿彤聽到後雙眼發光，急不及待想出發探險，但他們萬萬料不到這段對話被另外三個人聽到，他們聽到後也興緻勃勃，不過不是對冒險，而是對盜墓、對金字塔內的陪葬品。

「首先我哋去酒店check
in先，好好喺返晚同觀光吓，再確定路線睇吓點去，不過地點都比較偏遠，我諗一去就幾日，無得沖涼㗎啦，補給都無，記住要帶定多啲物資。」阿超邊走邊說，阿睎和阿彤點頭示意，緊隨其後的三個人也用心記下注意事項。

經過長途跋涉的路程和車程，他們一行人終於來到下榻的酒店。這酒店充滿當地特色，沒有用到任何鋼筋水泥，全都是大石加泥土和黃沙搭建而成。全間酒店雖然沒有一部冷氣機，但卻異常清涼。

「呢間酒店好耐歷史㗎啦，以前係皇室同貴族專用嘅，所以而家我哋就住緊法老都瞓過嘅地方，係咪即刻覺得自己升咗level呢？」阿超興奮的解說。

阿睎和阿彤兩人也十分配合，只要阿超說屎吃完後能變超人，他們也會相信並照做。接着的觀光行程他們三人也心不在焉，基本上都是為翌日做準備。

晚上，阿睎終於按捺不住，私下問阿超：「其實你根本唔係自己研究得知呢個隱藏嘅金字塔，而係你之前講過嘅發夢同前世，係咪？」

面對阿睎突如其來的一問，阿超也打了一個突，慌忙找藉口搪塞過去，因為他自己也解釋不到阿睎和阿彤兩人怎麼會同時夢到同一個靈魂的前世，亦害怕讓他們知道前世真相後會影響他們的關係。

「唔好耍我啦，我仲以為我哋而家係咩都講得，唔會有秘密。」阿睎失望道，阿超沉默以對，而阿睎也轉身入睡。

良久，阿超說：「你估得無錯，的確係我同佢嘅其中一世。」阿睎沒有回應，阿超便續說：「佢本身會係皇后，而我只係工人，我負責幫法老王起金字塔，但呢個法老王其實從來無喺歷史出現過，因為佢只係王儲，未即位就死咗，所以佢都只係陪葬嘅王儲妃。其中重點係個王儲只係小朋友，而佢係妙齡少女，所以佢哋之間根本無愛情，佢只係被安排嘅禮物。」

阿超越說越激動，此時阿睎終於有回應：「呼嚕……呼嚕……」原來他早已睡着了。

阿超看着熟睡的阿睎，雖然阿睎外表是男兒身，但阿超始終認為阿睎靈魂深處是女兒心，所以情難自禁的撫摸了他的臉頰，只見他反射性的用手撥了一下再抓癢，阿超頓時恢復理智，返回自己的床睡覺。

「喵……」嬌嗲的貓聲將阿超從夢境中召回現實世界，而阿睎和阿彤早已不知所蹤，只在茶几上留下了一張紙條。

睡眼惺忪的阿超未有理會字條，傻呼呼的去梳洗，然後懶洋洋的去吃早餐，最後施施然的回去看字條。

不看由自可，一看才知大事不妙！

紙條上寫着簡單兩行字：「我哋喺地圖所示位置，快啲嚟搵我哋，等你救命，快！」

「頂，早知早啲睇張紙條，佢哋畀人綁咗咁耐，會唔會撕票㗎？」阿超心裏想，也顧不着換衣服，直接穿着室內衣服就衝去指定地點。

根據綁匪的紙條，見面地點是在兩條街外的一間房子內，可是阿超始終找不到那間房子，因為紙條所畫的地圖實在太簡單，只有十字和正方形，以及用來標示地點的交叉，連東南西北也沒有畫出。

「唯有試試。」阿超拿出電話，打開地圖，查看阿睎和阿彤的位置，幸好他們有開啟定位，所以還是找到他們的所在地。

「Sor，我嚟遲咗。」阿超一推開門便已經先聲奪人，綁匪和阿睎阿彤都立即看過去，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們竟然有說有笑，像聚會多過像被綁架，阿睎還對阿超喊道：「喂，乜咁遲呀？」

阿超一時間都糊塗了，完全弄不清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就在此時，一位女士從廚房走出來，雙手捧着一盤食物，正準備招待眾人，看到阿超後，立即熱情的打招呼：「嗨，你就係佢哋講好熟呢度嘅friend？多多指教，我叫曾玉嬋，而佢兩個叫郭安發同蕭奮雄。我哋喺度住咗一段時間，今日他鄉遇故知真開心，好耐無見過黃皮膚嘅人。」

「吓？咩事？你哋唔係畀人綁架叫我救你哋咩？」阿超慌忙問。

「哈哈哈哈……」阿睎和阿彤同時失聲大笑，而其餘的三人──曾玉嬋、郭安發和蕭奮雄也同時忍不住笑翻在地，良久才停下來。

阿超依然被蒙在鼓裏，此時阿彤走上前拉阿超坐下並說：「呢個係我嘅意思，邊個叫你咁衰咁唔坦白，呃我哋嚟呢度話係旅行，實際係探險，明知我哋都鍾意呢啲刺激嘢，但又要瞞住我哋。」然後她再指着阿睎說：「呢條友仔本身話唔好咁玩嘅，話驚你報警搞到有誤會，點知而家笑得最大聲係佢。」阿睎強忍着笑，尷尬得不敢與阿超有視線接觸。

「咁即係呢三個人都係你哋請返嚟嘅茄呢啡？」阿超問。

「非也。」郭安發說：「我哋係本地華僑，嚟咗好耐好熟路。」

「唔怕坦白同你哋講，」蕭奮雄也緊接着說：「琴日喺機場已經同你哋有一面之緣，都聽到你哋嘅對話。」

此時，剛放下食物的曾玉嬋也開腔道：「你哋需要信得過嘅導遊，而我哋三個就係你哋嘅不二之選。」

阿睎和阿彤一臉「就係咁嘞」的樣子，阿超立即拉他倆到一邊，然後發問：「呢幾條友我哋唔知佢哋咩料，點信得過？一陣出賣我哋點算？」

「放心啦，」阿彤拍心口道：「我已經試過佢哋，絕對無問題。」

阿睎也幫口說：「無錯，我都同佢哋傾過，佢哋係考古學家嚟，嚟呢度都係想搵古蹟，而家我哋一拍即合，幫到佢哋又幫到我哋。」

「你哋真係咁放心？」阿超問：「佢哋到咗之後賣我哋點算？喺金字塔入面出唔返嚟，等死㗎喎。」

「乜唔係你其中一世有份起咩？入面有啲咩機關陷阱，有咩逃生通道，點樣可以安全離開，你實知㗎。」阿睎說。

「乜你琴晚唔係瞓咗咩？」阿超詫異道。

「聽咗前半part。」阿睎扮鬼臉佻皮地說。

阿超眼見底牌也被揭開了，只好無奈接受，但還是先跟對方約法三章，確保只是考古用途而非牟利，最終所有的發現都會交給當地政府，對方當然也欣然同意。

就這樣，一行六人整裝待發，早飯後便出發。阿超三人背了數日的糧食，作為對比，曾玉嬋三人卻只帶了簡單的考古工具。

「你哋做咩帶咁多嘢？」曾玉嬋問。

「吓？隨時去幾日，而且地點偏僻，唔帶多啲嘢點得？」阿超答。

曾玉嬋三人一聽再後便大笑並說：「你哋所講嘅地方，隔籬有條村，乜都有，係旅遊景點之一，有錢就得㗎啦。」

「吓？真心咩？」阿彤大吃一驚，之後鄙視阿超道：「仲話唔搵佢哋幫，咁咪畀你水咗，帶咁多嘢囉。」

「係係係，你啱你啱，只不過都預咗唔再返呢度，咁都係要帶埋啲行李走㗎啦。」阿超連忙認錯道歉，但不忘為自己找個下台階。

「咁佢都唔知嘅，唔好怪佢喇。」阿睎幫口道，阿超立即報以感恩的眼神。

如是者，一行六人便向目的地進發，半小時多便抵達了。

「首先我哋搵間酒店住先，唔駛紮營咁辛苦。」郭安發說，之後便帶他們進了一間酒店，解釋道：「呢間酒店可以望到所講嘅金字塔所在地，咁樣就可以隨時隨地都望到有無咩異樣喇。」

「呢啲係大家嘅門匙，放低啲嘢就行喇。」蕭奮雄說完便分發門匙予大伙，他們總共訂了三間房，女生一間，兩組男生各一間。

房間是標準的酒店配置，沒有甚麼特別和主題，他們放下行李，只帶一些裝備隨行，之後便在大堂等候，在市場買好了一日的物資後正式出發。

離開村莊，根據地圖行過一段崎嶇的山路，攀山涉水逾一小時，終於抵達目的地。

「咳咳.....」阿彤有點微言，阿超準備好捱罵，因為眼前的一大片平地，竟然擠滿了遊客，他們不是來找金字塔，而是來母親河用河水沖身。重點是旁邊還有馬路，可以乘巴士直達。

「咁我都係跟住地圖啫，佢都無顯示話有車搭.....」阿超先開口，話中有着萬般無奈。

「我哋快啲開始啦。」阿彤沒好氣的說。

一行六人走到母親河的彎曲處，找到了三塊矗立着的大石。作為路標，它們指着黃沙中其中一個不起眼的沙丘。

阿超指着腳下沙丘說：「挖呢度。」然後六人便開始掘挖工作。用了差不多十五分鐘，阿睎挖到了一硬物。

「我挖到啲嘢！」阿睎說完，眾人便齊心合力把它拔出來，始發現它是一塊刻了全知之眼的石板。

「就係佢喇。」阿超說完便擦乾淨它，再把水倒在石板上，大家才發現全知之眼的眼睛是以晶瑩剔透的寶石製成，在陽光照射之下，地上出現了一幅地圖。

「呢個就係去金字塔嘅地圖？」曾玉嬋興奮的問。

「無錯，不過……」阿超還未說完，蕭奮雄便打斷他，雀躍的說：「咁我哋仲唔快啲行？」

「你哋唔好咁心急先，聽埋人哋講落去先。」郭安發制止了他的伙伴。

「唔該，」阿超續說：「不過呢幅地圖都好多年之前，而家周圍環境都唔同哂，搵都要花啲時間，特別係喺無地標嘅沙漠入面。而家唯一可以認到嘅係呢條曲線，代表母親河，其他呢三個三角形同埋呢個正方形係咩都已經分唔清，仲有呢堆米字咁嘅嘢，咁多喺埋一齊都唔知代表啲乜。」

眾人都苦無頭緒，唯獨阿睎拿出了電話查看地圖後有所發現：「大家，可能今次有幫助，多得阿超不斷提話用地圖，我諗大約知係咩。」

大伙聚攏到阿睎跟前，與阿睎一起比對地圖，赫然發現三角形是山脈，米字堆是樹林，正方形是神殿遺跡，要找的金字塔入口正是三者拉直線交匯之處，亦即是現在的巴士站附近。

「睇嚟我哋要入夜先做到嘢。」郭安發說。

「或者我哋去望吓先，啱啱都唔覺有類似入口嘅地方。」曾玉嬋說。

「呢個金字塔其實比較特別，係倒三角形，所以係向下行，我諗個入口已經畀啲沙埋住咗。」阿超解釋。

「咁就麻煩喇，而家變哂馬路，萬一唔畀沙埋住，而係畀柏油頭埋住咁點？要鑽地先得喎。」阿彤突破盲點。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着，最後還是空談而沒有行動，蕭奮雄忍不住吐槽道：「紙上談兵就搵到入口咩？」

聽君一席話之後，大家都靜了，拿起工具便往巴士站方向走去。

巴士站遊客眾多，阿超一眾人經過再三測定之後，確認了應該是入口的位置，正好就在巴士站旁還是黃沙的部份，不用鑽地，可是挖掘也要等遊客都走了才能開始。

「你哋估吓要掘幾深先會搵到入口？」阿睎提出疑問，但沒有人能確切回答。

時間一分一秒過，在沙漠中，每六十秒便有一分鐘過去，直到晚上約九點，最後一批遊客才離開，這才迎來久候的挖掘時間，可是大伙準備的物資已在無盡的等待中吃個清光，現在全都飢腸轆轆，而且入夜後氣温也下降不少，飢寒交迫之下，他們也無力工作。

「不如今晚準備好啲，聽日先正式開始。」阿彤提議，其他人都贊成，唯獨阿超反對，無他，只因他想盡快解開阿睎和阿彤之謎。

「既然我哋團長咁有heart咁堅持，不如咁，我哋女仔返去買物資，你哋男仔喺度掘住先？」曾玉嬋提議。

「其實叫外賣送嚟都得，我諗呢度都有外賣平台。」阿睎今天的腦轉數特別快。

「一言驚醒夢中人，呢度有，等我叫，大家想食啲乜，同有咩需要？」郭安發拿出電話。

各人爭先恐後的點完餐後，便正式開始挖掘工作。眾人在大大的沙漠裏面挖呀挖呀挖，很快便挖了一個四米闊三米深的坑，但要找的金字塔入口還是未看到，而外賣亦於此時送到，於是他們放下手頭工作，先大快朵頤。

「呢個蔬菜釀飯你嘅。」阿睎把飯遞給阿超，然後再拿自己的餐點，之後才拿阿彤的餐點，雖然這只是一個很微小的舉動，但看在阿彤眼裏卻放得很大，只是她為大局着想，選擇先忍讓。

飽吃一頓補充能量後，他們繼續挖掘，終於在離地面六米深處發現了金字塔。

「呼……」阿超鬆一口氣，然後鼓勵眾人：「我哋離目標好近喇，只要搵埋個入口就得，應該喺邊緣附近。」

「夠喇，大家可以停手！」曾玉嬋突然大叫。

蕭奮雄也奸笑起來，附和說：「無錯，多謝你哋咁辛苦，跟住落嚟你哋都可以休息喇！」

「咩話？我果然無估錯，你哋真係奸嘅！」阿超怒道。

「冷靜冷靜，你誤會喇。」郭安發安撫阿超並解釋說：「我哋意思係你哋唔駛再盲點烏蠅咁去掘，因為我哋有工具可以幫手搵到個入口。」說完從背包中拿出數個很細小的遙控車。

「唔通係自動搵入口機械人？」阿睎感到很新奇有趣。

「差唔多喇，佢哋係素描機械人，可以素描成個金字塔，咁我哋就避免到好多麻煩嘢。」郭安發耐心解釋。

「好心你啦，唔好郁啲就懷疑人哋嘅好心先得㗎。」阿彤對阿超開玩笑道。

「對唔住囉……」阿超尷尬道歉。

機械人鑽進沙裏，大約三分鐘後，電話屏幕便顯示出金字塔的基本結構，正好他們要找的入口在坑的旁邊，所以他們挖了一會便找到。

入口封鎖得十分嚴密，除非用炸藥炸開，否則不可能撬開它，幸好他們找到門匙，才避免了白行一趟的情況。

阿超把全知之眼放進門上的孔洞中，可是門並沒有打開，眾人都十分疑惑，此時發揮作用的還是細心的女士。

「隻角崩咗一忽。」曾玉嬋說，然後眾人才發現這點瑕疵，但這也是正常，畢竟是多年的製成品，有少許損壞還是正常，可是這卻成為不能進入金字塔的關鍵。

「或者可以咁試下。」阿彤說完做隨手拿起一些沙，逐少逐少放到全知之眼上，神奇的事發生了，沉重的石門竟然就這樣緩緩打開。

「點解嘅？」蕭奮雄明顯被震懾了，忍不住衝口而出。

「咁多年前嘅產物，你期待佢啲機關會有幾先進？識用重力已經係走在潮流嘅尖端喇。」阿彤自滿的解釋。

石門打開後，一條深不見底的石梯率先映入眼簾，而照明用的火把也自動燃燒亮了起來，這把除阿超以外的人也嚇倒了，紛紛以為遇鬼了。

「唔駛驚，只係有氧氣進入，然後啲火把先着啫，化學嘢我都唔識咁多，不過都要小心，戴返個豬鼻，着返件外套，皮膚盡量唔好外露。始終咁多年，入面啲細菌我哋而家未必有抵抗力，啲霉菌都可能破壞我哋個肺，仲有啲唔知咩菌都可能會傷害我哋皮膚，即係俗稱嘅『法老王的咀咒』。」阿超不慌不忙邊解釋邊穿上裝備。

待眾人都穿好裝備後，他們便正式進入金字塔內。

走了約三十級樓梯後，他們到了第一個墓室，這裏亂躺着數十具骸骨，阿超走到其中一具骸骨前，抹走上面的灰塵，百感交集的看着它，良久才離開，其餘眾人也只能靜心等待。

離開一號墓室後，他們再沿樓梯往下走，途中經過二號和三號墓室，都分別亂躺着數十具骸骨，這些全都是建築工人。古時的人已經深明只有死人才不會洩密的道理，為免皇陵地點曝光，打擾法老重生和統領幽冥世界，以及確保法老在陰間有下人可使喚，這些建築工最後都會被強制留下在金字塔內作陪葬，而阿超也是其中之一。

「跟住先係重點，小心唔好亂咁掂同拎啲嘢，因為有好多機關。」阿超告誡眾人，而郭安發聽到後便跟曾玉嬋和蕭奮雄打了一個眼色。

隨着他們越走越深，金字塔也越來越窄，他們到達一個佔地全層的空間。這一層只有不同的眾神雕像，並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也沒有繼續前行的道路，他們已經到了終點，但王儲的屍骸卻始終沒有出現，更枉論那些金銀財寶。

「就咁？無路啦？」蕭奮雄顯然有點不滿。

「如果你係普通人，的確就係咁就完，但同我一齊嚟得就唔會咁簡單。」阿超說，然後仔細查看四周的雕像，對阿睎和阿彤喊話：「接住落嚟就係你哋最期待嘅冒險情節。」阿睎和阿彤聽到後，所有疲勞都一掃而空，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雀躍和興奮。

「你哋身處呢層，真係無發覺啲咩特別嘢？」阿超向各位發問。

眾人都搖頭，唯獨郭安發有點頭緒，回答：「啲雕像嘅臉方向好似唔係幾啱。」

「啱咗一半，呢九柱神望嘅方向都唔同，所以呢樣就係關鍵之一，佢哋要同時望向地下中間呢個『安卡』先得，但仲有一半我講埋你哋知，就係次序。呢啲神都有主次大細之分，佢哋而家係打亂咁放，換言之轉動佢哋嘅時候係要順埋次序。」阿超像探險電影主角般解釋。

「咁好簡單啫，拉係第一個，之後係舒，再之後就係泰芙努特，然後就蓋布、努特、奧西里斯、伊西斯同塞特，最後就係奈芙蒂斯。」曾玉嬋如數家珍般輕易背出正確次序，令眾人大感佩服。

正確轉動雕像後，以安卡為中心點，地板分開了，露出一條樓梯，眾人沿樓梯走下去，終於看到了全金打造的一個天秤，兩端分別放着一個心臟和一條羽毛，正以微妙的關係令天秤完美平衡。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這天秤似乎是真的能用。

辛苦一整天終於看到一件像樣的寶物，蕭奮雄終於抑制不住自身的利慾，衝上前想把它取走。電光火石之際，幸好郭安發眼明手快阻止了他，才避免了一次全軍覆沒的危機。

「你傻咗？」郭安發怒罵道，但曾玉嫿用的方法更直接，與其罵，不如出手更好，她一巴掌打在蕭奮雄臉上，把他打得魂不附體。

「你哋做乜？我哋唔係講好咗咩？而家你哋玩良心發現？」蕭奮雄不甘心的指控着。

「我都估到你哋唔係咩考古，而係盜墓嗦啦。」阿超立即說，而曾玉嫿和郭安發也不再狡辯，坦白承認自己就是來盜墓。

「不過我哋而家係坐埋同一條船。」曾玉嫿說：「後面道門已經不知不覺關咗，呢個金字塔嘅防盜系統睇嚟都幾精密。」此時阿睎和阿彤回望身後，才驚覺出口真的已經封閉了。

「哈，果然係盜開墓，呢點你都發覺到，好彩你阻止到個無腦嘅，如果唔係我哋已經畀啲機關殺咗。」阿超冷笑說，但言談之間又帶點嘲諷。

「不過你唔解開呢個機關，我哋都係喺度等死，呢度啲氧氣唔係好多，好快就會用完。」郭安發也指出了目前嚴峻的情況。

面對這樣的情況，阿睎和阿彤立即跑到阿超身後助威，而且支持他不要向惡勢力低頭，可是審時度勢之後，阿超卻持相反意見：「或者我哋唔應該嘥多餘嘅氧氣去爭執，要嘈都係等出返去先嘈，呢個金字塔只要入口關咗，喺入面係絕對開唔返門。」

「明智嘅選擇，等我哋好好合作，我哋都只係求財，絕對無諗過要傷害你哋。」曾玉嫿說。

「咁幾時先可以攞走啲寶物？我要寶物！」蕭奮雄此刻眼睛只得寶物。

「我哋真係同佢哋合作？佢哋真係信得過？」阿彤問。

「好似一開始係你哋勸我信佢哋，而家反而係你哋問返我嘅。」阿超說。

「阿超話得就得嗦啦，信佢啦！」阿睎遊說阿彤，阿彤白了他一眼。

「咁我哋首先要解開呢個天秤嘅機關，你哋知唔知個天秤代表啲乜？知道的話基本上就可以解開個機關。」阿超賣關子道。

「呢個時候都仲要賣關子，真係從容。呢個係阿努比斯天秤，係人死後嘅審判，將個心放上去天秤，如果重過瑪特嘅羽毛就會畀阿穆特吞噬，永不超生；相反如果輕過呢，咁就可以上天堂。」曾玉嫿說。

「好詳細嘅解答，睇嚟你對埃及神話都有啲研究。」阿超讚許道：「所以呢個機關嘅關鍵就係令羽毛

重過心臟。」

「咁好簡單啫，攞走個心臟咪得。」蕭奮雄單純的說。

「真係單細胞生物，四肢發達，頭腦簡單，有咁易就係人都入到嚟喇！」阿彤挖苦道。

「Good try，不過的確無咁易。要羽毛重過心臟有兩個方法，一係加重羽毛重量，一係減輕心臟重量。根據神話，心臟點先會輕過羽毛？」阿超對着曾玉嬋說。

「要多啲付出同行善，但同而家有咩關係？」曾玉嬋不解。

「而家就係要付出，你見唔到個心其實係一個容器嚟？你認為心要裝啲咩？」阿超又故弄玄虛。

「鮮血！」郭安發衝口而出。

「無錯，所以要有人付出鮮血填滿個心。」阿超冷靜的說。

「吓？咁殘忍？有邊個會肯呀？」阿彤感到很噁心。

「要一個熱血嘅人付出佢嘅鮮血就得，」阿超續說：「不過而家現代社會，仲駛乜咁封建？只要搵同人體血液相同温度嘅液體填滿個心就得。」

說完阿超從背包取出保温瓶，正想把瓶裏三十八度的暖水倒進心臟，蕭奮雄立即出手阻止並說：「你傻咗？係人都知再倒水落去會加重個心臟，天秤就會側去心臟嗰面，你想害死我哋？」

阿超怒視了他一眼，他害怕得拿開了手，任由阿超繼續倒水。說也奇怪，水倒進心臟後竟未有變重，天秤反而向羽毛傾斜，身後的石門再次打開，天秤後的地板也露出了一條秘道。

「點解會咁嘅？」蕭奮雄覺得很神奇。

「化學嘅嘢我識條鐵咩，work就得喇。」阿超未加解釋，卻率先走進秘道，阿睎和阿彤也緊跟其後，然後曾玉嬋等人也進了去。

這條秘道明顯跟前半部的金字塔很不同，整條通道也以金和寶石裝飾，格外富麗堂皇，而且沿路還有壁畫，歌訟這位早逝的王儲小朋友。他們邊行邊欣賞，不知不覺來到了金字塔的底部，王儲小朋友的墓室。

王儲的木乃伊放在正中間，旁邊還有其妃子的木乃伊，亦即是阿超此行的目的，而整個墓室還有數之不盡的黃金製品、寶石和文物，全部價值連城，看得曾玉嬋等人垂涎三尺。

「阿睎、阿彤，你哋過一過嚟。」阿超呼喚兩人，並指着妃子木乃伊說：「你哋望住佢覺得點？有無記起啲咩？」

可是他倆都搖頭，但阿超還未放棄，握着他們的手觸碰妃子木乃伊，但還是無特別事情發生。

另一方面，盜墓的曾玉嬋等人大肆搜刮財寶，務求拿走盡可能多的寶物，阿超看在眼裏卻沒有阻止，

只是簡短地說：「我講過呢啲嘢要畀返埃及政府，你哋就咁攞走法老會懲罰你哋。」可是他們未有多加理會，還裝了滿滿的三大袋。

眼見此趟白行，阿超也不想久留，於是小聲的在阿睎和阿彤耳邊說了一句話便帶他們迅速離開，臨行前還語重心長的對盜墓三人組說：「我哋而家走喇，重提一次，唔好盜墓，放低啲嘢交返畀埃及政府。」

「你都黐根，咁辛苦入到嚟都唔拎啲嘢走？我先無咁笨。」蕭奮雄邊把寶物塞進袋邊說，而曾玉嬋和郭安發也搜刮得七七八八，準備離開。

「唔好塞咁滿，太重弭唔起都係無用。」郭安發對蕭奮雄說。

三人背着重重的袋，跟在阿超三個身位之後，他們步出秘道，走往石門，而就在他們走到黃金天秤前時，石門再次隆隆關上。

「喂！你做咗咩手腳？快啲放我哋出去！」蕭奮雄發瘋的叫嚷。

「我警告過你哋㗎，你哋唔聽，畀法老咀咒，我都幫你哋唔到，開門方法啱啱已經做咗一次，不過只要你哋唔放棄啲財寶，咁無論做幾多次，石門都唔會開。」說完後阿超便離開，留下他們三人在黃金天秤前審判自己。

沿路折返，過程十分順利，他們很快便返回地面，但阿睎還是忍不住問道：「點解石門會自己關咗？」

機智的阿彤沒好氣的說：「咁你都仲唔明？阿超都暗示咗好多次，而且一開始入金字塔我都做咗一次示範。」

「真係醒㗎喎，咁你都留意到。」阿超稱讚道，但阿彤卻不以為意。

「其實我都唔知點解會知，就好似自然反應咁，好自然就知。」阿彤呢喃。

這句小聲的自言自語被阿超聽到，但想不到阿睎說的更加震撼。

「我出返嚟之後，有一刻見到啲唔同嘅畫面，我見到成個強盛嘅古埃及點樣挖呢個金字塔，不過應該係受金字塔影響，有啲眼花。」阿睎猶疑道。

「睇嚟我今世遇到啲特別嘢，」阿超心想：「或者佢哋兩個都係佢，但靈魂分開咗做兩個，但都share同樣嘅記憶。」

「等等先，呢樣我哋唔討論住，我哋真係救唔到佢哋？」阿睎話題一轉，再次聊到盜墓三人組。

「佢哋只能自救。」阿彤補充說：「我嘅直覺係咁話我知。」

「佢哋一日唔放低貪念，一日都唔會過到天秤審判，睇佢哋自己造化。」阿超說完便打算離開，阿彤卻叫停了他。

「我哋都要關咗個金字塔佢㗎。」阿彤說：「雖然咁樣佢哋就真係永遠都出唔到嚟，但個金字塔我覺

得應該畀佢繼續長埋地底，等入面嘅人可以唔被打擾。」

「咁好殘忍喎，萬一佢哋真係知錯出返嚟，但道門畀我哋封咗，咁我哋咪變咗殺人兇手？」阿睎越想越害怕。

「但我哋都無理由無止境等落去㗎……阿超，你嚟講句公道說話，佢而家淨係會聽你講嘢。」阿彤竟然向阿超求助。

「吓？」阿超先是有點錯愕，但很快便回過神來，提出了解決方法：「或者我落去多一轉，畀最後通牒佢哋，睇吓佢哋係要命定要財寶。」

「咁危險？我唔贊成，萬一佢哋傷害你咁點算？」阿睎即時反對。

阿彤開始沒好氣，晦氣的說：「咁一係你兩個一齊落去，我喺度睇水。」

這個方案阿睎又拒絕：「咁你一個喺度，有危險邊個救你？唔得！」

「咁你想點？三個一齊落返去，之後畀啲乜都唔知嘅路人甲拎走全知之眼將我哋困哂喺入面？」阿彤對阿睎的婆媽感到煩厭。

「得，你哋唔好嘈喇，傷感情，我一個人落去就得，我最熟路，而且最有經。」阿超說完便再走進金字塔，不給阿睎發言的機會。

阿超一邊走一邊回想，跟他倆的相遇也像命運的安排，如果他推測真的正確，那他們便是共享同一靈魂和記憶，所以互相吸引、走在一起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他們這種相遇也是0.000049的概率，反而阿超為了尋找每一世的她，漸漸將自己與其他人隔離開，慢慢變成了52Hz的那方，將各自的立場都反轉了。

「或者我都應該放低執着？」這是頭一遭，阿超萌生了放棄的念頭。

再次來到石門前，沉沉的石門依然沒有打開，這表示盜墓三人組依然不願放棄財寶。

「喂，你哋仲在唔在生？」阿超隔着石門問，可是得不到回應。

「唔理你哋聽唔聽到，都同你哋講返聲，我哋就走，會封返個金字塔，咁就點都出唔返嚟，所以今次係你哋最後出返嚟嘅機會，我畀五分鐘你哋諗，五分鐘之後我會走，呢個金字塔都會再次長眠黃沙之下。」阿超續說。

一門之隔的三人聽到後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阿超也很納悶，奈何他也無法從外打開石門，而時間亦一分一秒的流逝。

「嘭」的一聲巨響，爆炸的氣流把阿超彈飛數米，重重撞在牆上。沉重的石門被強行爆破，在塵土飛揚的金字塔內，三個黑影迅速在阿超眼前跑過，而剛才的爆炸更令古舊的金字塔結構受損，很多地方也出現裂痕，甚至已經剝落崩坍，隨時都會倒塌。

「估唔到佢哋會咁癲，犧牲成個金字塔，呢個歷史文物比佢哋偷嘅嘢價值仲要高n倍，佢哋真係無腦，仲要破壞咗佢嘅死後安寧，無得原諒。」阿超非常憤怒，決定要找他們算帳。

他拍一拍身上的灰塵，然後拔足狂奔，盡全力追上他們，終於在出口前的一號墓室看到他們的身影——不過是變成箭豬的身影。

他們大量出血，奄奄一息，已經無力移動，看到阿超走到他們身旁，便盡最後的力氣求救，可是阿超卻極奇冷酷的回答：「你哋點都救唔返，就算救返都嘥藥費，呢個係你哋最好嘅結局，破壞呢個金字塔仲可以死得咁爽快，已經益咗你哋！」說完便逕自離開金字塔，留下他們等死。

阿超甫步出金字塔，憂心忡忡的阿睎和阿彤立即上前迎接，並問：「啱啱聽到勁大爆炸聲，仲要我哋都feel到震動，幾驚你有事，好彩你安全出返嚟，啱啱發生咩事？」

「一陣走咗先講，呢度而家好危險，隨時會冧，快啲拎埋全知之眼走人。」阿超呼吸紊亂，或許剛才的衝擊造成內傷。

「咁嗰三個人點？」阿睎問。

「走咗先講，咳咳……」阿超咳着說，還吐出了一口血。

「唔好再問喇，阿超叫得我哋走就快啲走，你快啲扶住佢走。」阿彤邊說邊取走全知之眼，金字塔的入口再次隆隆關上，然後簡單的把入口用沙鋪好便離開。

時間已經是清晨，首班巴士在半小時之後亦已到達，他們乘巴士回到村莊，然後再到附近醫院求醫。

經醫生診斷後證實只是輕微骨裂和輕微內出血，問題不算嚴重，留院一晚後，在阿超堅持之下還是出了院。

而阿睎和阿彤則趁這段時間找到了大使館把金字塔的發現告知對方，加以全知之眼做證據，大使館不得不相信而且非常緊張，立即聯同政府相關部門到現場發掘。後來聽說他們在現場尋找了數個月甚麼也發現不了，可能是之前爆炸令金字塔粉碎了，所以他們最終只能放棄。至於全知之眼，官方也沒有對外發表，不知有甚麼打算。

阿超出院後，他們三人逗留多兩日便啟程回家。

「我有一樣嘢始終都諗唔明，其實點解啲沙一直壓住個全知之眼鎖匙位，但一直都唔開門呢？明明只係用重力嚟做機關。」阿睎在飛機上問。

「唔知喎，可能全知之眼仲有啲更先進嘅機關，而唔係重量呢！」阿彤輕鬆答道。

「原因係點都唔重要喇，我哋浪漫啲，當係王儲小朋友嘅祝福啦！對我嚟講，最重要嘅係你哋和好如初。」阿超摟着他們的脖子高興的說。

「咩呀？我哋一向都好好，無事喎。」他倆異口同聲道，最後三人哈哈大笑，愉快的回程。

說到最愛你請頒個世一給我

說到最愛你請頒個世一給我

埃及之旅之後，他們三人有一段時間沒有聚在一起，主要是阿超的刻意迴避，這令阿睎和阿彤很苦惱，雖然他們已和好如初且更加甜蜜及更有默契，但沒有阿超在旁始終覺得若有所失。

「咁落去唔係辦法，諗諗計。」阿彤說完喝了一口綠茶多多，這是阿睎親手調配的。

「都無計，搵極都唔覆，咩理由藉口都用哂，佢都只係覆『嗯』同『哦』，都唔知可以點。」阿睎也很苦惱，也喝了一口綠茶多多。

「其實佢之前講嘅前世，雖然我唔太信，但又真係有啲感覺，我都唔知點講，最近諗咗好多，想搵佢問清楚。」阿彤煩惱得很，整個人無力的軟攤在桌子上。

「其實之前Rose單嘢嗰時佢都有同我提過吓，嗰時我以為佢吹水，但而家諗返又好似真真哋，特別係去完金字塔之後，嗰種感覺同一閃而過嘅畫面，我都好想搞清楚佢。」阿睎也有事情想弄個明白。

「最近萬事屋啲嘢佢自己一個人搞哂，都無問過我哋，都唔知佢想點。」阿彤怨聲載道。

「Hey，
baby，你真係天才，我哋點解用萬事屋搵佢？表面上我哋委託佢幫手查我哋嘅前世，實際上就係同佢坐低三口六面問清楚。」阿睎靈機一觸，阿彤也非常同意，於是他們便在乜都得萬事屋上發出了委託。

「你好，我哋最近有啲困擾，我哋發嘅夢太真實，好似曾經身歷其境咁，唔只一次，最近仲密咗，好想知點解同解決咗佢。」阿睎和阿彤反復查看了數次，確定無破綻後便傳送。

不到十分鐘，阿超已經有回覆：「你哋好，就咁聽你哋描述，唔知你哋信唔信，呢啲應該係你哋嘅前世記憶。最近密咗可能係有啲嘢觸發咗佢哋，解決就解決唔到，不過可以試吓幫你哋搵個原因。唔知你哋方唔方便見個面？可以嚟我office。」

看到阿超的回覆，他倆既生氣又高興，但還是暫時壓抑着怒火，待見面時才爆發，於是回覆：「太好喇，唔知今晚方唔方便呢？」

這次不出一分鐘，阿超便回覆：「無問題，今晚六點，不過完成之後我會收返酬勞，今晚再面談，地址我轉頭send定位畀你哋。」

對話完結，定位也隨即收到了，雖然還有點時間，不過阿睎和阿彤也決定即時動身。

「一陣打算點做？」阿睎問。

「直接問㗎啦，唔轉彎抹角，又唔係我哋做錯，駛乜怕佢！」阿彤大放狠話。

現場是一個工業舊區，工廈林立，但勝在地方大租金便宜還內置洗手間。工廈外牆雖然殘舊，但內裏卻截然不同，就像進了平行世界一樣，新潮、先進、摩登、年輕，所以租這工廈的都是心懷夢想的年

輕人。

他倆在工廈內觀察了一會，發覺去萬事屋的人絡繹不絕，生意看似非常好，這更令阿彤憤怒：「生意咁好，忙到咁都唔搵我哋幫，佢點做得哂？」

「可能因為咁，佢先無時間搵我哋呢……」阿睎突然嘗試為阿超開脫，阿彤立即以怒目回應，嚇得他連忙道歉。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終於輪到他們。他們甫打開門，狹小的辦公室已經坐滿了人，粗略估算，最少十多個。

「好惡，實在忍無可忍……」阿彤的怒火已經燃燒到沸點，只差七竅生煙。她走到隊前，對着第一個等待的人，笑容可掬的問：「呢位先生，唔知你有咩需要我哋幫呢？」

在阿睎和阿彤出手襄助之下，人龍很快便煙消雲散了，最後只剩下他倆這組客人。

「點解你哋知呢度嘅？」阿超一看到他們便問，好奇中帶點尷尬。

「因為今晚我哋係你嘅客人！」阿彤說，然後拿出電話展示給阿超看，並說：「但幫哋解決問題之前，呢度係你啱啱出面啲客嘅委託，有啲好簡單已經幫你做咗，剩低嘅你自己搞掂埋佢。」

「噢！唔該你哋。」阿超先道謝，然後說：「照咁睇，夢境問題應該就係你哋兩個啦！我真係蠢，點解咁都諗唔到。」

「無錯，我哋要知原因。咩夢境、咩前世，到底係咩一回事？點解去完埃及返嚟啲夢會密咗咁多真咗咁多？點解去完埃及返嚟你要避開我哋？」阿睎連珠砲發，問得阿超一時間也對不上嘴。

「仲有，點解我同佢啲夢會咁相似，有啲直情好似上下集咁，快啲講係咩事，同避我哋有咩關連？」阿彤也追問。

「冷靜啲，你哋一輪嘴咁問，我根本答唔切，我逐樣逐樣講，之後你哋就會明。本身我都唔諗住講，唔諗住再同你哋有咩交集，但你哋搵到上門，即係命中注定要面對。」阿超呷了一口茶，準備長篇大論，逐一解答。

「講起上嚟都有排講，我試吓簡短啲講啦。其實我同你哋喺好多世之前已經識，當時我哋發展成為戀人，但因為一啲原因，最後我哋都無好結局，唔只一世，而係每一世我哋都無好結局。」阿超回憶道，阿睎和阿彤留心聽着。

「而我自從第一世遇見你哋之後，每次投胎我已經無再飲孟婆湯，等我每世都可以搵得返你哋再續前緣，寫個happy ending，但暫時都仲未寫到。至於點唔飲孟婆湯，我都唔多講，上世教過一次，但你哋都係唔成功，只有我得咗，亦都因為無飲孟婆湯，我嘅記憶、知識同技能可以不斷累積，到而家差唔多你哋講乜我都識。」阿超繼續說，而這次阿彤打了一個岔。

「唔好意思，我有嘢想問，」阿彤不解的問：「你話同我哋從來都無好結果，即係同時同我哋兩個一齊？雙性戀？咁以前實唔接受啦，同埋估唔到你都幾花心。」

「哈哈，聽埋我講落去先啦，聽埋你哋會仲覺得變態。」阿超開玩笑道：「我哋投胎喺世界各地，唔同人種同身份，甚至係唔同物種！所以你哋諗到嘅人獸戀、甚至昆蟲戀都有，問你哋怕未？但最重點係，無論我哋變成咩，我都會一眼就認得出你哋，都會喺埋一齊。」

「咁犀利？所以埃及嗰個就係其中一世，而之前夢境嗰啲又係另一世。但無可能咁多世都無一次係happy ending㗎？照理你都會學到嘢，避免犯過嘅錯誤㗎。」阿睎整理好再提問。

「啱呀，的確係避免到，每次都做得更好更完美，但就總會有其他我控制唔到嘅事發生，到最後都係功虧一簣，哈……」阿超苦笑道。

一時之間，時間好像停止了般，大家也不發一言，空間異常寧靜，大家也不忍心打破這刻的安寧。

最後還是阿超親手打破這尷尬的寂靜，繼續說：「你哋講嘅花心同雙性戀，其實我唔係。其實係唔知點解，今世由『你』變成『你哋』，即係你哋一分為二，我都搞唔清楚原因。本身我都唔確定，所以先帶你哋去埃及，去完之後我就知道，你哋真係一分為二咗。」

「吓？」阿睎和阿彤十分驚訝詫異，無時間差的同時給出同一個反應。

「唔好話你哋，我都好吃驚，所以我先話你哋share緊同一段記憶，你哋啲夢好似上下集咁，其實就更加引證咗我嘅說話。我唔知你哋點解會分體，同埋以後有無機會合返做一個，不過我可以肯定嘅係，我唔可以介入到你哋之間，因為你哋兩個先係最match，最適合喺埋一齊。如果有機會令你哋合返體的話，我諗唔到另一個更好嘅方法，只有你哋合返埋一齊，先係我一直搵緊嘅人。」阿超將自己的推論提出，但換回來的卻是阿睎和阿彤的反對。

「你呢啲咩推理嚟？有咩證據？你話係就係？你只係多咗幾世記憶，就當自己乜都識？」阿彤十分忿怒。

「姑勿論我哋係咩原因而發同樣嘅夢有同樣嘅記憶，但我哋始終係兩個人，下世係點我唔知，但今世就係兩個獨立個體，你唔可以用你嘅自私諗法嚟幫我哋決定人生！」阿睎亦十分激動。

「我……唉，我都唔知點講，我有諗過同你哋一齊嘅各種可能，但最後發覺，當中最多嘅係唔可能。呢個係天意，之前咁多世都唔畀好結局我哋勸我放棄，今世直接將你哋變做天生一對，仿佛係話畀我知，我同你哋唔會係一對。」阿超沮喪的說。

「你唔係話好鍾意我哋嘅前世咩？咁樣就放棄，可以係有幾鍾意？少少測試都過唔到？」阿睎繼續激勵阿超。

「的確我係好鍾意，但我諗到呢刻應該要停止，等下世再續前緣。」阿超別過臉，他不想被人看到他流淚。

「你係咪每一世都係咁？遇到咩事都淨係諗自己，唔會企喺人哋角度諗，只係自己覺得然後就去做？如果係咁，難怪你哋無一世有好結局，你哋根本就無溝通過！」阿彤一語中的，直擊要害。

「梗係唔係啦，我哋有溝通㗎，只係佢永遠都唔明我，搞到我好似好孤獨無人明咁。我每世都好就佢，反而係佢越嚟越無理取鬧，搞到嘈交，每次都係我冚返佢。但你哋都知，感情出現咗裂痕就永遠修補唔到，不過其實每次嘅悲劇結局都唔係因為呢啲小事，而係其他唔係我哋控制範圍內嘅事造成。」阿超極力否認。

「乜你真係咁覺得？佢真係唔明你，令你好孤獨？根據我嘅夢，同你所講嘅嘢係兩回事喎。你口講話溝通，但其實咩都無講過，然後就覺得你就哂佢點解佢仲要咁無理取鬧，你覺得自己一味忍就叫溝通就叫愛？你覺得佢忍得你少咩？直到大家忍無可忍就嘈交，你心入面嘅說話永遠只到發脾氣先會講，咁嘅狀態你幾有道理都無人會想聽！就係呢啲裂痕令到佢覺得好劫好辛苦同你磨合唔到，最後要同你分開！而你所講嘅唔係控制範圍內嘅事其實都係可以避免，問題係你真係有了解過佢，有同佢溝通過咩？你知唔知佢每日係點過？你覺得佢真係開心？」阿彤說了一些阿超從未聽過想過的事，令他語窒。

「無錯，我都覺得係咁，你所知嘅前世只係你嗰part，但佢嗰part你從來唔知，而且你從來都無打算去知，你一次都無問過我哋，只係聽我哋講同講你嘅版本。每次bad ending其實都係個天畀一次機會你去改、去了解同關心佢，但你無一次係有做過。或者因為咁，個天先要我哋做一次畀你睇，等你知何謂愛！有無諗過點解得你先可以留住前世記憶而其他人即使知道方法都唔得？就係因為個天想你記得衰啲咩，畀機會你變好！」阿睎也將自己的感受說出來。

阿超低頭不語，正在回憶每一世的事，但無論哪一世，他發覺都正如他倆所說一樣，相似的情節不斷重複上映，而這些都是他一直封印在大腦深處不願重提的記憶。但這次被阿睎和阿彤如此直接直白的指出，令這些片段被解封，不能自控的在腦內重播，使阿超淚流滿面。

阿彤遞上紙巾，安慰道：「今世仲未完，可以補救,做返好唔好再逃避。」

「啱呀，」阿睎也展現燦爛笑容，向阿超伸出攙扶之手說：「今世等我哋幫你。」

在夕陽西下的逆光中，他倆就像觀音下凡自帶背景，令阿超看到希望的曙光，十分温暖。

「即係今世我有機會同你哋兩個一齊有happy ending，然後下世都繼續happy ending？」阿超高興的問。

阿睎和阿彤秒速眼神接觸，短短的零點零三二秒後便相視而笑，很有默契的齊聲答道：「梗係……唔得啦！正如你所講，今世我哋兩個係天生一對，下世你再努力過啦！」

三人在笑聲中解除了心中的芥蒂，並立下誓言，拒絕下世到做52Hz的人，為來世的0.000049相遇相愛的概率而繼續努力。